

雲海爭奇記

還珠樓主著

泰來書局
天津路八六七號



還珠樓主著

雲海爭奇記

第五集

正氣書局印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4 8705B

雲海爭奇記

第五集

前題

舐犢情深空山強俠女
原鴿念切暗語託神童
勝地揮金黑摩勒初逢異巧
開門揖盜小鉄猴再戲奸人

武俠名著
長篇小說
雲海爭奇記 第五集

還珠樓主撰

武功造詣之深，可想而知，如真比鬥，夫妻齊上，兩打一，也不是他的對手，父親極口稱贊，說昨晚雖沒見他動手，功夫已見一斑，老眼無花，果然不差，好生欽佩，打了一陣，見愛妻累得粉面通紅，兀自不肯道罷，小妹神態從容，手法却漸遲緩，看神氣似想讓姜氏略佔上風，以便認輸停手，又不願被人看破，在等機會，暗笑愛妻，不知深淺進退，如若叫破，恐羞了她，晚來惹氣，不點，讓小妹賣個破綻，輸了去，豈不被他笑話，連自己也成了不識的蠢才，忙乘二人勝負未分之際，插口說道，你嫂妹二人，都是一夜未睡，歇一歇力，泡碗好茶，吃了再說吧，這樣打法，要打到什麼時候，姜氏祇是矜浮，人却聰明，稍點即透，聞言猛想起自己身已見汗，小妹却是神色自如，即此已見高下，況且有兩三次，連用險招，小妹一避便開，明有破綻，從不還擊，分明相讓無疑，丈夫定在旁看出他武功高強，故意點醒，幸而未見勝負，自己敗了還好，如被他讓出一個勝招，就此停手，丟人更大，念頭一轉，佯嗔道，不要你管，我知不是妹妹對手，故意和他糾纏，想學兩手，要你說破則甚，我已兩三次，敗在他手，俱承相讓，你祇道你眼亮，我就不知道麼，小妹道，那有此事，姜氏乘機跳出圈去，指着小妹笑道，你真調皮，我不和你打了，歇

一歇再說，少時再行領教，反正今天，不顯出真功夫，決不放你過去，小妹見被他夫妻識破，知道不拿出點顏色不行，祇得含笑答道，家母素常多病，妹子所得有限，祇家傳幾手劍法，尙還用過兩天功，少時獻醜，請嫂嫂指教如何，姜氏笑道，怎麼樣，這才說出一點實話不是，再等一會，阿娘使起，妹妹難得到此，率性等到晚來，請賊伯伯吃過酒席，再行施展，今夜便住在此地，明日午飯後，我再陪妹妹，一道回去，專誠給老伯母請安好了，小妹知道陶元曜，要往虞家，取那寶石，又想把江明，留在虞家，多聚些日，有許多話要面說，便陶元曜，也必有一番吩咐，當夜必須趕回，此次前來實因何異，再三相強，並還藏有深意，非來不可，出於無奈，怎能留住在此，聞言慌道，妹子今晚有要事，又沒有向家母說明，恐不等終席，便要趕回，還是趁世婦未醒以前，獻醜吧，姜氏意似不快，微噓道，我一片熱心，滿想對榻暢談一夜，明日同行，妹妹怎這樣情薄，一夜功夫都不肯留呢，小妹淒然道，嫂嫂不要多心，妹妹生來命苦，這些年來，母女二人相依爲命，除有一去世的義父，和虞家義兄嫂二人外，更無一個親故，巴不得多有一個親人近友才好，似嫂嫂這樣，一見知己，又是世交，喜歡都來不及，豈有見外之理，實緣昨晚，無意之間，遇見多年失散的兄弟，他現在黃山蕭隱君門下，此次師徒同來，妹子意欲留他在此，聚上些日，今晚必須見蕭老師一面，否則嫂嫂厚愛，焉有違命之理，好在以後相隔不遠，

見面日長，處得時久，妹子是否不知好歹，就明白了。何環原聽父親說過小妹近事，也插口道，江世妹所說，我聽阿爹說過，俱是實情，依我看來，阿娘快起，世妹晚來又要趕回，率性改日領教吧，姜氏道，我們姑嫂相好，與你男人家，什麼相干，偏你多說話，我原是存心激他，你當我真個怪他麼，妹妹身世，我也聽阿爹阿娘說過大概真教人聽了難過，妹妹既忙着回去，我想一會功夫，也施展不完，我們在此談天也好，小妹聽他不再強留，心才放寬，暗忖主人如此慇懃，何況將來難免借助他家之處，理應和他親近一點才是，於是也打起精神，隨和姜氏說笑，談了一會，姜氏見何環，還守在旁邊，便笑道，你還不到前面去，看阿爹有事沒有，一逕跟着我們做什，何環道，你當我願意在此，吃你排揎麼，我是等娘起來，到前面去，好有話說哩，姜氏賭氣道，那你一人，等在這裏，我和小妹妹，到房間裏說去，何環道，原來你和世妹，有背人的話，何不早說，我走好了，正說之間，何環之母劉氏，恰好走來，見三人在此說笑，姜氏綁着褲腳，笑問道，你們定向世妹領教過了，我聽你阿爹說過，小妹年紀雖小，手底祇是耳聞，沒有親見，單昨夜看他身法脚底，差一點的老輩成名人物，還趕不上他呢，你們莫又現醜了吧，何環道，醜到沒現，才說了一句，姜氏便瞪了他一眼，接口笑道，不用你代我遮蓋，自己人，便丟醜也不要緊，等我自家說，阿娘，你不曉得，這個小妹妹，人是又聰明，又標緻，武功更好，就是一椿，略為

有點小刁，明明一身好本事，偏要怕人學乖，不肯施展出來，我正故意逼他施展，少爺看出我不行，怕我坍台，又在旁邊叫穿，真無趣向，劉氏原本也是個中好手，雖然多年未動，手法生疎，目力依舊高明，早看出小妹，動止端凝，二目神光滿足，英銜內歛，非比尋常，姜氏如何能是對手，便笑道，姜氏，你真糊塗，世妹初來，怎麼不是外人，終要客氣，何況他家規素嚴，那似我家，這麼隨便，你叫他獨自施展本領，也還可說。偏要和他打對兒，如何肯傷面子，將你打敗，與其這樣，還不如等夜來席散，由我作主，請他施展一回家傳武功，連我阿娘，也可見識見識呢，似你這樣不客氣，逼人對手，世妹回去被老伯母，和虞家夫妻知道，才笑話哩，小妹聞言，不住謙遜，姜氏道，都是妹妹，才叫阿娘說我沒規矩，你還要客氣哩，這還不是阿娘慣的，又借世妹來說我，小妹正覺不好意思，劉氏笑道，你這世嫂，聰明能幹，什麼都好，就是人太爽直一點，自你世叔歸隱以來，輕易不與外人來往，我想我們山野之人，去掉拘束，享點天倫之樂，全家親熱和氣多好，我就這一個兒媳，又不要做樣子，給別人看，祇要他們大體不差，也就是了，要那許多禮節作什，可是太隨便了，世家大族聽去，終是笑話，姪女不要見笑吧，小妹道，一家人，原應如此，姪女也是初來，心又有事，如在平日，早放肆了，姜氏道，憑你這神氣，會放肆，我要相信才怪，劉氏笑道，天不早了，中點該是姪女出面，我們一道廚房裏去吧，小妹謝

了，何璟問明用何點心，自去前面，隨父陪客，劉氏便率姜氏小妹，同往廚房中去，安排菜點，並告做法，以備少時出外陪客時對答，小妹到了一看，見那廚房，甚是整潔，所有肴點用具，無不豐盛精美，看了一陣，三人正待走出，忽然何璟跑來，朝姜氏招手喊道，你到這裏來，我有話說，姜氏笑道，除了阿娘，就是世妹，有話就這裏說，不是一樣，還避人麼，何璟看了小妹一眼，欲言又止，姜氏才知礙着小妹，故作不經意道，你沒什正經，我倒要聽你說點什麼，隨說隨往前走，小妹已隨劉氏走出，見何璟夫妻，站在廚房側面梧桐樹下，唧唧噥噥說話，不時偷覷自己，好似於己有關，忽聽姜氏道，憑他也配，真想昏頭了，事既由我嘴快所起，自有我來承當了，用不着你操心，你何必心急，等阿爹進來商量過，由阿爹去回覆他吧，姜氏且走且答道，阿娘不曉得，阿爹早晨，已回覆過他，進來沒對他說，這位晚娘，也不量量力，竟要等人家回去時，當面敲鑼鼓呢，如不對世妹說明，鬧起來，多不好看相，這都是我不好，單單昨天在婆家，頭一回過生日，他要端出做娘的架子，不能不來，一時口快，被他無心聽去，知我決不作成，率性自家下手，朝來不過給阿爹打個招呼罷了，劉氏道，你阿公既知此事，必有安排，還是不要心急的好，小妹這才聽出，果然於己有關，正尋思自己怎會在此有事發生，對方又是何家姻親，叫人難解，姜氏又道，不管怎樣，終歸明說才是，說時，正走過一個亭子下面，姜氏便請

劉氏小妹，入亭落坐，先喚隨侍在後的小婢，去端茶點，隨將前事說出，小妹聞言，好生氣惱，原來姜氏之父，六指飛俠姜繼尙，原配崔氏，昔年因見丈夫，中年無子，先勸納妾，姜繼尙夫妻情重，始而不允，後來遇見紅娘子冉金紅，乃大盜冉修之女，武藝高強，人極美豔，兩下由打成了相識，彼此傾心，經人一撮合，言明以禮迎娶，與崔氏姊妹相稱，無分嫡庶，姜氏性情柔和，表面上處得頗好，可是冉金紅，私心特重，覺自己後來，姜氏人既聰明，又知愛好，從小便隨父親學武，十分用功，冉金紅最講外場，對於前房孤女，休說責打，連重話都不說一句，起初心裏也沒什過於岐視之處，祇爲治家嚴刻，不似前房寬厚，下人們心存怨恨，日向姜氏挑撥，姜紹祖人頗聰明，却無恆心，姜繼尙因姜氏自小聰明伶俐，又因結髮恩愛，祇此一點骨血，總覺無母之女，格外愛憐，事事偏袒，姜紹祖自不服氣，姜氏聽信下人離間，以爲母親，是因父親納妾，氣病而死，懷恨金紅，時常背着父母，借練武爲由，拿話去激姜紹祖和己對手，打地洩忿，於是姊弟，成了仇人，姜紹祖雖然好強，挨了黑打，不肯說出，日子一久，仍被金紅知道，自己好名心重，不便凌虐前房女兒，氣在心裏，後來實忍不住，告知丈夫，姜繼尙不但不聽這枕頭狀，反說紹祖，和姊姊差不多年紀，一樣家傳武藝，還有你這好娘，長日指點，又是一個男子，怎會打不過姊姊，平日偷懶，不知向上，怨着誰來，當長姊的打兄弟，有什錯處，這樣正可激勸他。

下功練武，你我都不用管，金紅得丈夫寵信已慣，不想平日做盡乖面子，力說女兒，怎乖怎好，丈夫聽了，不過一笑拉倒，稍說他不應該欺負兄弟，背人重打，句句真情，竟碰釘子，當後娘的，就這等難法。有心大鬧一場，又恐旁人議論，把以往賢名，付於流水，祇得忍氣說道，你已入暮年，我也半老的人，就這一個獨子，小娃家知什輕重，不論誰失手打傷，全是自己兒女，不比外人打了，還可出氣，那時怎生得了，姜繼尙却說，聽你說話，紹祖決非女兒對手，我就對他說去，何璟不住搖手，似叫姜氏低聲，回顧小妹行近，正拿眼望他夫妻知被聽去，知愛妻皮氣，與小妹正在要好頭上，必不肯瞞，祇得說道，你就是這樣，事情不過剛提，並不一定，你急什麼，何苦又去得罪你那晚娘，姜氏道，我有我的道理，不關你事，你自請吧，說時，小妹已隨劉氏路過，何璟說了聲，世妹停歇再會，回身向外走去，小妹聽那口氣，似是姜氏娘家的事，方覺誤會，姜氏忽然冷笑了一聲，對劉氏道，阿娘，你看這位晚娘見了風，就是雨，爲了我那沒出息的寶貝兄弟，什麼念頭，都瞧得出，我這位親爺，偏信他的話，也不想自家兒子，有什出息，真叫奇怪，劉氏先聽他夫妻爭論，已然明白兩分，便問是否昨夜裏，你所料之事，姜氏點頭哼了一聲，劉氏道，這也難怪他轉念頭，人是真好，只是這事情，辦不到啊，姜氏道，誰說不是，如非世妹在此，立刻我就挖苦他去，現在我打算和世妹說明，一同對付他呢，劉氏道，

當然不會傷他，至於女兒，最知輕重，萬無傷害兄弟之心，兩小姊弟，比武練習，各長本事，再好沒有，你看他本人，都未向父母告訴，可知無關緊要，至多落個下風，有何妨礙，不信喊來，當面問，祇他挨過一回重手，或是傷了那裏，我說女兒就是，隨喚紹祖來問，紹祖每次過手，都吃姜氏，激僵在先，少年好強，以告父母爲恥，又怕父親，惟恐說出自己本領不行，又受責罵，不肯用功，不但不認帳，力說從未受傷，反說自己也有勝時，這一來，越發把金紅的嘴堵住，狀未告成，還使丈夫，疑已偏心，氣得直哭，心中懷恨，無計可施，話被下人偷聽了去，立即偷告姜氏，姜氏聞言，越發胆大，直把此事，看成家常便飯，每隔三二日，必把紹祖，引向無人之處，激他比武，打上一頓，打時非常留心，皮面上，永不留下一點殘破痕跡，對於金紅，更是極恭盡禮，所有下人使女，又多半是姜氏的黨羽，金紅永拿不到他的錯處，氣得沒法，屢次想給他當面闖破，以便就此變臉，不料人還未到，姜氏早已得信，仍作沒事人一般，依舊動着手，却不再打，至多略佔上風，拿出長姊指點兄弟的派頭，說他不肯用功，教訓幾句，存心讓金紅偷看了去，等金紅走開，再打一回，仍找補上，過了些時，又被金紅看破，知道下人中，有了奸細，算計好時日地點，預先加了安排，到時假說往看二人比武，快要行近，忽然改作不去，暗中留神回顧，有一使女，正往前急走，知他去向姜氏送信，說已不去，愛子一定挨打無疑，忙把預先約定的丈夫

喊來，一同飛步前往窺視，以證己言不謬，那地方相隔打場甚近，驟出不意，事無人知，使女都早遣開，自料這次定十拿九穩，誰知姜氏，比他更鬼，除買通他房中使女，一得信便即趕來報知外，還恐突然闖來，不及防備，每次相打，都另派有一名貼身愛婢，藏伏在隔院假山上面，金紅人還未到，早被望見，把平日放慣的鴿子放起，立即警覺，這兩種報信人，俱用暗號報知，無一近前，金紅如何知曉，這次姜氏，改變故技，不單打並做樣子，還對紹祖，一招一式的細心解說，應該如何防禦，如何進攻，何者爲對，何者爲非，叫人看去，真比老師教徒弟，還要盡心得多，金紅一見，便知自己，又上了他當，方自氣惱，偏生那不爭氣的兒子，挨慣黑打，懷恨在心，見姊姊今日，忽然改打爲教，不但不屑從學，一點未聽進去，反想借着他身手遲緩，乘隙報仇，借着姜氏說話比喻之際，冷不防上頭用力一拳，底下跟着又是一腳，姜氏早已暗中留心及此，故意挨他一下，立時跌倒在地，可笑紹祖，還不知趣，大喝我教你這不識羞的母老師，挨我一頓好打，說時，飛身縱起，撲將過去，姜繼尙見兒女過手，指點，方覺有趣，一見兒子乘姊不備，竟動真的，不由大怒，大喝狗東西，你敢打你姊姊，我要你命，聲隨人起，當先飛縱出去，金紅知道兒子，中人鬼計，要吃乃父毒打，一時情急，也搶縱出去，身法終不如姜繼尙的快，紹祖早吃打了一下嘴巴，當時腫起，金紅又疼又急，一把抱起兒子，縱過一旁，氣得說不出話來。

姜繼尙大喝，沒出息的狗東西，還待往前追打，姜氏早裝作護痛縱起，抱着繼尙的腿，直喊兄弟和我過手玩，爹爹打他作什，金紅見他用計暗算，又充好人，顫聲指道，大小姐，你真做得好，我佩服你，繼尙益發大怒，他姊姊如論本領，明比他高，好心好意教他，不肯用功，又不服善，自己親姊姊，有何仇恨，却乘他比教法，沒有防備，暗下毒手，打倒在地，還要趕盡殺絕，趕上毒打，這些事，我都耳聞目覩，你偏心袒護，已大不該，還要冤枉我女兒麼，金紅因來時，親見使女報信，以爲姜氏，必是料定自己還來，故意如此做作，祇要把那使女，喚來拷問，便可將姜氏陰謀，一齊透露，聞言勉強把怒氣壓下，冷笑答道，我不錯，實在不忿我兒，挨人的冤枉打，因爲年青好強，又不認帳，當年吃虧受氣，出來主張公道，無奈這位大小姐，太聰明了，每次都未被我捉到，可是今日天網恢恢，會有真贓實犯，落我眼裏，你祇見眼前，自然難免怪我兒子，你先不要急，我定還你父女一個公道就是，姜氏聞言，心中暗笑，表面仍做出冤枉氣極之狀，一言不發，珠淚直流，繼尙見狀，一面安慰女兒，怒冲冲答道，任你說得天花亂墜，我總眼見是真，你如說不出道理來，繼尙決容他不得，金紅冷笑道，那個自然，隨轉問姜氏道，大小姐，你做得好事，你兄弟年紀輕，多不好，也該看在你爹分上，你日常借練武打他，却叫小丫頭代你巡風，今日本又要打你兄弟，因有了頭阿桂，給你通風，知我和你爹，要來偷看，改充好人，假裝

教你兄弟手法，故意露出破綻，你那沒出息的癡兄弟，平日吃你苦太多，不知你這當姊姊的，自己打得不高興，還要借你阿爹的手，打他一頓好的，以爲可以還你兩記，才上的當，是與不是，天日在上，年青人花開正在好的時光，須莫要紅口白牙的瞞心昧己呢，姜氏聞言，裝作氣得周身亂抖，含淚顫聲說道：女兒和弟弟，當時過手，原是想這樣大家可以長進，幾時在存心借此打他，還有娘說的話，簡直連點影子，女兒都不曉得，女兒因昨晚傷風，不大舒服，適才還是弟弟前來尋我，再三要我比武，剛來到此地，練了不多辰光，除女兒和弟弟外，不曾見過第二個人到來，怎說丫頭報信，又是什麼假裝破綻，好害弟弟挨打，女兒因弟弟不肯服善用功，說他幾句，動手時，彼此難免破不開，那是常有的事，不過弟弟人很有志氣，從不肯瞎說賴帳，娘如不信，可當面問他，看有丫頭，來過沒有，金紅冷笑道，你答得真好，一面高聲，命人去喊阿桂，一面拉着紹祖的手，忍淚說道，乖兒子，阿娘因是晚娘，從不肯落人閒話，以致我兒，受盡欺負，我知你好高，讓人僵住，答應在先，寧甘吃苦，不肯賴帳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娘爲你不知生了多少閒氣，着了多少次急，人家欺負我母子，娘還鬧個偏心，差點沒傷了多少年夫妻的情分，我也不要你幫我作假，祇要實話實說，讓你那糊塗阿爹，曉得曉得，我連重話都不說人一句，祇要你躲開，少吃點苦頭拉倒，今日臉已鬧翻，你再上人的當，不肯實說，娘氣苦難伸，還要做人

不來，你看值得麼，金紅說了這番話，滿擬兒子說出實話，即使丈夫，不肯深信，總可借話下台，免却兒子一頓好打，紹祖偏秉着乃父遺傳，直傲性情，不肯說謊，聞言氣忿忿的答道，我和姊姊過手時，誰贏的時候都有，不過他佔上風時多，他比我強，贏我不難過，祇不應該，佔了上風，每次總要說上許多閑話，他又不是我的老師，誰能服他，至於每次過手，我兩個都不願丫頭們看，姊姊說，我兩個是姊弟骨肉，誰輸了不要緊，不能叫外人看了失面子，今天才打不多一會，更連一個走過的人，都沒有見，姜繼尙心存先入之見，聞言越當女兒對兄弟，純是愛好之意，不是挖苦是意在激勵，並還恐兄弟打輸了失面子，連丫頭都不許在側觀着，有時還故落下風，以提兄弟興趣，用心周密，無微不至，愛妻還要說女兒奸詐不好，真乃活天冤枉，有心數說一頓，繼一想，多年恩愛，從未反目，今日由他兒子口裏，證實他所說全虛，已夠難堪，再把臉扯破，不特夫妻參商，女兒日後，益發難處，雖不是他親生，名分終是母親，何況耳目相待，也無什不好之處，女兒年長，不久也就出嫁，祇自己拿定主意，不聽閑言，便不致有什虧吃，還是給愛妻，留點面子的好，想到這裏，故意對姜氏道，你兄弟雖不用功，你挖苦他，也是不該，自家骨肉，和美才好，你娘不願你們相打，以後兩人不許再過手了，紹祖再不用功，留神我的鞭子，我還要前面有事，你母子姊弟三人，各自回房去吧，說罷，頭不回，轉身就走，金紅先見兒子說

時，丈夫不住冷笑，臉上氣色不善，暗恨愛子太不爭氣，明是這樣，也應改個話頭，何況實上人當，以爲這頓打，必要挨上，自己反正沒臉，剛準備丈夫一發話，率性反翻臉大鬧一場，不料這等輕描淡寫，說了女兒兩句，便自走開，先頗奇怪，繼見姜氏，朝父背影，看了一眼，然省悟，知道丈夫，仍是信愛女兒，不過不願掃自己面子，雖然有氣，但也不便再說什麼，祇得拉了紹祖，轉身就走，姜氏依然含笑相送，氣得金紅暗中咬牙，無計可施，回房把阿桂喊來拷問，問他何故看見自己，轉身就跑，阿桂一口咬定，忽然內急覓地小解，始終沒見小姐的面，不信請問少爺，紹祖也從旁邊勸說，阿桂適才並未去打場，那有通風之事，金紅雖料定有詐，打了幾下，問不出道理，也就拉倒，由此把姜氏，恨到極點，祇是無奈他何，好容易第三年上，姜氏與何璟，行獵相遇，互相愛好，時常背人，往後山相會，被金紅發覺，剛想設計破壞，報復前怨，不等發作，姜氏得信，告知何璟，暗稟乃母，託出人來求親，兩家門當戶對，姜繼尙本來見過何璟，深喜他少年英俊，一說便允，金紅害人未成，反到促成姜氏，嫁了個好女婿，表面上還得爲他盡情盡禮，細心安排嫁粧，真叫有苦說不出，因姜氏嫁得好，自己祇此一子，終日籌思，想給愛子，討一房才貌雙全，武藝超羣的媳婦，便和丈夫絮聒，託人物色，姜繼尙總說，兒子年輕，文武兩門，都來不得，平常的你不願意，真有好的，人家看不上這無用女婿，我們也沒向人張

口，再說年紀也輕，無須忙這一時，討親太早，每日戀着老婆，更無心用功向上，最好先把你兒子管好，或文或武，祇有一門來得，我便捨臉求人也值，金紅見丈夫，百事都肯聽從，惟對愛子，一點都不通容，決計自己暗中物色，無奈六指飛俠姜繼尙，退隱以來，除了有限兩個老朋友，隔一半年一聚外，久已不與外人來往，山中居民，除了姜何二家的親戚，便是用人佃工，共總一二百戶人家，那裏找這樣好的女子，金紅挑選既苛，又因自己娘婆二家，俱是江湖上有名人物，以武爲重，丈夫以前仇人甚多，愛子本領不濟，爲了異日免受仇家凌欺，更非有一個武藝高強的兒媳，不能相助愛子，支持門戶，自己又不能獨自出門尋訪，終日爲此懸念，上下人等，全都託到，連個回信都無，偏生姜氏嫁後，上得翁姑歡心，下得丈夫敬愛，百事隨心，每回娘家一提到婆家，便得意洋洋神氣，越想越氣不忿，正打不起主意，也是活該出事，小妹到前一天，正是姜氏生日，何異請姜繼尙夫妻吃早麵，金紅不願意去看姜氏狂態，叫姜繼尙先往，到時裝着心疼病發，命人辭謝，姜繼尙知他心意，午飯後回家，再三勸說，女兒過門，頭一個生日，你們都不登，親家面子，不好看相，無論如何，也該勉強應酬一下，親家今晚，好似有事，沒留我吃夜飯，女客無關，最好旁晚前往，就說病好趕去，圓一圓面子，免人說你母女不和，金紅劉氏兩親家母，尙還投緣，心想何家來往，盡是江湖名流，親家母也是行家，怎忘了託託他去，便

即依言前往，劉氏人甚和善，姜氏雖和金紅，心裏暗鬥，當着人前，却會做乖面了，有說有笑。假親熱，金紅家中人少，沒有何家熱鬧，談高了興，主人再一挽留，竟沒捨走，飯後何環進來，取何異許久未用的軟兵器，金紅覺着奇怪，便問親家有何急事，深夜外出，還携兵刃，姜氏素來口快，便把小妹來約之事，說了一個大概，除了小妹真實姓名來歷，因何異知道事關重大，沒向何環明說，姜氏祇知是公公故人之女，沒有說出外，至於小妹，如何孝母，如何長得美貌，本領又是如何高明，俱都加個渲染，活似親見一般，姜氏原是酒後高興，用作談資，無心之言，金紅却一句一句，都打入了心坎，心想這樣好女子，那裏找去，女家是親家公，世交至好，家又寒苦，憑自己的身家名望，還不一說就成，真再湊巧沒有，本想當時就託劉氏做媒，事成不但不要女家賠奩，情願把親家母，請至家中與乃女同居，送終養老，因有姜氏在側，既託劉氏，不能不帶託他兩句，又恐從中破壞，以爲此事何異一言九鼎，決計暫時不提，回去和丈夫商定，明日一早，由丈夫突然出面，託何異求親，祇一點頭，何異說話，決不反悔，姜氏想要破壞，也來不及了，盤算定後，天已不早，告辭回去，到家和姜繼尙一說，姜繼尙雖不喜兒子早婚，一聽小妹，如此賢孝多能，又是大家式微，幼遭孤露，備嘗艱苦，也活了心，再說愛妻一陣苦磨，非要他出面作成此事，不肯干休，想了想，笑答道，你不必多話，這樣好的女家，我自然願意，不過何親家的好朋友，

差不多我都知道，祇有一個姓朱的奇人，身死多年，但是此人死後，並未留有子女，餘下幾個有本領的，雖然年老，都還健在，不但沒聽說有姓江的，近五十年中，江湖上有名人物，全數得出，並無此姓，你們却說此女本領，由於家傳，其中多少總有一點原因，不是假姓，便是此女先人，與何家無甚深交，也非什麼了不得的人物，女兒過甚其詞，他既求親家幫忙，早晚必常來往，好歹也看上兩眼再說，人還一面未見，這樣心急作什，你恨不能給兒子娶個仙女，似這樣檢個封皮，便當信用，要是所說懸虛，將來不又後悔麼，金紅因聽劉氏，也說小妹美而且賢，決無虛假，又因姜氏非常仰慕小妹，曾說早晚和他結爲密友，此時錯過時機，等他二人一親近，姜氏素看不起愛子，又有仇隙，這段婚姻，必吃他破壞，說什麼立竿見影，非逼丈夫明早去說不可，姜繼尙也實願意成功，當即允諾，次日一早，往尋何異商託，何異對於姜繼尙以前並無深交，祇由兩家同隱山中，相距不遠，由近隣偶然來往，兒女互相愛好，姜氏也還美貌多才，方始結爲新親，如論性情習尙俱不相同，尤其何異，文武皆通，晚年退隱，更耽風雅，總嫌姜繼尙，未脫江湖習氣，心中看他不起，姜繼尙也嫌何異，終日茗碗壺觴，泉石嘯傲，喜歡結納文人，帶着幾分酸氣，不是英雄本色，不過一個性情和善，極有涵養，一個粗野簡率，胸無城府，恰好剛柔相濟，再各看在兒女分上，兩下雖不長日相聚往來，却也無什惡感，這時何異一聽姜繼

尙，要爲他兒子提親，覺他夫妻，這個想入非非，憑小妹這樣身世人才，怎會嫁到他家，無奈姜繼尙。話頗近情，什麼都替女家想到，小妹真情來歷，又不能告訴他聽，怎好逕直拒却，心想老姜人雖粗野，總在江湖上，跑了多年，難道還點他不透，始而故意沉吟，做出爲之狀，繼而閃爍其詞，暗示小妹大仇在身。行藏隱秘，來路不明，休說人家十年薪胆，日以親仇爲念，婚嫁一層，決談不到，即便能娶了來，未必是福，弄巧還許是個禍水，以親家的名頭和富有，令郎又是少年英俊，要娶一門好親，那裏會尋不到，既承託付自當留心物色，早晚必有報命，何必非此不可，誰知姜繼尙是實心眼，話已出口，便難更改，昨晚已然盤算一過，在愛妻面前，承擔下來，碰了回去，怎好交代，便笑答道，我這人痛快，親家所說這些話，我都想到，昨晚我屋裏，和我說時，就料親家，一些好朋友，雖不會都認識，也有耳聞，再說江湖上，有名人物，也沒有這姓江的，其中必有隱情，無奈我屋裏，聽說他賢孝，才貌雙全，非叫我來，託親家做媒不可，我又想到此女再有許多隱情，却都難我不倒，憑我爲人，親家自然知道，看他情景，不過有個極利害的大仇人，父仇未報，所以不願嫁人，這一層祇他答應親事，是我家人，他的仇敵，也和我的仇敵一樣，無論有何爲難，我夫妻父子三人，必助他成功，豈不還靠住些，第二層，他還有位老娘，惟恐無人奉養，這更尋常，女婿本算半個兒子，我家多這一位親家老太太，無論怎樣

好待承，吃穿用度，自問也還養得起，此外除了他是公主皇親，嫌我門戶不當，配他不上而外，還有什麼說的，何異聞言，心中好笑，暗忖此女如論出身，比你所說，也正相彷彿，這還不說，就論你兒人品本領，那一樣也配他不上，你想得到好，口氣如此堅決，婉言相勸，還是不行，小妹日後，要常來往，老姜尚可，冉金紅自來任性，老姜又管他不了，此時一推託，保不鬧出笑話，彼此都有不便，轉不如直捷了當，將他妄想止住，碰個整釘子，還免却許多麻煩，便笑答道，男婚女嫁，事本尋常，不過難言之隱甚多，我也不便明說，你我至親，親家既來託我，空言搪塞，實是不對，我祇能說此女目前，決談不到婚嫁兩字，請轉告親家母，如要小弟爲媒，代令郎物色佳偶，一年之內，必能尋到，如想此女嫁給令郎，休說本人不願，便小弟也無法和他開口，此中詳情，日後自知，暫難奉告，事情與我無干，如其能成，我不過說幾句話，何樂不爲，實在難辦，祇好敬請賢夫婦，多多原諒罷了，真要不信，昨晚巧遇七指神偷葛兄，約同到此，盤桓飲酒，此女借我地方做菜與他接風，今日必來，可請親家母，命令愛一探口風，便知小弟，不是推託了，姜繼尙聞言，已自不快，又聽葛鷹在此，加上一驚，何異言已堅決，不便再說下去，祇得訥訥的，起身告辭，何異也未挽留，逕自送了出去，何家菜肴精美，金紅知道丈夫，每去必留午飯，以爲歸來尙早，一心盼着好音，及見丈夫去不多時，便自氣忿忿的回轉，迥與往日一

進門，必誇親家菜好，大不相同，好生奇怪，未及發問，姜繼尙就迎頭埋怨道，我說如何都是你心急，明放着女兒在他家，自己又不是不能去，等把人看過，探出口風，再找老何做媒多好，你偏不信，累我吃碰，這是何苦，金紅急問，老何怎說，姜繼尙素好面子，因昔年與七指神偷相遇，不是有人解圍，幾乎把一世英名掃個乾淨，心裏始終忌着他，對金紅也曾提過，知道愛妻性情偏執，親未提成，正氣頭上，如說出來，必吃挖苦兩句，祇將何異答話說了，祇隱葛藤，現在何家下榻，與小妹也是相識一節，金紅聞言，以爲姜氏素來奸巧，又得翁姑丈夫寵愛，必是昨晚看出自己心意，知道要託何家爲媒，暗中破壞，否則自己因是想說一房好兒媳婦，惟恐不成，如照女家目前情景，遇見這樣好的男家，百依百隨，什麼都代想到，那裏還有地方找去，祇要有人一說，焉有不允之理。老何和女家人還未見，便代作主堅拒。不是有人，先下爛藥，怎會如此，祇不答應，偏又糊裏糊塗，說不出個理來，真個可惡已極，越想越恨，因丈夫偏袒女兒，說出也是不信，徒找煩惱，一賭氣，連何異也恨上，心想你們如此可惡，我定將此女，娶給你們看。事如不成，決不干休，當時也未向丈夫答言，祇冷笑了兩聲，在暗中盤算，如何下手不提，小妹一聽，姜氏說出金紅爲子求親之事，不禁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心想身爲女子，便有許多煩惱，昔日如非爲了金家狗子，逼婚不允，半瓢義父，何致慘遭毒手，不料到此不久，又有同樣的事發

生，真個可氣。這冉金紅，連我也未見一面，便即力託何家做媒，可知也是冒失鬼呢，聽世嫂口氣，何世叔並未將我身世來歷吐露，否則姜家，也不會有此一說，世叔既代堅拒，他兩家兒女至親，料不致和金賊夫妻一樣，生出枝節，當時祇淡的，順姜氏口氣，敷衍兩句，沒怎表示，姜氏心熱口快，見小妹不以爲意，便道，我知世妹，巾幗英雄，無論怎樣，也不會應許這頭親事，所以阿爹一聲不問，就代回覆了，可是我這位晚娘，是怪皮氣，要做什事，非成不肯干休，我那親爺，却又寵他，不識相起來，什事都做得出來，他在阿爹前，碰了釘子，不會再跟阿娘來說，背着我們，難保不出花樣，世妹好好要當心呢，小妹微笑道，這太奇怪了，休說小妹，今生不會嫁人，就便嫁人，婚姻的事，要兩相情願，那有強逼之理，人家不允，難道還強搶不成，實不相瞞，這類事，小妹已然遇過，實比這利害，要是真不講理，那又好辦了，姜氏知小妹本領高強，話已說明，必要提防，也就不再說起，一會，何璟來說，葛鷹酒興勃發，現時便想入席，先吃起酒，好早點盡興，免得世妹回去太晚，伯母懸念，父母吩咐進來，告訴世妹，等吃過一半出去，見他時話要少說，他並不知世妹細底，此老機智多謀，莫被他看出破綻，心思便白用了，小妹原急於趕回，和兄弟相聚，並等陶元曜，取那寶石，聞言正和心意，雙方把對答的話，商量了一陣，何璟自去，好在菜做好，小妹也去看過，知道菜名做法，祇準備葛鷹問時，能夠

回答即可，無須再往廚房中去，仍在上房談笑守候，又吃了些點心，挨到傍晚，何異着人來喚，出去與葛鷹相見，姜氏親送出去，小妹見何家庭園，俱是依山傍水而成，精雅之中，別有一種山林逸趣，晚來各房舍中，燈光熒熒，高低錯落，映耀明滅，於林樾泉石之間，仰視空中，夕陽甫收，殘霞欲暗，大半輪明月，沾附左右側峯角上，若沉若浮，待要離峯而起，天際明星，也在三三五五，相繼出現，不時有二三孤禽，在星月光下，飛鳴而過，晚風陣陣，吹袂生涼，頓覺襟懷清曠，煩慮不生，方和姜氏指點誇好，忽聽姜氏說到了前面短牆，你由月亮門走出去，往左一轉，走上土坡，有一排四間竹樓，客人便在裏面，我在牆裏面，假山亭子裏等你，竹樓窗戶大開，你們吃酒，我都看得見，你說好麼，小妹道，世嫂還沒吃晚飯，請回去吧，姜氏道，你不用管，我因送你，已叫陪房丫頭阿桂去拿杯箸，告訴廚房，撥點酒菜，就在這亭子裏吃，隔遠陪你呢，小妹見他如此情長，也頗感動，笑道，世嫂待我真好，可惜今晚，實有要事，少時席終即走，恐世婦那裏，都不及面辭，未能作那長夜之談，祇好改日再來拜望了，姜氏將嘴一撇，笑道，你剛才不巳和阿娘說過，席散不回頭就走麼，說過算數，爲什還不放心，說我牽住你不放麼，小妹道，我是說不得已才走，世嫂又多心了，姜氏道，我氣氣你哩，快些去吧，明日你不要來，我還去拜見伯母，帶接你哩，說時，二人已行抵假山之下，小妹便向姜氏，說了再會，匆匆

走出月亮門，剛往左轉，便見坡上，跑下一個小童，說道，江小姐，快請進去吧，飯菜都上了，小妹忙隨小童上坡，見滿地菊花，迎面一所樓房，連瓦帶椽，通體皆是竹製，還未進門，便聽葛鷹在樓上，短着一個舌頭，粗聲怪叫道，菜都被我吃光，主人還沒到，把這一盤鴨子，留給他吧，那竹樓用海碗粗大毛竹爲柱，凌空而建，當中設着樓梯，小妹忙即拾級而上，主客俱在靠右一間，突出的樓亭以內，縱談豪飲，葛鷹坐在上首，舌頭已然發短，兩隻鶴眼，酒醉以後，滿佈紅絲，襯着那對又突又亮的眼珠，越顯威稜，看見小妹進屋，將手中大杯，往桌上一放，嘻着一張醜嘴笑道，江姑娘忙了一天，快來吃杯酒吧，小妹連忙走進，向葛何二人，分別行禮，將酒斟滿，隨同落坐，葛鷹笑道，我老頭子，雖然嘴饞，輕易也不肯擾人，今天這頓酒飯，吃得太舒服了，你能孝母，我已喜歡，還做得這好的菜，有的我連菜名都叫不上來，真太好了，小妹紅着一張臉，謙謝道，老前輩太誇講了，我不過會做幾樣家常粗菜，好些都是跟何家世婦世嫂，新學來的，老前輩如覺對口，改日再做一回奉請吧，葛鷹把那隻和蒲扇差不多的七指大毛手，不住亂搖道，來不得，來不得，常言受人點水之恩，須當湧泉之報，你不比老何，他的錢財，來得不明，我吃他多少，都不見情，你那怕沒用什錢，祇跑跑路，出出力，都值得多，酒雖說是老何家的，這許多碗湯湯水水，能變多少點水，菜還不在其內，一回已夠我老頭子受的，你還要親手來

做二回。這個情，實還不起，你在何家，學會的菜，留着去請別人吧，小妹祇當醉話，免不了謙謝幾句，何異聽出他話裏有因，似乎知道小妹請客，祇是承名，但付口氣却好，知道將來對小妹，必有許多照應，心中暗喜，便也不再思索，葛鷹又指新上的蒸鴨，對小妹道：你吃鴨子，說罷，便自伏桌睡去，何異朝小妹使個眼色，暗示今日之聚，甚爲圓滿，隨勸小妹用酒，小妹辭不會飲，剛端起一碗飯要吃，葛鷹忽又抬頭，醉眼朦朧的說道，你早點吃完，回去看娘也好，但這鴨頭，你恐吃他不消，我替你吃了吧，說罷，使筷一挾，將鴨頭挾斷，整個放入口中，一陣亂嚼，連腦帶眼，一齊吃下，吐出許多碎骨，也不管油污，雙手往桌上一搭，重又扶桌睡去，何異早已吃完，小妹匆匆吃了半碗，洗漱之後，和何異打手式，問是可否告辭，何異低聲說道，葛老前輩已醉，你自回家，等醒時，我代你說吧，小妹方欲答話，忽又聽葛鷹說醉話道，天黑路遠，燕兒會飛，莫要忘了燕腳，底下的話，便迷糊不清，也不知說些什麼，小妹歸心似箭，立起說了幾句轉致葛鷹原諒的套話，便即起身，何異也沒聽出葛鷹語意，親身送到樓下悄告小妹，說此人於你，用處甚大，黑摩勒又在他門下，看今日神氣甚好，歸告令堂，說我數日之後，葛鷹一走，即去請安，並與虞民兄弟相聚，見着陶世叔，代我致候，異日必去黃山拜望，老葛今天先後吃了兩大罈陳酒，我那酒量，比他少吃兩倍，都幾乎醉了，此時酒性逐漸發作，定然大醉無疑，昨

晚未睡，恰可安歇，你無庸再到裏面，各自走吧，如騎原馬，走過橋去，有人在彼相候，否則明早，我仍令人送往虞家好了，小妹說，騎馬不如步行迅速，恐陶世叔到來，須要早去，仍由世叔，明早命人送還吧，說罷，重又禮別，由小童領路走出月亮門，回顧假山亭內，姜氏不在，方以爲回轉上房，剛往外走，忽聽路側，有一女子，呼喚鋤烟，客由我送你回去吧，定睛一看，路側桂花樹下，閃出一個急裝女子，正是姜氏，笑問嫂嫂，怎這客氣，姜氏笑道，不是我客氣，怕你路上不大好走呢，小妹忙着回家，知道姜氏性情直拗，看他打扮是準備遠送一程，定攔不住，山徑不熟，有人引路，也好，聞言當是笑談，未做理會，小童鋤烟自去，小妹便與姜氏同行，有人領導，徑由屋旁菜圃中走出，幾個轉折，便即過橋出村，小妹笑道，還是世嫂送我，要快得多，世叔花園，地方真大，佈置得又那麼好法，天已不早，請世嫂指點抄近的路，請自回吧，免得回去晚了，世婦世哥懸念，姜氏笑道，我又不是三歲兩歲，要人懸念作什，安心送客，須到地頭，實不相瞞，你的武功我已心服，但有一層，我因從小生長山中，我母家後園，緊靠着本山險要地方，從小我便在上面，扒上跳下，自信脚程，也還將就，我和妹妹輕功，一定滿好，我沒試過，終不算數，今晚借着送你，還要試上一試，率性都輸把你，也好讓我佩服到底，到了分手地頭，你叫我送，我也不肯，自家妹妹，不必客氣，你就拿出來吧，小妹勸姜氏回去，本爲一人

可以加急速行，不知姜氏含有深意。當他真個想和自己，比賽脚程，暗忖這位世嫂，真個有趣，明明比我不過，還要不知進退，按照客禮，本應相讓，不應屢佔上風，無如歸心忒急，也就說不得了，想了想答道，小妹雖然練過輕功，以前終日江邊打漁，實練時少，未必比得上世嫂，好在世嫂對我甚好，處處都能原諒，我又回家心急，且陪着世嫂，試一試吧，說罷，問明去途，脚底加勁，各道一請，雙雙飛步往前駛去，小妹猶存客氣，不肯使姜氏一上來，便落了後，加以所行不是原路，與其等他追到再問，何如稍慢一些，給他留點面子，初上路，並未盡力施展，及見姜氏脚程，果然迅速，走得飛快，暗自吃驚，忙即加速飛駛，起初二人或先或後，兩下相差，至多不過十丈以內，後來小妹見姜氏路熟行速，也恐落後，一見前面，祇一條路，無什轉折，不致走錯，便把全身本領，施展出來，不消頓飯光景，便搶先了一里多地，這時小妹之處，左有崇山，右有峻嶺，月光恰被峯頭擋住，陰陰暗地，回顧不見人影，以爲姜氏落後不會很遠，依然加急前駛，打算跑到有月光處，再把脚步放慢，誰知中間應該穿行一片野草地，越過一條橫嶺，方是出山正路，無巧不巧，二人偏在此時分隔，姜氏在後面，料他到此必然走錯，又不便喊，也是着急，小妹祇管順着山徑曲折，向前行走，剛把那片陰暗地走完，地下有了月光，祇見松影橫斜，清陰在地，兩邊山巒，彷彿蒙了一層白霜，矗到於月光之下，到處松杉稷稷，發爲清韻，

四山秋蟲唧唧，鳴和如潮，碧綠的天空，祇有幾簇白雲，緩緩移動，雲邊映月，都成彩暈，方覺夜色幽清，佳景難得，左側山麓，忽然閃出數十點燈光，似有人家莊舍在彼。暗忖聞說此山，祇有何姜兩家莊舍，看這氣派，房舍不少，難道那是姜家不成，心才動念，忽然兩條人影，由右面脊嶺上，疾駛而下，相隔五六丈，條地停住，交頭接耳，說了兩句，一個立住不動，一個仍由斜刺裏，飛馳下來，恰當小妹去路，兩下跑得正急，山徑又仄，幾乎撞個滿懷，小妹身靈眼快，一照面，便看出是個中年婦人，當是人家夫妻，夜遊經此，無意相遇，仗着身法輕靈，身子微側，剛讓過去，來人也自立定，喚道：「江家小姐，請留貴步，前面不遠，便是我家，同往一談如何，小妹聽那婦人，邀往家中談話，穿着又似富家，猛想起姜氏所說之事，忽然省悟，心想彼此如通名姓，因親及親，有何家面子，反到難說，莫如裝作不知，一上來，便給他硬碰回去，還省麻煩，隨把臉一綳道：「我和你素不相識，有什麼話說，況且此時有要緊事，急於趕回，也沒功夫，和人說什閒話，對不住我要走了，那婦人聞言，忙道：「江小姐不要怪我冒失，說出來，你就明白了，我們不是外人，說時，見小妹仍然不理要走，一着急，伸手便拉，小妹已料定他是冉金紅無疑，忙把手一甩道：「我是路過，這裏沒有親友，你不要錯認了人，鬧得無趣，冉金紅還當小妹不知他是誰。連吃搶白，仍就前趕，攔路說道：「江小姐，不要忙，聽我說完，再走不遲，我姓

姜，是何家的兒女親家，因慕江小姐的才貌賢孝，知道今晚要趕回去，前山乃是必由之路，特地趕往相候，不知那個壞人，從中破壞，深怕我和你親近，明明前山路好走，却教你抄小路，明是想躲開我們，不想我早料到，分出一人，在山頭上瞭望，反正兩條路，總有一條要過，我家明是住在山後，其實祇隔一條高山，等人最是方便，適才我正等得心焦，有人看見月亮底下，遠遠跑來一人和我打招呼，連忙趕來，果然不錯，你的輕功真好，差一點沒被跑掉，如今話已說明，可知我不是外人，快請到我家去，我還有幾句心腹話，要對你談哩，小妹先因姜氏，領路改道，致與金紅相遇，他又落後未到，還在有點疑心，他存心捉弄，聞言才知姜氏是早見及此，特意使已避開，不料仍舊遇上。見金紅攔路堵截絮絮叨叨，糾纏不休，好生不快，不等說完，便變臉答道，休說我在何家，沒聽說起過你，就算你是何家親戚，怎不到何家去與我相見，似這樣半夜三更，攔路拉扯，還說差一點，被我跑脫，我又不該不欠，像什麼話說，我和你素昧平生，談不到說心腹話，我去你家也須憑我願意，再者我有急事回家，也無功夫，與人閑談，各自請吧，說罷，一閃身，奪路要走，金紅一聽口氣不善，想起避道行徑，分明胸有成見，早已受人蠱惑，對己厭惡，人家連親戚友情，一概不認，話怎說得進去，再看小妹，本領不說，單那人品，竟比耳聞還強得多，月光底下看去，真和天仙一般美麗，如何捨得放過，偏自己被人問住，說不出

一點理來，又恨又急，又氣又愛，不禁惱羞成怒，也把身子，縱向前面，雙手把路一攔，忍着忿恨，對小妹道，江小姐，你當真聽人一面之詞，定要給我難看，不留一點情面麼，小妹見他如此強蠻，沒好氣答道，你說的話，叫人會不明白，我和你風馬牛，兩不相干，無緣無故，有什一面之詞可聽，有什麼情面可講，半夜三更，攔路纏夾不清，真個笑話，金紅聞言，立即變臉怒道，我留你少停，說幾句話再走，全是彼此爲好，你偏上了人當，狗咬呂洞賓，不知好歹，乖乖跟我到家，商量一樁事，祇容我把話說完，願與不願，隨你自家的便，否則你叫我這樣場台，我就不客氣了，小妹也自怒道，真不講理，也到好理，你不客氣，又當如何，金紅笑道，實不相瞞，我聽人說你能幹標緻，祇爲父仇在身，不肯嫁人，一時可憐，想起我兒，與你年貌相當，要娶你做個媳婦，休說我丈夫六指飛俠姜繼尙，天下聞名，便我冉金紅的鴨嘴軟鞭，和三枝燕尾梭，也沒遇見幾個敵手，祇你答應親事，不但我夫妻，幫你大報父仇，還把你老娘，請到我家養老，終身受用，你如不知好歹，我便親自把你抱了回去，底下話沒說完，小妹已氣得手抖，怒喝道，你這潑婦，還要亂說什麼，小姐有事在身，不與你一般見識，改日相遇，再要你的好看，說罷，將身一縱，便由金紅肩側，飛躍出去，飛步待走，小妹原是急於回家，又因金紅，是何家至戚，寧甘忍氣讓退，不與硬爭，誰知金紅，固執成見，看中小妹，非要來做兒媳不可，自信本領不

弱，那裏能容小妹走去，一面高喊，江小姐，不要走，一面早將多年隨身不離的看家兵器，鴨嘴軟鞭，由腰間解下，縱身追去，小妹聽他追來，暗忖這潑婦橫不講理，今夜如不叫他死心，早晚仍免不了糾纏，就此跑去，也太示弱，一眼瞥見路旁疎林以內，地頗平曠，忙即縱進，喝道，你苦纏不歇，當我怕你不成，金紅笑道，江小姐，並非我纏夾不清，實在看你人太好了，既不願隨我回家，如有兵器，可取出來，免得說我當長輩的欺你，小妹喝道，好不要臉的潑婦，你配做誰長輩，憑我一雙空手，也能教訓你一頓好的，有本領施展出來好了，金紅畢竟行家，一見面，便看出小妹身法，得過高明傳授，心想此女定是聽了對頭讒言，早知我的心事，今晚事已鬧翻，祇得硬做，休說勝他不了，做人不來，便吃溜脫，明日被那賤人知道，也是一場莫大笑話，自家多年不曾和人交手，一個不巧，立時丟人，全身本領，祇憑這條軟鞭，離了他，怎能成功，他既嘴狂，樂得承受，反正能勝不能敗，且先擒回家中再說，祇一成了我家的人，便無所謂了，心裏打着如意算盤，表面却故意巧笑道，聽說江小姐，武藝高強，遇敵不用兵器，專以空手贏人，我且領教一回，看是如何，小妹急於打發走了回家，聞言懶得答理，身子往後略退，丁字步立定，雙手一分，左掌齊胸平托，右掌斜立，使一個托鉢渡江之勢，雙目覷準敵人，靜候進攻，金紅見他動作輕靈，娉娉婷婷，立在當地，山風吹動，襟袖飄飄，越顯得手神明嚴，絕世出塵，

把愛和恨都到了極處，巴不得一鞭將他撩倒，抱了就往回走，口說江小姐這是你自己說的，不要輸了賴口，說罷，一抖手中軟鞭，便向小妹胸前點去，小妹先頗欺敵，及見敵人軟鞭，長達七尺，一出手，竟和筆也似直，才知不是庸手，立起戒心，不敢伸手硬奪，假作往右一閃，脚底暗中加勁準備，等那鞭頭鴨嘴讓過，倏地捨鞭撲人，朝前縱去，照準金紅右肩，就是一掌，原來金紅這條軟鞭，出自家傳，練得剛柔如意，神出鬼沒，這頭一下，看是虛招，中藏不少變化，敵人如被點中，固是受傷，如若閃避，頭鞭穿空，過了腰穿，立即拐灣祇一纏上，十有九跌倒被擒，小妹如非照機變計，幾乎上來就受挫折，金紅見小妹往右閃，心遠暗笑，你雖刁滑，欺我軟兵器，反手無力，怎知此鞭神妙，念頭微動，同時手中鞭，已用抖勁，向橫裏纏去，剛待張口道着，不料小妹捷如飛鳥，拔地飛來，急風過處，人影已在當頭，金紅自思必勝，力全用在鞭上，急收不轉，小妹又自反手方飛來，難於抵禦，不禁大驚，忙即縱避，已自無及，肩頭早被小妹一掌打中，尙幸應變得快，卸了點勁，否則這一掌，其力甚大，不倒也必受傷，就這樣倒縱出去，身子還晃了一晃，才得立定，當時羞惱急怒，大喝不識抬舉的小鬼丫頭，叫你知道老娘利害，隨罵隨將手中長鞭舞動，龍飛蛇掣一般，向前打去，小妹因何家世交，行踪又復隱祕，兵器無用，不需攜帶，雖有暗器隨身，畢竟想到金紅，是何家親戚，不能不留情面，未便施展，雖然本領高

強，無奈軟鞭這類長兵器，赤手空拳，最是難破，金紅本來家傳絕藝，又橫了心，一條鞭使得風雨不透，小妹全仗身輕腿快，縱躍閃避，雖未打中，却是吃力異常，金紅見小妹矯健滑溜，久或不勝，中間又被打中兩掌，一時情急心狠，竟將身藏燕尾梭取出，那梭乃再家祕製，其形扁薄，長只兩寸，頭狹尾寬，後有兩鬚，形如燕尾，分兩極輕，十三片爲一套，不用時，做一疊放在皮套內，可以連翩同發，傷人不重，祇是梭尖上，有兩個小孔，中藏毒粉，祇一見血，立時毒性發作，不出十步以內，必要昏迷倒地，仍須本門解藥，始能救轉，冉氏父女，仗以成名，金紅手法之準，更勝乃父，昔年外號，又叫十三燕，便由此得來，因是小巧靈便，自幼帶慣，從不去身，平日軟鞭束腰，梭囊便附右帶上，成了裝飾，當晚恰好用上，滿擬小妹本領，任怎高強，這一發十三燕尾梭，也難閃躲，不過心愛小妹，還想他做兒媳，不願傷他面部，祇想右腿臂等處，打中一下，等人一迷倒便由愛子抱回解救，醒過後再用甘言逼他允婚，梭取到手，忙喊我兒快來，一面揚梭待發，不料手才一揚，猛聽對面，有人怪聲怪氣的喝道，我家有個醜丫頭，找不着小老公，恰好你正找媳婦，你那乖兒子，已被我搶回去，準備做了姑爺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金紅手中梭，已然發出三片，那發話人，也聲隨人到，落在當場，手伸處，全部接去，小妹一聽聲音，便知來者，正是葛鷹，好生驚喜，這時葛鷹，衣衫不整，步履歪斜，說話本就粗聲怪氣，酒

後再短着一個舌頭，一身都是醉態，尤其是臉上還戴着一付黑面具，頭大面具小，也不知怎麼結束的，臉祇遮住口鼻等處，露出一頭亂髮，和兩隻灼灼有光的鶴眼，身相端的又醜又怪。金紅到他嚇了一大跳，知非善與，話未聽清，小妹又未與來人招呼，摸不準是何來路，忙卽住手，方要答話，葛鷹已指着小妹道，你這女娃兒，是什麼人家的，半夜三更，出來和人相打，鴨子頭是好吃的麼，我招了姑爺，你要在此地，就攔我和親家母講親事，我便對你不客氣，還不快走，小妹一聽口氣，料他隱跡來此解圍，不願對方知底，立卽順風收帆道，是他瞎纏不清，誰願和他動手，老伯伯既要和他攀親，我走了，說罷，將身一躍，便向林外縱去，金紅一見發了急，忙喝小鬼丫頭，往那裏走，待要追去，葛鷹祇一閃身，便攔在前面，笑道，親家母，追他作什，趁此無人，我兩家頭，商量親事吧，金紅又急又怒，大喝你這醉鬼，如何來此搗亂，難道你就不知六指飛俠姜繼尙，十三燕冉金紅夫妻兩人的利害麼，葛鷹還未答言，旁邊樹後又有一小孩口音，哈哈笑道，你夫妻四隻手，才比人多出一個指頭，就要吹牛氣，攔路搶親，那一隻手，要生出七八個指頭的老人家，不是人也吃得了麼，你那寶貝兒子，什個好物事，也祇有我師父，看他得中，要照我看，祇配給人家，倒倒馬桶，什人要他，還要往下說時，葛鷹喝道，親家母問我話，還沒回答呢，要你小鬼多開口，金紅聞言，才想起適才叫兒子，暗中相親，後來曾見他，掩進林來

藏身左側樹後偷看，怎喊他不見答應，這醉鬼行藏詭秘，看身手着實是個行家，所說雖像醉話，多有骨子，莫非我兒真個吃了他虧不成，想到這裏，好生惶急，不禁把追小妹的心思，全都打掉，忙喝你這醉鬼，說話顛三倒四，到底你叫什名字，因何來此笑鬧，葛鷹笑道，我雖喜歡吃兩盅，人滿明白，不似你糊塗心腸，不是對你說過，因我朋友屋裏，有個丫頭，本事着實比你兒子強得多，長得醜點，適才由此路過，見你正在強討親，你說得天花亂墜，人家偏不情願，我想你那兒子，和那丫頭，一個夯，一個醜，兩家頭剛好扯直，你這樣着急討媳婦，對這自送上門來的大媒，一定情願，不過那丫頭，從小沒娘，我朋友一向拿他當女兒看待，年紀雖有三十多歲，早就該出閣，但他心高氣大，差一點人，還看不上眼，再說女兒家，要到男家來相親，也失點身分，因此我叫徒弟，把你兒子抱走，明早趕到南京，給那丫頭看看，怕你老夾纏別人，多費氣力，特意告訴一聲，話雖這樣，你先不必高興，女家看你兒子沒出息，還不定情願不情願呢，情願更好，要是不情願的話，包退回人，請你放心，再會吧，說罷，便要轉身，金紅原因看出來人，不是好相與，打算問出來歷，再行相機應付，一聽兒子竟真被人劫走，難怪沒有應聲，這一急，真非同小可，來時丈夫說這樣行徑，有傷體面，一個不成，傳出去是笑話，再三攔阻，負氣回了兒子，出來埋伏堵截，不料會遇上這類逆事，想不叫知道，也不行了，當時急急攻心，一撮

口，先是一聲極尖長的口哨，一面怒喝，醉鬼休走，還我人來，話隨身起，搶上前攔腰就是一鞭，因覺強敵當前，特把實招虛用，等敵人縱避，才將絕招使出，同時再發手中燕尾梭，自料絕無敗理，誰知葛鷹，好似醉後疎神，並未躲閃。金紅見鞭已打中，越認爲必勝，使足力量，右手一抖，以爲這下，敵人勢非倒地不可，誰知竟是紋絲不動，心中一慌，趕忙手一緩勁，將鞭掣轉，脚底一點勁，退縱出去，落地又將右手燕尾梭，似雪片一般，朝葛鷹打去，葛鷹立在當地，並未追趕，見梭飛到，將手往前一探，接連撮了十來下，一片噹噹微響過處，全被接去，哈哈大笑道，你爲什這樣心急。人家還不一定願意不願意，我就要我把定禮帶了去麼，有心還你一樣，又怕你吃不消，算了吧，說罷回身，步履歪斜，又要走去，金紅知遇風頭，打了兩聲哨子，救兵不到，這一來，沒了主意，要打決非對手，想退下去，愛子尙在人手，如何能捨，急得通體汗流，心和油煎也似，眼看敵人已將走出林外，如被走脫，姓名來歷，全不曉得，以後何處追尋。想了想，祇得老着面皮，高喊道：老英雄，請留一步，我有話說，葛鷹先未答理，金紅且追且喊，又喊了幾聲，快要追上，葛鷹才回頭答問道，你喊我作什，莫非你嫌那定禮太輕，想換一樣帶去麼，金紅強耐着心氣，陪笑答道，老英雄不要取笑，適才恕我眼生，多有冒犯，到底你老人家，貴姓大名，因何與我母子爲難，還望說個明白，葛鷹笑道，有什不明白，剛才不都說過了麼，親事說

成，少不得明媒正娶。此時問我姓名，難道怕我，把你兒子拐走了麼，金紅見他，祇是一味談諧，又不述說姓名，忍不住發急道，我夫妻隱居多年，自問與你無仇無冤，就照你所說，是真給我兒子做媒，也須兩相情願，這樣硬做，將人搶去，是什麼道理，葛鷹哈哈笑道，這還不是跟你學的麼，你說我硬做，那麼剛才你爲什麼攔住人家孤身女子，強說親事呢，金紅料定敵人，是妹一面，不是適才逞強提親，決無這場波折，被人問住，無話可答，方自發急，葛鷹道，你既不願，也倒好說，不過兒女的事，須問本人，你的兒子，如若願意，你却做主不得，金紅想不到他轉口如此容易，慌不迭答道，那個自然，我兒子不願，不信你把他叫來，當你面問，葛鷹還未開口，那小孩又在樹後答話道，師父這種繡花枕頭，什人肯嫁他，剛才我才問幾句，便急得要哭，大約這樣大，還吃奶奶呢，一刻離娘不得，你叫我帶他上南京，你自家又不去，走到路上，要哭起來，實在討厭，我已放他逃走，師父就這樣拉倒吧，祇要現在兩相情願，將來齟子梅醬，不要緊，送上門去相親，人家看不中，再送轉來，往返須兩千里，何苦叫小因坵台，罰我吃這種白累，葛鷹喝道，小鬼，這懶骨頭，也不告訴一聲，就將人放掉，停歇再來問你，隨對金紅道，你那寶貝兒子，連我徒弟，都看他不上眼，這媒我也懶得做了，照你所說，你夫妻好像有點名氣，像這種有人養，無人教的兒子，要想攀親，最好量量自己家是什作料，不要仗勢欺人，祇要

兒子教得好，我既管了這場閑事，早宴給你做個好媒便了，金紅聽他師徒，一明一暗，互相譏嘲，愛子未見，所說虛實難知，既不便過於示怯，追問真假，又不敢發作，正生着悶氣，暗中尋急，忽聽對方，又拖尾巴，將來還要作媒，又自驚心，慌不迭氣忿忿答道，我兒子沒出息，讓他去，礙不着你們件事，這個免勞照顧，我夫妻也沒什名氣，不過向來敢作敢當，從不藏頭露尾，鬼頭鬼腦，暗放陰刁，我知你們，必與汪家羊頭一黨，才出來幫一腔，好的將姓名來歷留下，便佩服你。葛應笑道，你當我怕你夫妻，不說麼，我的姓名本想不說，就一定不說，好在我的脾氣，什人都曉得，什事都自己做，與人無干。今晚原想隱過，到底仍隱不住，你是自家糊塗，你剛才吹了幾回哨子，爲什不見一個救兵，回去問你丈夫，就曉得你寶貝兒子，已然回家，這些小鐵片還你，以後少用爲妙，幸碰着我，要是別人，毋言更大了，說罷，將所接燕尾梭，擲向地下，轉身便走，跟着便見樹後，縱出一條小黑影，追上前去，微聞嘲笑之聲，其行如箭，轉瞬沒入前面黑暗影之中，金紅眼看敵人從容同行，無可奈何，生平幾曾吃過這般大虧，越想越恨，呆了一會，猛想起兒子始終未見，丈夫也未出援，又驚又急，不顧生氣，忙卽往家飛跑，剛一轉身，便聽愛子，在喊媽媽，定睛一看，果是愛子姜紹祖，由回路小徑上，如飛跑來，忙迎上前去，一把摟在懷裏，問道，乖兒子，你在那裏，怎喊你聽不見，當真被老醉鬼，捉去了麼，你從家裏

跑來，可曾見你爹麼，紹祖聞言淚眼直轉，忿然答道，姆媽，說出來，真個去人，都是我家不肯學好用功，累得爺娘惹氣，丟人吃虧，我已和阿爹說了，明早就要出門，尋好師父，練本事，家主婆，我也不要討了，金紅驚問何故，紹祖拭淚，一說前事，原來金紅母子，算計小妹，當晚必歸，埋伏在要路口上，後來看出小妹，改道山後，金紅迎頭堵截，當爭鬥時，紹祖隱身樹後，偷看小妹，美麗絕塵，正自心愛，猛覺腦後，有人摸了他一下，回頭一看，面前站定一個小黑人，頭戴面具，甚是猙獰，身又瘦小，暗影中看去，直和廟裏小鬼相似，不禁失驚，脫口要喊，那小黑人，已伸手朝脅下點到，想要抵禦，通體已然麻木，不能言動，小黑人便將他抱起，走不多遠，有一醉人，在彼等候，也戴着一付面具，說是要給紹祖做媒，明早由小黑人，將他送往南京相親，醉人隨往林內走去，小黑人將他放下，去了一會回轉，又將他拍醒，說那相親地方太遠，女貌奇醜，却有本事，問是願去不願，紹祖先想逃跑，無奈小黑人，甚是機警，稍有動作，立被點倒，自受一頓極難堪的挖苦，除了就話答話，連想呼救都難，最後無法，祇得力辭不願，小黑人才將他送回家去，走到半路，正值六指飛俠姜繼尙，由家跑出，人却藏在附近樹林以內，不知怎的，會被小黑人看見，告訴紹祖，你阿爹在路旁樹後，你祇可去尋他，如往尋娘，我依舊把你點倒帶走，說罷自去，照他所說，果遇乃父，好似又急又氣，聽乃母連打哨子，祇氣得直

頓足，也不出援，見了紹祖，舉手要打，嘆了口氣，又收回去，紹祖最怕父親，嚇得站在一旁，不敢作聲，姜繼尙隨悄聲對他說，今晚來人，名叫七指神偷葛鷹，雖是何家住客，但你姻伯，以前與他，原無交情，此次留住，必有原因，此人是我生平第一剋星，決鬥他不過，都是你娘不好，硬要逼那江家女子做親，才致惹出這事，我如出援，丟人更大，祇好在此乾着急，紹祖聞言，幾番要往尋母，俱吃乃父阻住，想起事由己起，和適才許多羞辱，越想越愧，立志明日出門，尋訪名師，學成武藝，以雪此忿，正和乃父，述說心志，忽聽乃父道，事情完了，這還是好，快見你娘去吧，紹祖忙即趕去，果見乃母回轉，母子見面，金紅聽完前事，才知醉鬼，竟是葛鷹，也嚇了一身冷汗，回去見着丈夫，自不免一場爭論，且不說紹祖，明日尋師之事，再說小妹，聽出葛鷹語氣，忙則抽身，順着小徑，走不多遠，忽見半山上，縱落一人，先還疑是金紅家中幫手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姜氏，滿面俱是笑容，近前說道，妹妹你走錯路了，快隨我來，隨領小妹上山，越過山脊，小妹認明日間來路所經，便問世嫂，適才何往，姜氏邊走邊悄聲答道，我因娘家有人送信，說晚娘要攔路說親，心想他雖不好，關係着娘婆兩家面子，日後你又常來常往，不願你們傷了和氣，打算領你避開，明早我自和家父說去，特意這叫我那一個，在山前正路，登高窺探，以備臨時改道，親自送你抄山後小路出去，你如走得稍慢，走到適才小山環，翻出山前，

渡過一條山澗，略繞里許，便連前後兩條要路，全都避過，那裏有峭壁遮眼，他母子雖在山脊瞭望，也看不見，不就沒事了麼，偏你有本領，先要客氣，不肯施展，後來又搶在前面，我正愁你要把路走錯，你世哥忽然翻山跑來，說我家住的那位葛老先生，同了新收徒弟黑摩勒，爲護送你，也相繼追了下來，並還趕在你的前面，叫我夫妻回去，我終不放心，獨自悄悄趕來，不想我晚娘，如此不講理，害我爹爹，丟此大人，真叫人難過，當他取出燕尾梭時，我躲在一旁偷視，正替你耽心，想縱出去，那位葛老先生，已自出現，這事絲毫與你無干，你始終退讓，他苦苦糾纏，連手都未怎還，見了家父，我自會說，你如因此不常來，却對不起我了，小妹就攔了一陣，越發歸心似箭，聞言隨口應了，便謝姜氏，催他回去，姜氏執意不肯，直送小妹，到了虞家村口，方始辭別，小妹因恐陶元耀見面不便，也沒邀他到家小坐，竟自回轉，到家見母，江明已早回轉，陶元耀剛走不久，寶石也取出帶走，行時囑咐小妹住在虞家最好，何家也可常去，不可再行移居他處，小妹祇差一脚，沒有遇上，好生後悔，再問江明，答說師父事情已完，就在當夜取寶石回山，自己在此，也無多日耽擱，黑摩勒已然尋到，聚了半日，甚是投緣，約爲異姓兄弟，他今晚往見新師七指神偷葛鷹，履命之後，明早便來登堂拜母，並見姊姊，司空師叔，尙有他事，約等葛鷹師徒去後，才能約了何世叔同來，小鐵猴侯紹，昨日和鐵扇子，打了個難解難分，

後來因是日光不濟，眼前吃虧，幸得黑摩勒，將敵人利器盜去，司空師叔，再在暗中相助，將鐵扇子引開，勉強算是佔了上風，自覺鐵扇子利害，以後決不干休，恐他約人尋仇，自己敵不住有誤死友之託，趁着司空師叔在此，料無什事，連夜趕往杭嘉一帶，尋一好友以備萬一去了，小妹因未見着陶元耀，好生懊喪不置，舜民在坐聞得黑摩勒明日要來見江母，因聽堯民說他，小小年紀，本領高強，直似空空精精一流人物，好生喜歡，忙命人當時通知堯民良夫新民三人，一面傳話廚房，準備筵席相待，大家談了一會，分別安眠，次日江明見堯民，備了酒席，惟恐黑摩勒來晚錯過，自家面子，不好看一早起，便趕去送信，一路飛跑，到了何家，一打聽，黑摩勒已然出門，料他是往虞家，不知怎的沿途未遇，忙又趕回，到家時已傍午，一問小妹，說虞堯民等，俱早到來，祇黑摩勒未到，江明不好意思往前廳去，急得到門外觀望，才出村口便見黑摩勒，穿着一件長衫，由去方岩那一面匆匆走來，心中一喜，忙迎上去，拉住說道，你往那裏去了，今早我到白雁峯何家去尋你說你早走，趕回你也未到，虞家舜民二哥，因聽大哥堯民，說你如何俠氣，有本領，聽你要來，非常高興，今午特備上好酒席，專為請你，和我老娘，還約了堯民大哥，和一個姓魏，一個姓錢的朋友作陪，如今人都齊了，靜等你到吃酒，幸虧你來，不然，我才丟人呢黑摩勒聞言，喜道，虞舜民，他請我麼，我今早出了點事，正想去尋他呢，江明忙問什事

黑摩勒道，這個不忙說，先引我見了老娘，等我見過堯民之後再說，江明道，前面已來催請娘和姊姊兩回了，我娘因堯民大哥，尙是初見，想等到先見之後，再同出去，免得當衆行禮不便，還在後園，等着你呢，說時忽有虞家心規人跑出，朝江明請安說道，江少爺，江老太太，和小姐，已到內花廳，叫小的來看客人到來，不必再到後園，請到花廳入席吧，江明笑道，這到省事，便對黑摩勒道，小哥哥，我們一同去吧，說罷，二人並肩而入，下人早跑向前去通報，堯民因江氏母女不見外人，這次請宴，還是虞妻再三勸說，座無外客，除長兄堯民外，魏錢二人，俱是心腹患難，通家之好，况和司空曉星黑摩勒，俱都熟識，席又設在花園前廳以內，服役都是近僕，外人不知，小妹方始允諾，花廳隔前門，有好幾層院落，黑摩勒見院進既多，房舍陳設無不華麗精美，多半初見，笑道，虞氏兄弟，幸是預先知道他們世家大族，富而好善，如換旁人，我一定當是許多民脂民膏，不偷他兩回，代做點好事消災，才怪呢，江明因各院落中，多有童僕往來伺候，恐被聽去，忙悄悄道，哥哥說話當心，不要如此隨便，黑摩勒笑道，那有何妨，你還說要學我，連說話都小氣，這樣如何能行，本來我就任性，新近師叔，又叫我拜了這位賊伯伯做師父，你等過兩年再看，皮氣還要怪呢，江明雖少歷練，倒底在黃山讀了十年書，陶元耀又常指點曉諭外面的事，頗不以黑摩勒之言爲然，悄聲笑說道，黑哥哥，話不是這樣說，爲人言行，須看

地方事體，我們祇管遊戲三昧，却不可任性胡來，毫無檢點，聽師父說，天下能人甚多，好壞都有，過於放浪形骸，便成了故意做作，反爲識者所笑，黑摩勒方笑他酸，未脫頭巾氣，花廳諸人聞報，舜民是主人，又都受人救助之德，俱都趕迎出來，分別禮見，迎接進去，江明引了黑摩勒，拜見江母，並與小妹虞妻蘭珍三人，一一引見落坐，黑摩勒幼遭孤寒，小小年紀，學成一身驚人本領，在江湖上，跑了兩年，不曾遇見過敵手，越發心高志傲，因在平日，喜歡拯濟孤窮，無形中，便把富貴中人，視若芻狗，對於虞氏弟兄，雖有曉星先入之言，知是世宦中通人，富而好善，不同流俗，也不過去了厭惡，本心不怎重視，所以一進門，便肆無忌憚，隨心開口，誰知到了花廳，賓主相見之後，才漸漸覺出在坐諸人，各有各的言論丰度，休說堯民弟兄，舉止端凝，那一派雍容閒雅的氣象，與衆不同，便魏錢兩人，那樣舉止安詳，語言雋雅，也非尋常所遇專一咬文嚼字，搖頭晃腦的酸丁腐儒，所能夢見，至於幾位女主人，更是莊重溫和，端麗嫺雅，說不出一種華貴高潔的風標，回顧自己，一身都是野氣，由不得把來時鋒鏘，收斂起來，江明初次出世，見着外人有點口鈍，又受小妹叮囑，恐怕脫節貽笑，不多開口，黑摩勒自慚形穢，再一矜持，把一肚皮放肆話，全嚥了回去，反到無話可說，還是良夫聰明機智，看出黑摩勒矜持之狀，先借稱謝爲由，漸漸引到江湖上行徑，談風既好，見識又高，恭維又很得體，甚合黑摩勒的

脾胃，幾番引逗，黑摩勒大爲投機，方始由拘泥難受，轉爲興高彩烈，以往輕視文人之習也全都改去，變成中心敬服，祇管因話答話，不再似前放肆了，談不片刻，下人來報開席，賓主隨往中間席次，江母以次，男女分別落坐，虞家酒菜，本極精美，黑摩勒和江明俱都愛酒，吃得甚是歡喜，席終之後，舜民又把黑摩勒，邀至後園江母房中坐談，江明問起，黑摩勒來晚之事，原來永康山水，最爲幽秀，山名方岩，計有五峯並峙，一名固厚，一名瀑布，一名鷄鳴，一名桃花，一名發釜，峻嶒高聳，大似桂林山水，更有歷代先賢遺蹟，名勝甚多，上有胡公廟，胡公名則，字子正，永康縣人，宋端拱二年進士，歷典藩郡累官兵部尙書，爲宋名臣，因他奉免衢永丁錢，屢平冤獄，功德在民，歿後又屢着靈異，桿衛鄉邑，據縣誌上說，宋徽宗時，方臘作亂，鄉民登山避難，賊衆緣大藤，將由絕澗攀升，突一大赤蛇出現，嚙藤立斷，援藤賊皆墜澗死，賊又將援間道攀登，夜夢神人騎白馬飲澗中泉，次日水涸，賊知公顯靈皆懼，遂降逃，人民由此信奉益虔，宋紹興中，錫爵至公位，復加聖惠永佑之諡，歷數百年，奉祀不衰，現在鄉民，稱之爲胡公大帝，每年春秋二祭，遠近千百里人民，朝山還願者，絡繹不絕，香州極盛，那岩四面壁立，宛若方城，由岩下上去，當極峻曲，祇有一條道路，行至山南腰上，山徑突斷，再上疊石爲磴，勢愈逼險，行數十丈，經八九轉，始有兩亭，可供稍歇，名爲百步峻，再上，架石爲飛橋，有

類蜀中棧道，過去兩石對峙，名爲峯門，入門始履平地，由上俯視，下臨無地，勢絕奇險，可是山頂，却又平坦，廣逾十頃，地水瑩碧，竹樹森列，置身其間，如在平野，胡公廟便在其上，這時正當秋季廟會的末兩天，遠道香客，還有來的，岩上下熱鬧異常，比時每值開廟之期，遠近各縣的乞丐，成羣結隊，紛集岩上下，向香客們乞錢，每年兩次，成了定例，可是他們俱有常例地段，各不相侵，行乞時也不強追惡討，多少給點就行，祇無故得罪他們不得，黑摩勒昨日與江明會見，結爲弟兄以後，回到何家，何異先當葛鷹真醉，不料剛回轉上房，黑摩勒恰好到來，葛鷹便帶他，往追小妹事完回轉，何異聽鋤烟入報，葛鷹忽然失蹤，情知有故，也趕了出來，正在房中等候，何異聽葛鷹，說了經過，不禁發笑，葛鷹又討酒吃，黑摩勒因聽何異偶然談起，永康方岩勝跡，意欲見江母時，抽空一游，次日一早，起向鋤烟略問路徑名蹟，便往方岩跑去，剛走到岩下街，便見各民家內，（胡廟春秋二祭，遠道香客雲集，近岩民家，多以住房出租，改充臨時旅舍，供客食宿，至今猶爲常例）走出許多身禱着香袋的善男信女，連同遠道坐了山轎，和獨輪車，剛趕來的香客，正在陸陸續續，往方岩走去，沿途香燭店攤，飲食挑担，更是擺滿一街，有那虔敬香客，更是一出門，便一步一拜，五體投地，用身體量着地皮，往山上拜去，裝飾不一，口音各異，熙熙攘攘，形形色色，此呼彼喚，端的熱鬧非凡，黑摩勒看着有趣，便把脚步放

慢，趕着香客行人，取道田岸，渡過溪澗，經歷五峯，循山而行，到了昔年朱子讀書的五峯，書院前面，香客遊人更多，向人乞錢的化子，也不在少數，黑摩勒性愛濟貧，又見當地乞丐，與別處不同，稍有打發便去，不爭不鬧，固然香客十九多肯施捨。間有不給的，也一回報便去，不出惡聲，也無怨色，尤其是香客不問給多給少，祇少數人上前討要，除香客自願廣施，按人散與外，並不遇見好人，便蜂擁齊上，不禁起了憐惜，心想看看方岩乞丐，到底有多少，明日好作打算，一摸身邊，昨日司空曉星，給的十兩散銀，尙還未用便取出來，換了制錢，沿途散去，因爲不使一個落空，重又回向五峯書院前散起，開首散時，無意中曾見一獨斷了一隻手的中年乞丐，坐在院前山石上，向陽捫虱，身旁擺着一把缺了點嘴，擦得鏗亮的錫酒壺，見人走過，也不伸手，黑摩勒看出他愛酒，本想別的錢，記人數，單取出一兩，先給他，面前適有兩丐走過，等喚住給完錢，再找那斷臂丐時，祇這一晃眼的功夫，竟不知何往，問那兩丐，答說這斷不在我們地段以內，因憐他殘廢，又不向人討，憑客自與，沒和他計較，想是適才得了幾錢，又買酒吃去了，黑摩勒一想，這人好認，忙着散完，好到虞家，見了江母，約江明出來，同吃午飯，痛飲一場，便沒再找，仍一路散着，往上走，黑摩勒一次換了七兩銀子，七八千康熙制錢，攆在兩肩，一手捏住散的一頭，順錢串往下捋，見了乞丐就給，人小年幼，長得那樣瘦小乾枯，錢是又多

又重，一個頭，幾乎埋在錢堆裏，加以身輕敏捷，手疾眼快，心裏更忙，偏一個不會脫空，嫌那隔遠的走來太緩，便自縱將過去施捨，不住竄東縱西，跳來進去，引得香客遊人，俱都注目，不多一會，身後頑童，跟了一大羣，有那愛管閑事的，見他年幼，以爲富有香客，帶來的頑皮小孩，這類舉動，大人不知，少時發生是非，上前盤問道，小官人，你做好事，你屋裏的大人曉得麼，黑摩勒把一對小怪眼一翻道，我家向沒人誰是小官人，我可憐他們，又有錢捨，今天不過記個人數，看你這人，也有一些年紀，怎這樣不開眼，那人一賭氣，轉身剛走，黑摩勒這時正走山崖下面，微聞頭上，有人發話道，這地方打算硬充大好老，真個笑話，黑摩勒聞聲仰視，石崖高聳，松藤雜沓，不見人家，以爲游人閑話當時忽略過去，一路施捨，到了胡公廟前，那裏乞丐更多，黑摩勒雖然沿途施捨，有些就攔，但他舉動靈敏，行走迅速，比起常人，仍快得多，並且自頭山門以上路祇一條磴道，盤旋奇折，於危峯峻壁之間上仰飛巖，下臨無地，石磴窄狹，不容數人並肩而行，像百步峻等，最仄之處，寬距二尺許，香客多走得慢，沿途祇有黑摩勒越衆而過，再無一人，超出前面，不知怎的，廟前羣丐，竟已得信，黑摩勒才進大門，便有一個中年化子，似是丐頭，迎頭笑道，大老官，想散制錢，給我們麼，黑摩勒笑問，你們怎麼曉得，那丐頭道，剛才有人來，對我們說，五峯書院前，來了一個沒有大人的野小官，拿着十兩頭散銀，兌

了銅錢，散給我們用，每人十錢，打算人人有份，一個不叫落空，想不到還是落了一個，野小官不曉得爲什麼，見他怕得可憐，叫我點清人數，等他來時，做一回交我一人，好教他省事，還教我幾句話，說那野小官，皮氣古怪，年紀輕輕，偏要硬充大人，喊他小官人，便不高興，可喊他做小老人，大老官，我們說，人家送錢我們，這般說法不好，也許動氣，他說不要緊，他如變卦不給，豈不又成了小孩皮氣，並且話是他教的，有本領自會尋他，與我們無干，走時又說，今天同伴，捉了一條大蛇，約他吃酒，今早沒功夫，和人賭盤，如有人尋他，明早五峯書院後面，山亭子裏碰頭好了，黑摩勒一聽，心中有氣，先還當是適才那人，吃了搶白，有意借巧頭，代口挖苦，以圖報復，繼一想，到百步峻時，那人還在身後老遠，決不會越向前去，那行巡舉止，俱是尋常鄉民，又覺不似，算計有人暗中取笑，自己一變臉，更落笑話，強忍忿怒，裝着笑臉，把話聽完，問道，那人是我寄兒子，是因我有錢，看着心癢，想弄幾個，才拜我做寄爺的，他怕我老人家，一個一個散銅錢費事，先來通知你們，表他孝心，到是不錯，不過冒認我的寄兒子的也有，那人是什麼相，你記得麼，丐頭聞言，好笑道，那人天天在此，我們怎不認得，他也算是我們同道，這方岩上下化子，每年各有地段也有外來的，但必許向木山兩處團頭掛號，拜過祖師，才能討生意，他本外來，沒照規矩，掛號拜山，不能吃這碗飯，壞我們的規矩，本心趕他出去，偏他從不

向人伸手，每日拿着一把斷命酒壺，有時岩上，有時岩下，尋塊石頭一坐，有那善心的人，給錢他就接過，不給不討，我們暗地裏，候了他好幾天，準備他一開口，便做他一頓，趕出山去，一直沒有人候着，團頭說他，殘廢可憐，現在廟會快完，沒有兩天，祇他不叫我們板着差頭，就遷就點，由他去吧，他倒也好，永不往人多裏軋，祇夠上兩壺酒錢，立時就灌黃湯去，也不和人多話，惹人厭煩，過了些日，大家看慣，也就拉倒，前日有兩個同道，和他盤熟，問他姓名來歷，他說從小沒有姓名，祇是討酒，不是討飯，他徒弟却是討飯的多，後又盤問兩次，昨日他問起會期快完，才說他是本地善人虞二老爺，請來的客，原說是好好待承，不料失信，害他每日連酒都沒吃夠過，過了會期，就要走了，昏昏顛顛，瞎說一氣，誰會相信虞二老爺，有這樣客人，聽過一笑拉倒，他不醉酒，照例一句話都沒有，剛才代你傳話，說了好些，還是頭一回，見他醒時開口，他真是你的寄兒子麼，黑摩勒心中一動，忙問那人，是否斷了一臂的化子，此刻何往，丐頭答說，正是這人，剛才來時，左手上還盤着一條毒蛇，大約得了幾錢，又灌去了，黑摩勒回憶適見斷臂丐，料非常人，仍作不以爲意，問明化子人數，往前一看果差不多，知無虛假，便把錢數明，連同山下所散，又補了一兩銀子，一總交給丐頭，自去兌散分施，故意進廟，遊行了二週，便走出來，全岩乞丐，都覺他小小年紀，有此善心，所過之處，俱都含笑稱謝，黑

摩一覺着有趣，決定明早，向曉星何異二人，借了銀子，前來重加施捨，見天已不早，心又惦記尋那斷臂丐，一出峯門，便連縱帶跳，往下飛跑，山徑陡絕，稍一失足，掉到岩下立時磕粉，嚇得那些新上山的香客遊人，多代他捏着一把冷汗，紛紛驚叫，小官當心，快點讓開，不要撞着，黑摩勒也不理他，一會兒到了五峯書院前面，正立定端詳去山亭的路徑，忽一化子迎上前來，笑道大老官可是要尋那斷臂膀的麼，他就在書院後頭，亭子裏請客，我領你去，晏一點，他就走了黑摩勒知又是那人遣來心更氣忿，也不答話，便令引去，到了峯後，見離書院後牆不遠，有一山坡，坡上有一碑亭，亭欄上，坐着三個乞丐，正在說笑，望見前丐到來，一個笑喊，大老官來了，請到亭子裏，吃一盅酒吧引路那丐，便自走去，黑摩勒見那斷臂丐，並不在內，欲向三丐盤問，便往上走，還未走到便聞見一股清腴的香味，進亭一看，亭欄外有磚瓦新疊成的小灶，亭欄上放一罈酒，地下堆着枯枝木柴，火燒正旺，灶上炖着一個大沙鍋，香味便自此中發出，那三丐中，先發話喊黑摩勒做大老官的一個，年紀最大，約有四五十歲，還有兩丐，生得俱極異樣，一個生就一張鴛鴦臉，齊鼻中分，半紅半白，紅的半邊，略顯浮泡，好似以前長過毒瘡神氣，乍看年紀很輕，身量也頗矮小，小頭却既扁且圓，襯上濃眉大眼闊鼻掀唇，越顯神情醜怪，一個身量瘦長，赤足穿着一雙藤皮結成的草鞋，衣服雖然破舊，却極乾淨，尤其手指纖長，連脚一

樣都是又白又細，三丐祇老丐一人起立，含笑點首，其餘二丐，一個正打酒罈泥封，一個手剝大蒜，神色甚傲，並未理睬，黑摩勒目力最佳，岩上下千百羣丐，雖祇散錢時一面，全都認得，知除老丐外，那兩丐尙是初見，因覺有異，暗中留心，一邊向老丐盤問，斷臂丐何往，一面觀看另兩丐的神情動作，老丐笑答道，他適才還在這裏，本心祇想請我，和兩個同道吃酒，恰巧有他兩個朋友趕來，一條長龍，不夠吃，我想做東道，他不答應，如今找酒跟下酒菜去了，走時曉得你要來尋他，叫我回報，他今天有遠客，沒有功夫，搭別人瞎纏，有什麼話告訴我，反正他是虞家請來的客人，不管主人講不講交情，不見面，不會走的，你要尋他，明早也是一樣，說時，黑摩勒見那鴛鴦臉的，不時望着自己冷笑，情知這兩人，既與斷臂丐同道，也不是什好相與，心中有氣且不露出，便將身邊所剩二百銅錢取出，故意笑道，我找他，沒有什事，祇爲今早想送幾個銅錢與岩上下的苦朋友，適才會見他在書院前，後來不見，特地尋來，送錢與他，想不到還有兩個，沒有得着的，你們沒錢買酒，剛好我還剩有一點，索性都分送給你們，明早見面再說吧，說罷，笑嘻嘻將錢由草串上擗下，一手一半，朝那兩丐喊聲接錢，脫手遞去，黑摩勒心想物以類聚，原是想借此試試兩丐斤兩，到底是否果如自己所料，表面遞錢，離手時，暗中却用了潛力，對方如非會家，勁頭決吃不消，勢非墜手散落不可，誰知兩丐見狀，也不起立，祇各微微一笑。

各伸中拇二指一指，便全拈住，互看了一眼，冷笑道，朋友，你一疊破銅，也送我們吃酒麼，隨說，手指一放，花瑯連響，二百餘制錢，全都碎裂，散落滿地，無一完整，黑摩勒見狀大驚，一瞟地上碎錢，片數不一，有大有小，知道二丐內功雖好，自問尙還能敵，因斷臂未見，深淺難知，勁敵未見，決計且不發作，先忍下去，祇給還他點顏色，明日見面再說，也假笑道，錢店老官，真會鬧鬼，兌些碎銅片與我，適才散了半早，也未看出，幸虧身邊，還有二兩頭銀子，想必不假，不過我還要有一點，不能全數奉送且分點你兩家用吧，隨說，隨將銀子取出，暗運內功，輕輕用手一指，便似搯糕餅一般，搯成兩半，遞了一半過去，鴛鴦臉見狀，看了黑摩勒一眼，笑道，客人真個弗錯，我兩家頭謝謝你，今夜又有酒吃了，黑摩勒看出二丐神色，已不似前輕視見他托銀端詳處，率性炫耀道，銀子被我拗缺，莫要兌錢時吃虧，換一塊吧，隨說，隨將手上半塊，雙手合攏，一搓一捏，團麵也似，依然成了錠形，正要遞過去換，不料那鴛鴦臉，口裏笑容，好用無須，手裏也和他一樣動作，容到黑摩勒遞過要換，將手伸開，也變成了一錠整銀，黑摩勒祇得笑說，明早再見，轉身走不幾步，忽聽二丐笑語一說，虞舜民人還不錯，定是忘記，不然照師父說他爲人，那有食言之理，不禁心中一動，暗忖那斷臂丐，自稱虞家赴約之客，二丐這等說法，必有原因，看他們內外功都好，不知何等人物，隱跡來此，舜民書香世族，這麼會

和這類江湖上人有交道，好生奇怪，天已不早，不知江明吃飯也未，且去虞家，見了江明，拜過江母，託他母子，向舜民間上一問，晚來再向師叔打聽，就便託他設法，弄點銀子，明天約了江明，仍往方岩散放，做完善舉，再尋那三四個奇丐，看事行事，好的便交個朋友，如是下三門的匪徒惡丐，便將他除去，以免爲害地方，卽或他的徒黨太多，衆寡不敵，有師叔何張江明等人在此，再加上一個神偷師父，怎麼也不致跌翻在別人手裏，還是先去赴約，暫時不嘔這閒氣爲上，想到這裏，脚底加勁往虞家跑去，江明已等得不耐了，先還看不起是貴人，及至賓主相見中才覺出真正書香大家，與尋常所見土豪劣紳，貪官污吏，完全另一氣象，不特言動舉止，相去天淵，迥乎不同，便是陳設用具，一飲一食之微，也有雅俗美惡之分，一個是見了令人憎忌厭惡，一個是令人置身其間，覺着心身恬適安舒，自然安樂，主客又那麼親切誠懇，不諛不驕，純任自然，氣度清華，由不得生出幾分敬意。相形之下，自慚粗野，竟把滿肚皮想問的話，都嚥了回去，直到了江母房中，江明問起前事，才行說出，舜民在旁，猛想起昔日西湖湖心亭饗韓康之約，本定到家，便卽照辦，祇爲沿途遇險到家，驚魂甫定，忙着與骨肉長兄歡聚，跟着又忙着與蘭珍，舉辦婚禮，酬應甚多，好容易忙完，又遇鐵扇子，來強索寶物，目前還是虞妻提醒，命張福去與胡廟住持商量，回報廟期祇剩數日，山上下乞丐，祇有幾十個是土著，餘者都是來自外

方，每年兩次趕廟，奇形怪狀什麼樣人都有，雖說多少年來，輕易不會出事，可是他們，多非善良之輩，人數又多，每來地方官府，和廟中人，都耽着一分心，尚幸山上下，各有一個輩分尊的團頭，情面既寬，規章又嚴，不見擾害，可是這般外來野丐，不出事則已，一出事，亂子就不在小處，早於捨還可，如今好容易盼得一期廟會，平安無事過去，風聲傳出，他們耳目最靈，勢必聞風咸集，去者復回，自古善門難開，必須慎重，真非舉辦不可，最好由明春起，通盤籌計，立出規條，才保不致滋事鬧爭，這短短幾天舉辦，萬來不及等語，舜民知那老主持，居廟多年，頗有閱歷識見，所說甚是，原準備明年春祭，開始踐約，不想人家早已來此守候一問那幾個奇丐形相，斷臂丐未見過，那陰陽臉的一個，正是賽韓康的徒弟，湖亭讓藥的人，蘭珍本月信水不至，所占已驗，這信如何能失，一着急，不禁噫了一聲，黑摩勒看出舜民知底，便問這類人，虞二先生，如何認識，舜民便把前事說了，虞妻素信神佛方術，惟恐先說了不驗，湖亭卜卦之事，對於蘭珍，祇在船中，說了大概，並還囑付舜民，不要說出，小妹來不多日，更未提到，所以二女均未深悉，舜民一提賽韓康，小妹朝江母看了一眼，剛要開口，黑摩勒已先驚道，照此說來，那賽韓康，不就是那丐仙呂瑄麼，那三個叫化子，定是他的徒弟無疑了，先師臨化去前，曾對我囑咐，此人本領高強，不在司空師叔，和南明老人以下，尤其精於易理，和內外科醫道，

靈效如神，早年曾經隱身乞丐，遊戲人間，後又精通劍術，性最嫉惡，遇者極少倖免，丐仙之名，便由此而得，近年裝作遊方郎中，代賣草藥，暗中濟世救人，積修外功，以消昔年殺孽，端的名頭高大，利害非常，適在方岩，幸虧不曾冒失，否則當時即便佔了上風，老呂人最護短，徒弟又多，結下嫌怨，永遠沒法解消，還在其次，師叔知道，非怪我不可，其實我是好心，他到故意爲難，豈不冤枉，說時，小妹正和江母耳語，忽然走過，說道，黑弟明早定往方岩，去見呂老前輩那幾位門下了，黑摩勒道，自然非去不可，不然豈不變了怕他，我祇把話點到，彼此雖未見過，師門各有交情，一定不會鬧翻，可是他們真要欺我，不講交情，那我也就說不得了，舜民剛接口說，都是自己人，千萬不可傷了和氣，小妹便問，依了二哥，該怎樣是好呢，舜民道，此事實在怪我粗心遺誤，我想黑老弟，不要前去，或我親往相見，或是暗命妾人下帖請宴，盡了地主之誼，再作計較，小妹道，這樣不好，江湖上人，行藏多喜隱祕，不願人知，二哥當地紳宦首戶，好端端延些乞丐，來家飲宴，未免驚人耳目，呂老前輩，以前門下流品甚雜，自在嵩山苦練，學成劍術之後，清理過一次門戶，比前雖好得多，到底內中有無害馬，也是難知，當初既與呂老前輩相晤訂約，別人無什交代，仍認他一人爲是，如恐失信，可着下人，再與廟中主持去說，今年許下善心，因事遺忘，令他傳話，全山乞丐，由明年起，春秋兩季，每期施送自

米多少石，散盡爲止，後來因爲，那斷臂化子，自露口風，恐不是什善良之輩，休去招惹，對他們幾個到來，仍作不知好了，舜民也想起延宴他們，諸多不便，聞言深以爲是，當即喚來幹僕，趕向廟中主持人，商辦不提，黑摩勒見江氏母女關心此事便問伯母姊姊，也和丐仙相識麼，小妹答道，先父在日，家母曾隔屏風，見過此老，先父與他相識時他剛纔成劍術，在長江上遊，清理門戶，祇來寒家一次，不久他便隱跡，第二年先父也爲仇家所害，從此未聽人再說起，黑弟明早，可與明弟同去，暫時且自容讓，看是如何，回來我們同吃中飯，再作計較，今晚如見司空叔，可把前事，和今日所遇告知，並請代問，呂老前輩，昔年曾代人向先父手內，借去一件皮短衣，久未擲還，現他門人在此必知他的踪跡，可否託其轉致，索討回來，司空叔必有一番交代，如與我母女有關，還請黑弟，先來知會一聲，我知那皮衣，早不在原借人手內，此時要回來，但是此事日後關係愚妹甚大，呂老前輩，總該有一交代，得他一言，也好放心，黑摩勒本不知江氏母女細底，先想一件皮衣看得這重，江姊女中英俠，不似小氣人，怎會如此，聽到後來，猛想起師父坐化時，所說的一番話，不禁省悟，脫口答道，姊姊你說那皮衣，可是當年丐仙代唐，小妹知他明白自己身世，立時面容慘變，惟恐江明覺查，忙遞眼色搶口答道，黑弟不必亂猜，見了司空叔，自知究裏，明弟年幼心粗，性情又暴，本領雖得名師真傳，天下能人甚多，相

差太遠，他遠不如黑弟機智聰明，既是骨肉之交，寒家祇此一線骨血，以後還望隨時留意指點，免爲仇敵所算，愚姊感激不盡，黑摩勒何等機伶，心裏打着別的驚人主意，却不往下再說，連忙答道，我二人情勝同胞，禍福與共，這個姊姊祇管放心，若論本領，他却比我高強呢。江明生來內秀，祇爲初次涉世，外表渾厚，顯着不如黑摩勒太多，實則心中大有機謀，一聽二人問答口氣，便知有因，心想黑哥哥和司空叔，常在一起，定知我家身世，一件皮衣，如此看重，必有原因，姊姊已拿話打岔，我如盤問，必不肯說，便裝着與蘭珍說話，沒有聽見，小妹更靈，見問沒有追問，料少時背人，要去打聽，適才忘了黑摩勒，與司空叔在一起，怎會不知己事，竟漏了口，他二人交厚，早晚洩露，如何是好，越想越悔，祇得乘人不見，朝黑摩勒，又打了個手式。黑摩勒見小妹用手式央告，面帶憂急，知恐洩露，也將頭連點，示意不會吐口，小妹看出他性情爽直，料不會對江明說出，才放了點心，舜民夫妻，見狀雖然不解，料非尋常，均未再提，黑江二人俱都好動，坐不一會，便商量出去遊散，江母見天還早，便說黑摩勒日內從師他去，聚首時少，你弟兄兩個，在此拘束，出去轉轉也好，不過胡公廟今天不要再去了。黑摩勒道，那斷臂膀的，本約小姪明早相見，今天自然不便前去，我祇和胡弟，到村外走走，也許到寒民大哥家去，看看師叔回來沒有，還有那小鐵猴羨紹，前日師叔引走樊秋，他在後面緊追，大約想看師

叔是誰，他的脚程本快，祇吃了眼睛的虧，再被小姪，從橫裏一引，將他引向岔路，鬧得他和樊秋，各追一面，沒有追上，自覺丟人，不是意思，又知樊秋，還有一利害帮手快，到，恐敵不過，連日連夜，去南明山中，求南明老人相助去了師叔說這人勇於補過，不負死友，有他長年在此可少好些顧慮，因樊秋頗有幾個利害黨羽，小鐵猴武功雖好，目力不濟，還扇子時，還特地約醉叔奚醒代交，自己藏過一旁，口風若對，便即出面，將話說明爲雙方解去這層嫌怨，化敵爲友，免去不少是非，好在師叔和樊秋已死前師，生殺手秦城，昔年相識，論輩分和名望，他吃點虧，都不能算是丟人，這樣完結，豈不滿意。誰知樊秋，真正皮厚心黑，而且量小，一任星叔，連軟帶硬，勸了一大套，不但不聽，反說連日老少兩人，都是他的仇敵，祇遇上決不干休，不論對方，多大名頭輩分，就是他的師父轉世還陽，也須拚個死活，一面再三探問，日裏盜扇老少二人，到底是誰，見醉叔不肯明言，又極口稱讚師叔爲人本領，並世能與比肩者，祇三五人，你論那樣，都差得多，這斷開言，氣得幾乎和師叔動武，大罵師叔和我，鼠竊狗偷之輩，分明怕他才掩露形藏，託人轉致，不敢出面，是真英雄好漢，他沒不知，和不相識的，師叔氣他不過，戴了皮面具，當將他頭上帽花，暗中盜摘，再突然出面，叫他認看是誰，那人皮面具，原是前送大哥回鄉，走在路上，朋友送的，師叔人瘦，剛合式，又是月亮底下，直似生成一張死人面孔。

加上這頭，氣得糊塗，目前似師叔這好武功的，屈指數來，共總沒有幾個，師叔身量，有名瘦小，當時竟未想起是誰，始終認定我師徒二人，是小鐵猴黨羽，狼狽爲奸，不是好貨色，吃師叔挖苦了個夠，這廝羞惱成怒，還想冒失動手，師叔冷笑了一聲，將帽花還他，並將他脅下，正對要穴的外衣，一個小洞指給他看，師叔又從中警告，方始拿了扇子，說上幾句不要面孔的鬼話，忿忿而去，比時我沒在場，要知此事，前夜廟裏，還得教他多現世呢，昨日師叔，叫我尋小鐵猴，尋了一天，也未尋到，我料他不問南明老人來不來，今日必回，趁此無事，也想同了明弟，再尋他一趟去，小妹聞言，才知侯紹至今未來之故，忙問侯老前輩的住處，黑弟知道嗎，黑摩勒道，怎麼不知，我到此地，頭一個便看中了他，本心還想和他鬥鬥，幸虧師叔告我，說他以前雖是個極利害的獨腳強盜，現時雙目半瞎，又在無心中，做了一件大錯，如今鬧得他終日悔恨，長年守在此地，爲人暗中保鏢，誰也不似他這樣苦受活罪，可憐極了，還是嘔他則甚，我這才明白，他便借住在離這裏不遠的一個破三官廟裏，我祇遇見他兩次，一次挑着一付糖擔，一次空身走過師叔說他日常在這村裏出進，不來時很少，祇要回來，一尋就能尋到，小妹便囑江明，如見侯紹，可把恩師所說的話，和樊秋走的情景，詳爲告知，舜民說，晚來備有便飯，祇家中諸人，務請早回，二人應了，舜民因長兄堯民，和魏錢二人，俱承黑摩勒，仗義相助，已訂明日請

宴，黑摩勒進園未出，尙在前廳相候，意欲陪往，略談幾句，再行送出，小妹力言勿須，黑弟和明弟一樣，都是自家人，不消客套，好在傍晚即回，由他二人，自向後園門走出，二哥去向大哥，轉致一聲好了，舜民祇得親送二人，出了後園，自去前廳不提，江明才一離開虞家，便向黑摩勒，盤問自家身世，黑摩勒因受小妹暗示囑託，又知江明出世未久，不甚識得利害輕重，便答你家的事，我想祇你師父，和我師叔，知道，我隨師叔，不多幾年，從來未聽提起，便伯母姊姊，寄隱虞家，師叔也是近才得知，前日和葛師父暗鬥，他先還不許，後來我將樊秋氣走，便隨老葛同走，你是親眼見的，次日雖然和他見面，祇匆匆囑付了我幾句，隨師同行，應如何學習本領，並訂後會，便即分手，事前師叔曾說，有一故人之女，家有藏珍，現受惡人覬覦強奪，已約了兩三好友，暗中相助，我祇說你和姊姊，真個姓江，所以未加細問，適才姊姊，叫我對師叔說，想問丐仙，討回前向老伯借去的皮衣，也是奇怪，姊姊一件衣服，事隔多年，看得這重，又想起以前師叔說過，前輩高人中，有兩位在苗山行獵，與一苗酋結交，各得到一身洪荒異獸珍皮製成的衣帽，穿在身上，入水不濕，遇火不燒，多鋒利的刀箭，也砍射不進，如是此物，很值一討，剛開口想問是否，姊姊便拿話，把我攔住，意思好像怕你因此問出來歷，我知他和伯母對你十分關切，祇好住口，後一想那衣服，連帽兒，全身共是二件，不會祇有上身，再者有這衣服

的。共祇三人，俱已出家仙去，並無遇害之說，決非此衣，姊姊定疑我和師叔，常在一起，不會不知底細，恐說漏了口，被你聽去，惹出事來，你家祇你一根命根，仇人非常利害，萬一你激發孝烈，自投羅網，豈不大糟，故此攔我，其實我也一點不曉，這一來反倒令你生疑，你我生死骨肉之交，真知底細何不對你明說呢，你先莫急，等我偷偷盤問師叔祇要套出話來，全對你說就是，這一番話，說得很巧，江明又信服他，暫時竟被瞞過，祇囑黑摩勒，務要卽爲探問，以便放心，並說師父母姊，均會再三叮囑，不等師父利器鑄成，經過熟慮深籌，能操必勝之時，卽便知道仇人，近在咫尺，也不冒失下手，祇不過虛生世上，恍眼成人，枉自隨師，學了本領，直到如今，不特父仇未報，連本身父母，名姓來歷，都不知曉，想起太叫人傷心罷了，說時，氣得眼紅要哭，黑摩勒見他情切父仇，十分悲楚，不由也動了悲憤，幾次想要說出，俱因關係太大，欲發又止，祇得勸慰了一陣，一同先去堯民後園門外，叫江明等在外面，擇一僻處縱身入內，約有頓飯光景，才行縱出，江明見他去久，以爲司空曉星必在方自忻慰，見面一問黑摩勒，說自己懶見外人，每見師叔，俱都背人，已這樣去過兩次，適才入內，因師叔房外有人掃地，等了一會，才得偷進，師叔已然出門，祇留給我一個紙條，江明要過一看，上面祇寫着徒姪黑摩勒，有話面陳，乞賜一見，底下畫着一顆星光，好生失望，便問司空叔，留條之意，黑摩勒答

說，那是昨日商定的事，兩三日內，葛師如仍貪酒不走，便叫我拿條到富春江上游，去尋他一位朋友，告訴太白華嶽之行，年前已不能去，因那人隱居江濱，怕去了不能相見，才給這個字條，師叔不在，我們找小鐵猴去吧，江明信以爲真，二人同到村側三官廟，一打聽侯紹行踪，老道士說他孤身一人，賃居在此，據說本是當地人離家數十年，在外積了點錢回來，年親故，死亡殆盡，現打算在此買幾畝田，耕種終老，不再出外，無奈合村的四圍，都是虞家產業，無法買進，遠處他又不要，新近和道士商量，將幾畝廟田，和一些空地，全賣給他，他也跟着出家，每年得利，仍歸道士，不足用時，也由他貼補，但須反客爲主，由他經營部置，不得過問。老道士薄田所入，本不夠用，清苦異常，好在上代傳繼，不是公產，侯紹祇是性情古怪，人極慷慨手鬆，也就允了，前日由外回廟，說往金華討賬，回來再修整廟宇，適才剛回進房，放下一個包裹，將門反鎖，匆匆走出，說時因二人自稱虞家親戚，來向侯紹買糖的，穿着又非鄉間幼童打扮，震於門第，讓茶讓坐，十分殷勤，一點不疑有他，黑摩勒一聽侯紹，帶回一個包裹，料有原因，假說他糖好吃，我們特意來此，他偏外出，不願空跑，要老道士開門往取，就便查看，老道士笑答，他皮氣怪極，無法拗他，孤身來此，無什行李出外從沒鎖閉過門，鎖門尙是初次，包中定是討賬所得銀錢，走時曾說不許開進，不久他便是這廟主人，怎好強他，再說他賣糖，乃是日前想

不起做什生理，想起生平愛吃糖食，一時無聊，做了幾樣賣，誰曉得嘴饞，又最愛小信，每挑糖擔進村，連自己吃，再送些與村中那些沒錢買吃的小孩，一回來，全光，錢卻沒賣幾個，一賭氣，把賣來的錢，也都給了我，共總賣過幾次，轉轉這樣，虞家大房裏，會來定做，又值他不高興，給多少錢，也不答應，不知何時高興，才又做呢，少爺想吃，我還每樣存了一點，是他做好，送我嚐新的，味道真好，我去取來，請少爺吃吧，要開他門，我却不敢，並且他屋，糖也沒有，說罷，便去取糖，黑摩勒無詞令其再開，便和江明，打了一個手式，等老道士取糖出來，問出廟基，原有兩三畝大，祇是破敗，除了神殿，祇有四間可以住人，老道士住着三間偏廂，侯紹住的一間，更爲破舊，僻居神殿之後，蒿草沒脛，蛇蟲竄伏，加上好些合抱老樹，陰森森的，連老道士，都不輕易走進，明說不行，可以暗往，便把身旁餘剩銀子取出，笑道，這糖真好，這點碎銀，送你做香火吧，不過我們家人多，想跟他商量，再定做點，這茶不熱，你去燒點開水，我們到殿上，拜拜菩薩，吃碗熱茶，再走如何，老道士素無香火，推謝了幾句，接銀在手，喜歡已極，那會想到貴家公子，會有什別的舉動，立即應諾，忙往左間灶屋內，燒水去訖，黑摩勒暗囑江明，在殿門外，將他伴住，故意高聲說笑兩句，如飛轉向後殿，到了侯紹臥室外面，施展手法，撬開那大才尺許，連小孩都鑽不進的小窗眼，穿將進去，室中有一片門板搭的小牀，和兩三

件破舊桌椅，另搭着一付新木板，上面却放着許多甜鹹小吃酒菜，俱極精美，鍋瓢碗盞，一切用具，無一不備，樣樣新製，都是上貨，再看牀上，僅是一領草蓆，一個布枕，被也破舊，祇得一條，暗笑此老，和葛師一樣，也是饑癆得可以，見包裹就在枕邊，打開一看，乃見幾件新製的粗布衣裳，二百來兩銀子，方覺無什意思，順手一翻，忽從衣服裏，掉出一面竹牌，寬約寸許，長約三寸，上面刻着山水人物，峯巒環繞，溪流映帶，一所房舍，位列於山隈水涯之間，無數松篁，環室而植，虛院寬廣奇花雜蒔，馴鹿胎禽，往來其間，中一老叟，正在負手看山，景物既極清曠高雅，刻工畫法，尤其精細絕倫，方寸之中，包羅萬象，細入毫芒，偏是處處顯出閒遠空曠，一點不見堆砌擁擠，竹色年久，已作深黃，除景物外，不着一字。也未刻有印章，不知何用，把玩一陣，知水將開，不便久留，細查無什出奇之物，忙照舊包好放置，由窗口飛出，回到殿前，江明問問怎樣，黑摩勒搖了搖頭，見天尚早，便喊老道士，說我們怕家中盼望，回去吃茶，你不要燒水了，候老頭回來，可對他說，虞家新太太說他糖好，叫他做點送去，說完同走，老道士追送出來，二人已經走遠，江明問適才見着什麼沒有，黑摩勒道，真個晦氣，我當老侯，帶得有什好東西，原來祇有二百兩銀子，和一些衣服，祇內中有面竹牌，刻畫好極，不知何用，我都沒有動他，就出來了，聽說老俠當年出名好眼力，如今目力不濟，我來去都

乾淨，不知會被看破不會，說時，似覺身後有人走動，回頭一看，乃是一個禿頭少年，這時路上行人不斷，那少年約有十七八歲，面色發紫，穿着一件新布長衫，好似鄉農人家子弟，到親戚人家，走動回來神氣，三人走的是一條路，黑摩勒覺無可異之處，因不願人聽話，拉了江明，脚步一緊，便將少年落後老遠，回望已然拐灣，走向別路，越發不以爲意，依了江明，本要回去，黑摩勒不慣拘束，又因和江明分手在即，打算找一僻靜之處多談些時，走着走着，看見前面，有一樹林，正待走進，忽聽裏邊有人說笑之聲，黑摩勒聽去耳熟，心中一忖，忙把江明一拉，掩向樹後一看，林中坐着五個化子，早來所見諸丐，俱在其內，當中大青石上，放着許多食物肴點，旁邊有兩大罈酒，陰陽臉的中坐，互相縱飲歡笑，甚是高興，一會那斷臂丐道，老郭怎不見來，另一丐道，他本隨我同來，被胡公廟住持，着人喚去，想必是有外來弟兄，和當地人，有什爭吵，叫他管束吧，斷臂丐道，胡公廟善地，當地多是好人，老郭在此，輩分不大，規矩却好，人又公道，況且我們來此，誰敢無事生非，莫不是鄒二哥早晨所說發作了吧，當初師父，承了老郭他們一點情，幫忙回數，也不少了，就說要給這裏弟兄，每年弄着點實錢米，憑他老人家，還不是一句話的事，就我師兄弟幾個，要什麼弄不來，偏要朝人募化，還恐經手人，辦理不善，上來亂了規矩，誰知來此一月多光景，一點信都沒聽見，也不知人

家無意忘記，還是捨不得，有心懶帳，如非鄒章二位師兄到來，我幾乎找到他家門上了，陰陽臉答道，老三你多年，沒和師父在一齊，知道什麼，他自從老大老六，借着偷富濟貧爲名，做了不少壞事，清理門戶之後，永不許門下借名取財，氣得改名更姓，換了裝束，連那隨身法寶，都丟掉了，現在那能似從前，要什麼，隨便向人去取呢，如不募化，錢從何來，仗着他老人家道行，近年越發精進，估算如神，我們一沒錢用，找他開口，永遠和現成放在那裏一樣，他生平疾惡如仇，更不愛理富貴中人，居然肯開口朝人募化，況且這事我也在場，那人神氣，實在不差，定是忘記舉辦無疑，師父原叫你順路在此候信，看他辦得如何歸報，又無什責成，你怎在苗山去了些年，還是老皮氣，斷臂道，這話又不對了，師父算得那準，怎沒算出人家，到時忘記，叫我來此空等，另一瘦長丐答道，話不能這般說法，廟期還有兩天，焉知人家這兩天不想起，師父祇叫你看他到時情形，沒說別的，況且這是每年兩次，長久舉辦，不是一回拉倒，費用委實不少，人家又到家不久，也須通盤籌算一下，會完沒信，再作道理，陰陽臉道，我看今早那小孩，有點意思，弄巧他會去提醒虞家呢，斷臂丐笑道，這小鬼真不識相，仗着會點功夫故意借散錢來賣弄，虧他還敢到山亭裏尋我，我如在時，一定好好管教他一頓，教他拜我爲師，做個小告化子，就便帶往北山，讓他開眼見見識面，黑摩勒已知諸丐，是丐仙呂瑄門下，俱非常人，本意不

去招惹，及聽斷臂丐末了一說，不由有氣，暗忖這倒不錯，看中我的，不是賊，便是化子，就此用師叔手條出見，太沒意思，好歹先鬥他一鬥再說，想到這裏，正和江明打手式，叫他避開現身出去，忽一老丐，由對面坡上，穿林走來，向五丐一一引禮，黑摩勒見那老丐，通體清潔，年約五旬上下，直看不出是個化子，剛把脚步止住，陰陽臉的，已先問道，老郭，廟裏着人喊你麼，老丐答道，這是一樁好事，本地虞家，原是出了名的善人，那位二老爺，人更心善，每年好事不知要做多少，還不好名，除了受他好處的，誰也不知道，夫妻兩個，都是這樣，誰找去，也有求必應，適才老住持，偷偷和我說，虞二老爺，自從西湖回來不久，便叫人暗中和他商量，每年捐幾百石米，分春秋兩季，散給方岩上下，化子苦人，老住持胆小，知道近年客幫，越來越多，加上岩下，添了天台幫，上年存心作鬥，雖仗各位老前輩硬壓，表面安靜，早晚仍難免出事，再要有人散米，他們更認做一塊肥肉，非爭奪不可，說時又正是會期中間，有來有去，一個分散不勻，鬧出事就不在小處，再三勸虞二老爺明年通盤籌算，通知官府，想好主意再辦，回覆了去，誰知人家心願已許，非辦不可，他怕得罪，找我商量，問我們情形，我知天台老楊，見縫就鑽，仗着拜了廣幫祖師做記爺，橫行霸道，上次還是勉強賣點老面子，否則連岩上，都被佔去，這事還有糾葛，好在會期沒幾天，也想緩緩再說，當時還沒回覆他呢，陰陽臉道，我說師

父不會弄錯，人家早就想辦不是，老郭你真懦弱，師父原爲昔年愛你父子，和此地弟姪後輩幫忙，才向人家募化，爲何不敢承受呢，出了事，有我們担，老楊雖不要臉，也祇和你爲難，不會擾鬧善地，犯大規矩，我們這次北山講理，他既是蔡烏龜的乾兒，必定到場，久意尋他，再巧不過，難得人家好心，你吃兩盅，先去回覆，會期已完，事情祇管明春舉辦，此時必須着手，索性先把風聲傳出，看是如何，到時也好開消，老丐應聲，隨衆略吃酒菜，便自走去，五丐隨議論舜民人好，不輕然諾等等的言詞，漸漸斷臂丐又談到金華北山講禮，事因廣幫惡丐蔡烏龜縱容門下，越省欺人，吃杭州上天竺那飛鼠，用酷刑吊打，背上刻字，釘封回去，因此成仇，約在金華北山講禮，五丐奉了師命前往觀場，到時必有一場惡鬥，黑摩勒一想，這倒熱鬧，意欲到時往觀，祇顧聽出了神，因五丐未再提他，江明見天已晚，恐江母姊久候，再三拉勸也就息了出門之念，正聽得起勁，江明一眼瞥見林外田隴上跑過一條人影，脚程甚快，便拉黑摩勒一看，正是適才由三官廟出來，尾隨身後的少年，覺着那人形跡可疑，心中一動，忙和江明，悄悄縱出林去，跟踪追趕，二人脚程都極迅速，不消片刻，便快追上，那人發覺身後有人追躡，先頗驚慌，後一回顧，且是兩個小孩，神色稍定，依舊前跑，嗣見二人離身，相隔僅有丈許，祇得停步，忿忿問道，你兩個無緣無故追我作什，黑摩勒笑道，你問我我還問你，方才我們在三官廟出來，跟着我

們是什意思呢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永康方岩有我弟兄在不能由你擾害，做了什事，放漂亮些快說出來，免招無趣，江明見他無故追一素不相識之人，又未看出什麼，硬要盤問人家，方覺冒失，少年一聽黑摩勒口氣，祇是無心發覺，一看來路無人，心中一放，祇顧有氣，竟忘了對頭脚程，能將自己追上，不是常人，欺他小孩，條的把臉一變，猶笑道，小畜生，你管呢，隨說，便要伸手，那知黑摩勒，比他更快，當胸就是一掌，少年武功，也白不弱，一手擋開，大罵畜生可惡，今天叫你知道利害，黑摩勒手已挨近少年胸前，覺着懷中藏一塊硬東西，便留了神，二人打了一陣，少年覺着黑摩勒，身手矯捷，掌法精奇，不消幾個照面，便自相形見绌，人家本不知道細底，早知小兒，如此利害，適才忍點氣，敷衍過去多好，旁邊一個，還不會上前相助，照此情形，非跌倒他手裏不可，倘再有人追來，如何是好，心裏着急，想賣破綻，縱身逃走，微一疎神，吃黑摩勒一脚踹倒，跟着趕過，用分筋錯骨之法，朝脊背上一捏，當時擒住，轉動不得，料知少時還有人追來，先把他拖回深林以內，然後低聲喝問，少年雖然滿臉忿怒，却不出聲，黑摩勒見不說話，又朝脊背上軟筋，捏了一下，疼得少年，咬牙切齒，滿頭是汗，狀甚慘厲，江明看不下去，便問黑哥哥，你收拾他作什，這人還有點骨氣，放他走了，回家吃飯吧，黑摩勒道，這斷定是一個滑賊，弄巧剛偷了人家東西跑來，你翻他身上，就知道了，再不答話，我還叫他吃

足苦頭，再送他上西天去，少年聞言，方始有了懼色，急喊你不要翻，我說好了，江明雖覺黑摩勒處置太過，心也不能無疑，早伸手解衣搜索，少年懷中，祇得十來兩散碎銀子，和一根鐵絲，一面竹牌，黑摩勒見着眼熟，要過一看，竟和侯紹所有，一般無二，自己正不知那竹牌用處，侯紹出時鎖門，好似爲此，其中必有原因，心料少年，和侯紹相識，一時心粗，脫口問道，你和侯老先生相識麼，話才出口，猛想起少年，曾經尾隨自己，重又改口喝問道，你定從三官廟偷來，要他何用，快說實話，少年人頗機智，聽出小孩，與侯紹相識，故意忿忿答道，那是我侯四叔，爲要此牌，去救我哥哥，新近才託四叔，由南明老人那裏借來，已到廟裏，看他兩次，剛見面討到手裏，要趕回去，被你這小鬼，無故欺人，早晚和你不得干休，這牌是南明老人的令符，別人拿去，一錢不值，那個賊肯偷他，話已說完，由你好了，黑摩勒雖覺自己莽撞，誤傷了自己人，畢竟心思較細，還在躊躇，盤問幾句再放，江明已忍不住，過去解活筋骨，放起說道，我哥哥不知你是侯老前輩一道，對不住，包涵點吧，少年立即整理衣服，轉怒爲喜道，也是我趕路心急，錯當你們小孩，不肯明說之故，既是一家，還有什話，祇請不要告知外人，留點面子好了，黑摩勒見他詞色縱容，也自相信，正要請教姓名來歷，還他竹牌，忽從林隙中，瞥見一條人影，由來路上，如飛駛來，黑摩勒眼尖，老遠認出似是侯紹，身形脚步都像，恐怕跑過，忙即縱

身出林，迎上前去，晃眼對面，侯紹一見面，便看出是日前相助自己，盜去樊秋鐵扇子，那小孩，又聽醉鬼奚醒說過他的來歷本領，見面便問，適才你到廟裏找我麼，可曾見一紅臉少年，由此跑去，說時，一眼瞥見黑摩勒，手上竹牌，一把搶過，發話道，小兄弟，你真胆大，這也隨便拿在手上玩的，我還當我終朝打魚，却讓烏龜咬了大腿，人財兩丟呢，原來還是你跟我開玩笑，拿了去，黑摩勒聽出話因不對，見江明也隨同趕出，祇少年沒有隨來，喊聲不好，不願答話，飛步趕回一看，那有人影，黑摩勒仍當不會走遠，仔細一瞧，林後恰是一條橫溪，對岸林木蒼翳，歧徑四出，料已逃走，侯江二人，也都明白，一同搜索了一陣，全無踪影，夕陽在山，該是歸時，黑摩勒生平沒上過人當，氣得大罵不止，三人歸途談起，原來小鐵猴侯紹的本領，足能應付樊秋得過，添上一個神偷葛鷹，却不是敵手，近年日力不濟，好些吃虧，又知樊秋雖是個獨腳強盜，却有兩個極利害的朋友，都是昔年對頭，踪跡已露，早晚必來尋仇，如有失閃，怎對死友，因從醉鬼奚醒口中，得知暗中助他的，是司空曉星，心中稍慰，斷定曉星，閒雲野鶴，不會久留虞家，心想曉星能敵樊葛二人，莫如趁他在此，找出一個幫手，就現時用不着，將來也好有個後場，生平獨往獨行，除受過獨叟吳尙救助，從未開口求人，勝得過自己的人，也實在不多，比較可找的，祇有天門三老，和吳尙生死患難之交，偏生沒什交情，既必勾動誤傷吳

尙之恨，自己枉殺好友，連個孤女，都保不了，也實不好看，相隔又遠，現用尙可，不能常備緩急，一招卽至，祇有南明老人公孫潛，輩分既尊，本領又高，相隔更近，可以朝發夕至，便於接應，和二女上輩，有一點淵源，自己也算是他後輩，好是好，無奈昔年，爲在山東道上，劫人鏢車，明探出那鏢師，是他愛子公孫壽的好友，故作不知，依然下手，後來公孫壽出面，因恨鏢師岳鵬張狂，雖看公孫父子情面，將鏢發還，但在人前，用話擠兌，要斷岳鵬保鏢行業，當時如非吳尙在坐，幾和公孫壽翻臉動武，由此無形中，兩下生嫌，多年不曾上門，後來岳鵬自覺話已出口，不好意思再保北路的鏢，改走南路，不料走不兩年，又遇凶僧大門和尙，在長江上遊，將鏢劫去，公孫壽和凶僧素不相識，爲友熱腸，不聽父言，仗着家傳本領，得信私自趕去，死在凶僧日月雙環之下，老人痛子情切，苦尋凶僧報仇，多年未遇，事情總算由己而起，保不遷怒懷恨，但是此外，更無值得可找之人，籌思至再，祇得老着面皮，借着得知凶僧伏誅之事，送信爲由，趕往他家，相繼而行，老人自從長子死後屢尋凶僧不獲，便率孀媳幼孫，和兩家門徒，隱居南明山深處，依山傍水，因勢利建，風景絕勝，人口不多，甚是安逸，門徒一名謝徵，夫妻二人，一名苗萬嘉，新收才祇數年，也常時外出，訪查凶僧下落，老人本是天台富家，本鄉財產，俱交族姪代管，隨時可以取用，生性好善，晚年尤甚，移家南明，祇爲愛那山水清幽，氣候嘉

淑並非與世隔絕，近山一帶居民，窮苦者多，常時受他周濟，老人近年闢了幾頃山田，招了幾家窮人，代爲耕種，所得全充善舉，這時正當秋收之際，因老人庭園幽雅，景物清曠，蒔有不少名花異卉，馴鹿仙鶴，對對成雙，性又愛靜喜潔，不願人多煩囂，佃農無幾，每值農忙之際，近山受過好處的窮人，爭來相助收穫，俱都日出而來，日落而去，事完犒勞，和每年兩次，散放錢米，都在附近一個天然石洞以內，備下酒肉菜蔬，柴炭用具，由那幾家佃農爲首，率衆山民，自做自吃，天暖時，便改在打麥場上，老人自携門人幼孫，時往指揮，觀看爲樂，不令人往家中去，山民都知他愛乾淨，也永無人，走進他庭園中去，常做佃農，共祇四家，男女老幼約三十名，連人帶牲畜，都住在農場附近，相去老人家中，約有半里，老人之子公孫壽，前妻無出，早死，續娶三年，便爲凶僧所害，孀媳年才三十多歲，兩孫一名繼，一名承，年祇十四五歲，俱從老人學成一身本領，侯紹原是連夜趕往，到時天已深夜，才進山口不遠，趕上兩三起，持着火把，肩抗農具的小民，一路說笑，往山中走去，所談多是收穫之事，覺着黝亮還早，怎夜起農作，山中又無田畝，心中奇怪，試一打聽，山民問知是老人家遠客，甚是恭敬，有問必答，把老人近况，全行說出，侯紹聽了，暗忖枉在江湖奔走，勞碌一世，幾曾享過像老人這樣一天福過，臨老還因一時疏忽，誤殺好友，爲了補過，代保遺孤，蘭珍還不怎樣，江家母女，却有好些

先世深仇，不知異日，要有多少憂患，看吳尙臨終遺囑，說小妹是他義女，與蘭珍情勝同胞，不可分離，又令江氏母女，往依虞家，分明是要自己一體維護，江父原是前輩舊交，以前又有負他的事，借此釋嫌挽過，原屬一舉兩得，無如前路方長，來日大難，事情忒關重大，無事則已，一旦有事，孤掌難鳴，略爲疎虞失事，生死愧對，一世英名，俱付流水，今晚便爲此事，連夜奔波，還不知老人允助與否，心方感嘆，忽聽山民中，有一人向同伴道，這姓陳的小夥子，真吃鬥，初來還什事不會，半天功夫，全學了去，比我們都做得多，阿要奇怪，另一老農，答道我總疑心他來路不對，先說話那人問道，你這老頭子總是多心，南老太公這樣好人，什人不敬重他，難道還有人轉他壞念頭麼，老農答道，你年紀青青，曉得什麼，你不要看他穿得破，你祇看他手脚，一點不粗不縐，像個種田人麼，再說又不是此地人，我聽金升說，太公全家，上下都是好本事，小夥子一定有點原故，我留神他好幾天，本想告訴金升，叫他對太公說一聲，因吳阿二說是他親眷，怕得罪人，不好意思，打算再看他兩天，真要是壞人，看中太公有錢，也就說不得了，我們都得過太公好處，大家留點心好，侯紹一聽，便知其中必有原因，來人不是仇家，便是借此進身，入門學藝，這樣鬼祟，多半不是好路道，故作閑談，插口一問，山民答說那少年來日不久，自稱老人家長工吳阿二的遠親，姓陳，本在天目山中與人看坟，新近解雇，無事可作，因

知老人慈善好施，衆山民每年相助農作，均得厚賞，每晚還有酒肉犒勞，爲此隨衆趕個短工，希圖秋收完畢得點酬賞，別的也說不清，算計離天亮還有些時，來人不問是何用意，必已早到，忙又探明年歲形相，借故別了衆人，繞向前面，飛步趕去，又趕過三個赴農場的山民，正往前趕，忽聽山頭，有人低喚大哥，忙把身往路側崖壁上一貼，仔細查聽時，那人又喚道，大哥快起，到田場上去，我已望見那些山民，打着火把走來，不多一會，就要到了，當初我就說，你吃不落這苦頭，最好讓我到田裏去，你在暗中下手，偏要和我掉換，你看你共總幾天功夫，累得什麼神氣，手和腳全是傷口，事情一點影子還沒有，這怎好呢，另一少年答道，我弟兄二人，出生以來幾時吃過這樣苦頭，我以爲田裏收割，還能比小時練功夫吃力麼，誰知累還在其次，真正討厭不過，心裏又急，還怕被老頭子，看出破綻，我因見你說小的功夫，都那樣好，還不甚信，昨日去得早些，才親眼得見，幸是日裏看出點顏色，沒敢冒失，否則非吃大苦頭不可，我看過了今晚，再要沒法下手，祇好丟了這裏，早點回去，另打主意吧，阿爹要在這裏，也好一點，真正急殺，侯紹才知來者兩人，一明一暗，聽那口氣，好似要盜什東西，並非尋仇而來，南明老人，威名遠振，竟有人敢起意偷盜，覺着奇怪，因崖上草樹甚多，離地又高，上去不免驚動，嗣聽二人語聲漸遠，似已起身，才縱將上去，一看原來崖上還有一個高約兩丈的石堆，中央一個方丈大

洞，洞內鋪有乾草，用石塊支了一個行灶，一把水壺，水還甚熱，旁有半條初熄滅的殘燭，和吃剩下的肉骨熟菜之類，再往山崖那邊一望，適才來路所遇山民，三三五五，各持火把，正往前面孤峯脚下繞去，才知心忙，將路走錯，估量崖洞中人，一個必已跟入人叢之中，另一個有事他去，少時到了田場，自會見到，南明老人，此時必還未起，未明叩門，稍嫌突兀，莫如就在崖洞中，等上片時，飲點熱水，天明再往求見，重回洞內，飲了點水，一會東方有了明意，方始下崖，心想時候還早，不如先在田場，看那少年，是何來路，遙望晨光稀微，前面山環水抱中，南明老人莊舍田園已然隱約在望，田場上人甚多正在工作，縱身下崖，循路趕去，假作閑看，內中果有一個少年，與來路所聞相似，雖然也是山中農民打扮，但那舉止神情，一望而知是個新出道的江湖中人，心想我這半瞎子，尙且看出，南明老人，目力何等靈細，連這樣的笨賊，通看不出，萬無此理，因那少年，見自己看他，低了個頭，祇顧亂割田中稻草，意頗驚惶，心中好笑，仰望日頭已高，便往老人家家中走去，行不里許，便見前面，現出一所莊舍，屋外松竹圍擁，一道清溪，繞屋而流，上架小橋，水聲潺潺，與四圍松聲竹韻，相與應和，溪中碧波鱗鱗，遊魚可數，清澈見底，時當秋暮，丹楓眠，遍地寒花，映着朝陽，愈顯清豔，遙望對岸，屋宇修潔，樸而不華，庭前土地平曠，花木參差，兩隻白鶴，高幾過人，正在對日梳翎，徘徊蒼松翠竹

之間，另一垂髫童子，手持長帚，正在打掃庭前落葉，看去景物幽靜，直和畫圖相似，令人到此塵慮一消，心想老人真個會享清福，多年未來，這裏越發佈置得好了，腳剛踏上小橋，小童回身瞥見人來，忙放下手中長帚，搶步迎上，喊問道，你是侯四叔麼，侯紹料是老人愛孫，忙卽拉着他一隻小手，笑道我是侯紹，專誠來此，給你爺爺請安，你怎曉得，小孩道，我天亮前到田裏踏草練輕功，聽做短工人說的，回來告訴爺爺，說侯四叔手上功夫很好，你教教我吧，嘴裏說着話，小手在侯紹掌中條地用力一振，侯紹雖知老人二孫，俱得家傳，功夫很好，萬想不到見面就上，而且力量大得出奇，如非自己鋼爪功候深純，稍差一點，定將虎口震裂無疑，這點小孩，竟有這等造就，心中又讚又愛，不願掃了面子，招他不快，故作不知，隨他一震，將手鬆開，笑答道，四叔的功夫，還比不上你爺爺十分之一，算得什麼，阿姪小年紀手上功夫，就這樣好，將來一定出人頭地，請你代我稟告爺爺一聲吧，小孩見侯紹神色自若，沒有試出深淺，又笑道，四叔哄我呢，爺爺這時，還有點事，到吃中飯，才能見你，我哥哥也等在屋裏，四叔今天非把你那天猿掌法，全數教給我們，不让你走，侯紹本來最愛幼童，見那小孩，生得修眉星目，面白如玉，貌相既極英俊，人又那麼伶俐聰明，一片天真，實是愛極，再想起昔年與乃父公孫壽的交情，一言不合，便生嫌隙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對於故人之子，自應格外看

待，况又有求於他祖父，祇得含笑說道，我那幾手掌法，實不如你爺爺獨門公孫掌，况我還有一急事在身，少時就走，也無功夫呢，小孩不依道，我聽爺爺說，不論什麼家數，總是多學一樣，好一樣，四叔沒功夫無妨，有這半天，我弟兄足可學會，反正四叔此時，也見不到爺爺，樂得教教我多好，你祇肯教，不論多大急，我弟兄也能幫你的忙辦去，不教却是不行，侯紹聞言，心中一動，暗忖看這情狀老人並未見怪，平日誤信人言，自己生疎，早間不見，也許知我掌法，從未傳人，不便當面明言，授意如此，自己本該對兩小弟兄盡點心，老人又素愛兩孫，如若教了，求他也容易些，何樂不為，祇是掌法奧妙，兩小雖然聰明，豈是半日之間，所能學會，方自尋思，小孩催道，四叔走呀，還好意思不教麼，侯紹笑道，阿姪我真愛你，不是不教，是恐半早晨學不完全，打算下次空了再來，小孩喜道，這個四叔不必操心，如等再來，却沒地方找你去，侯紹還問他弟兄名字年歲，小孩看出有了允意，已不由分說，拉了就走，侯紹見他，並不領已入門，逕由庭側一條松徑，繞向正屋後面，又穿過一片竹林，對面便是屋後山下，小孩仍說笑往前拉走，笑問你兩弟兄，在山上住麼，小孩道，有時也在山上亭子裏睡，那是夏天，難得的事，不過每天練功夫，都在那裏，四叔，我聽說，你近來上點年紀，眼力沒從先好，耳力却比先更好，遇上暗器，能聲聽手接，早年亂點飛蝗的功夫，一點沒因眼睛吃虧，低了成色，是真的

麼，侯紹道，那有此事，如今差得多了，小孩意以不信道，我哥哥還要看四叔接暗器的功夫，且等走到再說吧，說時已到山脚，侯紹見山勢陡峭，山脚一帶，壁立十數丈，再上始有斜坡，和人行路徑，石壁上下，俱是尺許小洞穴，每穴上下相間，丈許數尺不等，像是人工鑿成，備練輕功之用，小孩忽然放手，說道，四叔，我在前領路吧，說罷，將身一縱，脚便踏到石壁穴裏，跟着再由第一穴，往上連竄，晃眼連踏十餘穴，到了半崖腰上，兩手貼石，回顧下面，直喊四叔快來，侯紹知他賣弄，小小年紀，到此境地，也頗驚贊，笑道，你先上吧，我這就來，聲隨人起，也不縱躍，祇將兩手貼壁，施展平生絕技，緣壁而上，恰好一同到達，小孩見他上時，身子竟似粘在石壁之上，和壁虎扒牆一般，遊行自在，好生歡喜，才落實地，便大喊道，四叔輕功真好啊，侯紹笑道，你要學這個，只下功夫就行，我還要有攀附，你爺爺簡直什麼不要，二三十丈高下，一簣就上，不比我強得多麼，小孩笑答，爺爺不肯教我們呢，哥哥想必早見四叔走來，等急了，由此上去，拐過一處山坡，見了平地，盡頭有兩間竹廳，哥哥就在裏面恭候，四叔請前面走吧，侯紹祇當讓客，仍拉他携手同走，走完山徑，往右一拐，果見半山腰，有一個大廣場，半邊設着百多根本樁，餘者凡是武家所有器械設備，無不齊全，快到竹廳門外，小孩忽說小解，脫手走開，侯紹正待往門裏走去忽聽頭前，有一小孩聲音喚道，四叔來接鏢，這才想起小孩問他

目力，並說乃兄要看他亂點飛蝗，接暗器本領的話，聽說老人兩孫，均極聰明，武功已有根底。先打招呼，鏢却未見飛來，明是怕自己近年目力不濟，驟出不意，受了誤傷，看小孩借^着解手先走神氣，這暗器必是連珠亂發不只一件，想不到兩小如此淘氣，莫要輕視年小。吃他打中，做人不來，一看對面屋門敞開，並無人影，語聲又自高處發出，料定人在屋檐底下潛伏，便笑喝道，大賢姪，要尋我開心麼，看我捉着你，告訴你爺爺去，一言甫畢，便見一點寒光，迎頭飛來，侯紹久經大敵，手接暗器，更是練成絕技，手揚處，早撮到手中，見是一隻三寸多長的小鋼鏢，心想遠客難得上門，晚輩幼童，這樣玩皮，老人縱然溺愛幼孫，不致於此，分明授意無疑，小的一個，資質相貌都好，大的想也不差，莫如看^在亡友面上，率性放大方些，把這兩樣生平不傳之秘技傳了他們吧，念頭才動，跟着又是三隻鋼鏢，朝肩臂前胸飛來，去的並非面門要害，自己一身氣功，就被打中也無傷害，越知受了指教，一面將鏢接去，口中喝道，大賢姪，不必顧忌，有什暗器，祇管施展，我且站遠一些，怎樣接法，要看清楚了，說罷，回身跑去，剛跑出兩丈左右，微聞腦後絲的一聲，與鋼鏢破風之聲不同，料是弩箭之類，也不回身，施展絕技，左手三指，向後一撮，便接到手裏，未及注視，後面又是絲絲連響，仍用前法，邊接邊把身子旋轉，連接了幾根一看，竟是七寸來長的竹筷，知是老人昔年慣用的飛竹，這東西與尋常用來吃

飯的竹篾相仿，祇是一頭略微尖些，發時托在掌上先用拇指和四指，緊捏當中，中指用力向竹頭一按，拇四兩指齊鬆，斜步出去，妙在是手和臂一點不動，全憑這三指之力，勢比鏢弩，還要勁急，不遇勁敵，不肯妄用，多半假作敗退，暗將飛竹，由腰間袖底取出，齊着腕臂，向身後敵人斜射出去，敗時早覷好準頭，連身都不用閃，相隔既近，敵自後來，一點看不出發暗器，人絲毫無動作，練成以後，端的百發百中，利害已極，可是練時極難，不特手法巧妙，難於學習，更須恆心毅力，毫無間斷，第一先要把手掌托法，練得平穩，到了手接高處墜落之物，不論輕重大小，俱是全掌平伸，穩靜如死，毫不搖動，再練手指上的勁頭，竹輕發飄，不比鏢弩金鐵鑄成，如非硬功有了根底，便能發射，也祇三數丈遠，過此便成強弩之末了，最後再練目力，由明而暗，先對朝晨陽光，練上幾月，再去室中，注視牆上畫拳大黑點，同時兼練掌法，手勁，練到所畫黑點，逐漸減到米粒大小，由三尺遠近，移出七八丈遠近，注視目光，也由下午日色偏西改到昏暮，才算到了火候，對面發射，是改川中四二指夾竹，拇指用力猛按，比朝後射，要難得多，怎不驚異，這時數十枝飛竹，正如飛蝗一般射到，侯紹也打起精神，竄高縱矮，不是雙手亂撮，便用飛腳讓過竹尖，踢飛出去，將全付身法一一施展，末了再張口，啣上一枝，朝對面屋檐噴去，其激如箭，奪的一聲，竟將檐口的瓦，打碎了兩塊，飛竹也俱接完，才行收勢止住，

兩小弟兄一個由檐間縱落，一個由門後出現，雙雙飛步跑來，恭恭敬敬，納頭便拜，齊喊四叔不要見怪，小姪因想學四叔武功，太冒犯了，侯紹問知大的名繼，小的名承，大的相貌，尤爲英爽，對客也彬彬有禮，應對從容，便誇獎道，照你兩弟兄的聰明和家傳本領能和老伯命名相符，繼承先志了，兩小弟兄，同聲謙謝，公孫承也改了恭敬，不似初見時，隨口說笑了，侯紹深幸故人有子，便拉兩小，同進廳中一看，內中陳列，俱是圖史文具之類，才知兩小文武兼習，俱由老人親授，贊不絕口，落坐之後，由裏套間走出小童，獻上茶點，兩小相陪用罷，重請侯紹正坐，跪拜行禮，堅請傳授，侯紹一面拉起，說教是一定教，但有急事，當日必須趕回，半日功夫，決難學會，答應先教一些，改日再來傳授，並告凶僧遭報伏誅之事，及求見老人，兩小先欲強留多住半日，及聽父仇就戮條地面帶悲憤的將足一頓，掩面辭出，如飛跑去，隔了好一會，方始回轉，淚痕猶未拭淨，對侯紹道，小姪因聽爺爺說凶僧利害，要報父仇，本事越學得多越好，這幾年祇有出奇本領的伯叔尊長前來，從不輕放，死求活求，也要學到了手才罷，今早聽四叔來，正在高興，又有兩樣出奇本事可學，不想仇人，已然伏誅，未得手報父仇，真個傷心已極，適才去往前面報信，爺爺說，他在上月，已然得信，因怕我娘傷心，沒有說出，我們總想砍仇人幾百刀，才稱心意，照四叔說，他那幾根狗骨頭，還離他傷之處數十里內，山洞之中，將來定

能找到，小姪弟兄，心思已亂，少時還要祭告先父，四叔已然無暇，改日傳授也好，四叔的話，也都代達，爺爺說，他自退隱以來，已謝絕世事，親友來訪，祇要是想約他出山的，一概不見，本心想見四叔，但又不願破例，異日無事來訪，便可快聚了，見雖不見，四叔所倚吳家義女蘭珍，却與爺爺有點淵源，無奈不便有食前言，命告四叔，如覺對頭利害，可將昔年竹令拿去，祇我家門戶中人，不論知交門徒，持令往見，立即出面相助，便對頭認得此令的，見了也不敢相犯，小姪並知浙東四友中的石焦兩位世叔，近已移居金華蘭溪兩地，相隔永康，比南明還近，如有什事，正好約他，豈不比找爺爺容易便當麼，侯紹聞言大喜，公孫承隨由書屜中，將竹令取出，侯紹知那竹令，乃是一面竹牌，老人壯年，性便恬淡，自刻了一付山居圖，在牌上面，暗寓他年歸隱之地，後來隱居南明，風景竟與此圖吻合，當年老人交遍天下，門人衆多行令所至，無不惟命而行，這等珍貴之物，隨便放置，廳屋孤懸上山，廟無人居，如被外人偷去，惹出事故，豈非笑話，方訝老人疏忽，公孫承道，我正拿這竹牌，做香餌，捉老鼠呢，今已無此閑心，四叔順便，將這賊引走吧，省得他不知趣來偷，爺爺又說我頑皮，侯紹一問，才知那假裝短工的少年，竟爲盜這竹令而來，才來頭天，便吃老人看破，先以爲不是仇家，便是借此進身，投師學藝，後來暗中查探，才知他還有一個同黨，俱是神拳無敵錢應泰的門下，爲了錢應泰的兒子名叫

錢復，被一對頭擒去，老人竹令，可以救出，恰好佃戶中，有一熟識，分出一人，假裝短工，每夜在僻崖頂上相聚，合謀偷盜，老人因錢應泰品行不好，門下決無好人，本想點破，兩小弟兄聞說此事，覺着捉賊，可試身手好玩，再三磨着老人，先作不知，將竹牌也強討去，故意炫露，想引二賊往盜，捉住取樂，公孫承偏又自不小心，往田裏踏行衰草，練習草上飛的輕功，二賊震於老人威名，本就心虛膽怯，無意中發現老人幼孫，已有這大本領，如何還敢冒失，兩小弟兄，見他久不下手，正等得不甚耐煩，一聽父仇就戮，另有心事，無意淘氣，所以才託侯紹，將賊引走，侯紹含笑允了，有此竹令，無異老人親臨，問明浙東四友，石焦二俠居址，便託兩小，代向老人致謝，訂了後會，起身告辭，由兩小先在田間等候，取出竹令閑玩，被侯紹走來看見，另備一件玩物，掉換了去，冒充短工少年，便是本書首集，神拳祖師陳應泰門人馬連之子馬琨，另一紅臉少年，乃陳應泰之姪陳業，二人爲了盜取此牌，已來多日，當初陳業因見無法下手，惟恐誤事，意欲另打主意，馬琨陰狠狡詐，頗有父風，不肯白費苦心氣力，最後商定分途行事，陳業另往別處，求人相助，馬琨仍借做短工隱身，相機下手，再守三日無成，方始變計，早來見侯紹看他，已覺有異，先疑侯紹，是老人門下，好生悶氣，嗣向同伴一打聽，恰有一個多嘴的短工，來時曾與侯紹相遇，知是來訪外客，對他說了，這時見兩小兄弟，和來人並不認識，竹令又被

騙去，畢竟世還淺，侯紹做作，又極自然，以為侯紹是老人家客，兩小決無不識之理，再說也決不能騙取小孩的東西，可見也是爲了竹令而來，先當小孩難惹，想不到如此易騙，自己提心吊胆，日夜辛勞，連候多日，一點影子沒有，却被別人，一到便是騙去，如何不急，偏生同黨又恰巧走了一個，見侯紹似恐露出形跡，還在引逗兩小說笑，算計所住崖洞，必由之路，居高臨下，可以遠望，忙推腹痛，趕回洞內，由石穴隱秘處，取出包裹兵刃，急匆匆裝束停當，走出往下一看，侯紹已和兩小分手走來，走到崖前，便捨正路，抄山僻小徑，往山外跑去，不時登高回望大有防人發覺追躡之狀，看出脚程並不甚快，因恐侯紹沒有逃出，恐吃老人祖孫，發覺追來，沒敢當時下手，跟在身後尾隨，眼看前面盜牌人，神態慌張，脚步漸緊，馬琨到底得過高明人傳授，追隨一久，漸覺出侯紹，不似尋常人物，暗忖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既恐滑脫，又恐敵他不過，祇管遲疑，不覺將南明走完，共追了百十多里，遙望前面，山深地僻，路無行人，再不下手，更待何時，難得掩藏甚巧，對方直未覺查，方要加急趕上，忽見逃人，往路側樹林內跑去，兩下相隔，尚有十多丈，沿途歧徑又多，惟恐失閃，暗道不好，忙即飛步追去，趕到林內，人已不知去向，估量對方脚程，與己不相上下，必是適才發覺有人進躡，穿林逃走，去必不遠，恰向林側，有一高坡，忙跑上去，四面查看，山徑縱橫，那有人家，祇得縱下，正想不起往何方追索，忽聽

樹後衰草，悉率有聲，回頭一看，正是那盜竹令的矮子來此出恭，剛草由地裏站起，一見有人，嚇得連褲子都顧不得緊，提着褲腰，縱身便往林外逃去，馬琨祇當侯紹心虛怕他，邊追邊喝道，大胆毛賊，竟敢向小孩手裏詐騙南明老人竹令，我奉主人之命追來，快將竹令還我便罷，不然被我追上，休想活命，連喊數次，對方頭也不回，祇是朝前飛跑，任你奮力急追，祇追不上，時久路長，累得馬琨滿身大汗，氣喘吁吁不得不把脚步放慢，稍停追逐，他這裏勢子一鬆，前面逃人，也似力竭難行，步法散漫下來，馬琨見狀，重又鼓勇追去，眼看追近，對方也自驚覺，加急前奔，似這樣緊追緊逃，慢追慢逃，兩下相差，總是十丈左右，永追不上，追到黃昏將近，不覺到了永康地界，馬琨力竭神疲之餘，已看出對方，決非易與，即便追上，也難討好，又知山中僻徑將完，前行已到人稠的鎮集，事更難辦，看對方明是往永康去的途徑，保不定還有同黨在彼，自己孤身一人，怎吃得消，正自愁急遙望左邊坡上，馳下一人，與前面逃人，插肩而過，逕向右側野地裏跑去，脚程快極，看神氣好似與逃人一路，却未見雙方停住說話，心中驚疑，脚底才慢得一慢，再看前面之人，倏地脚底加快，已然跑出老遠，夕陽光下不一會便剩了一個小黑點，晃眼沒入烟霞之中，不見跡，這才覺出對方有心戲弄，快到地頭，才施展出他的脚程，不特並未力竭，比起自己，直強得多，情知追趕不上，祇得停了下來，一面喘息，一面尋思，老人竹

令，如能到手，事便立解，來時自己誇口，任是龍潭虎穴，也須將他弄到手中，那騙竹令的人，看去雖像個能手，難道還有南明老鬼利害，並未和人交手，就此畏難縮退，算什好漢，再者事關太大，沒有此物解圍，萬一真個對頭下了毒手，老頭子回來，怎生交代，越想越不甘願，斷定所追的人，前途如有去處，必是金華蘭溪一帶，正是師弟陳業的來路，恰好遇合，否則他也整日奔馳，既往城鎮大路跑去，不是在此居住，或有事逗遛，當也必在此食宿落腳，永康昔常往來，路地均熟，此時腹飢，且找飯鋪，大吃個飽，就便沿途查看踪跡，飯後破着一夜功夫，好了總可查出一點眉目，看是明索，或是暗取，再打主意，一看對方所去，正是轉向城關大路，這是夕陽啣山，尙猶未墮，又是方岩秋祭，香汛期中，一上大路，便見來往行人甚多，頗爲熱鬧，猛想，胡公廟香汛，還有數日，客幫化子，前年曾與本幫，爭過地段，後經好些有名人物，出來調處，事雖平復，客幫仍不甘心，金華北山，不久還有廣浙兩幫，一場惡鬥，這厮騙取竹令，許是與此有關，永康素無城垣，前行二三里，便是縣衙，記得衙前，有一五福樓，酒菜甚好，吃完再往方岩一行，當可尋出線索，隨往五福樓趕去，進門一看，樓上下酒客甚多，剛令堂信，尋一僻靜座頭坐好，要完酒菜，忽聽隣坐上，有人向堂信道，告訴你，多拿酒來，就我老頭子沒帶錢，也自有人會鈔，這不是來了麼，馬琨見那人是一矮身材的老頭，衣服既是破舊，面前酒壺，已堆了

八九把，菜也一桌，正向堂倌索酒，堂倌似與他熟識，陪笑答道，老伯伯，不要發急，店裏今夜吃客太多，忙不過來，要不夠量，和上回一樣，搭一小罈來，冷吃好麼，老頭笑道，你到知我胃口，也罷，橫豎有人會鈔，多吃點，就多吃點，停歇，我那朋友來，我要吃醉的話，告訴他，今夜竹牌，務要藏好，留神被賊偷去，沒法子還別人家，堂倌想是他酒後風言風語已慣，順口敷衍了兩句，轉身取酒去訖，一會抱了一罈酒來，敲去泥頭，揭開封皮箬葉，放在桌旁，老頭叫堂倌去，自己下手，用大碗倒吃，馬琨聞言，早留了心，一面飲食，暗在查看，方覺老頭酒量驚人，老頭又自言自語，埋怨道，說是就來，如今會鈔朋友到來了，他還不到，莫非掉我醉鬼槍花麼，無緣無故，叫別人會鈔，這丟人的事，我才不做呢，幸虧是熟店，欠賒得動，不然酒已下肚，老四真要來，這台戲坍得落，橫豎不怕沒錢，管他來不來我先來個爽快，隨說，隨將手往桌旁酒罈口虛按了一下，祇聽得呼隆一聲，罈中之酒，立即隨手而起，粗水箭也似，冒出罈口尺許高下，老頭將頭一低，便自張口吸住，嚶嚶連聲，狂吞了七八口，回頭又再吃菜，直喊好酒不迭，馬琨見老頭氣功，如此精純，方自驚訝，又見一個矮人，急匆匆直向老頭坐前走來，近前還未及落坐，老頭已先喊道，老四我當你不來呢，我又沒錢會鈔，多吃了怕人不賒，饞得我好不難過，好容易盼來會鈔，顧，你又不來，到底往那裏去了，馬琨見後來這矮子，正是適

才所追，騙去南明老人竹令之人，愈發驚惶，趁他沒有看見，自己坐又相背，忙把臉偏過，暗中留神靜聽，祇聽矮子，對老頭道，今天我去時，真個再巧沒有，連門都未進，便從小孩手裏，把那竹牌，騙到手裏，不想中途，遇一小毛賊，看出便宜，想要趁火打劫，一直被 he 追到小石口，才得滑脫，先錯當他是老頭子手下，祇顧趕回，無心與他嘔氣，但已認準他的相貌，早知是個冒充，我早把他蛋黃，都擠出來了，我因那竹牌，南明老人，歸隱之後，久已不用，他又永不許人上門，用起來不但令到必行，祇聽持牌人的吩咐無不遵辦，並且一時半時還決不會露出馬脚，可是目前想借此牌一用的人甚多，保不定追我那小賊，便是一個，聞說金華北山，廣浙兩幫，不久就有一場惡鬥，不論那一面，能得此牌，便佔上風，放在身邊，真比什麼多珍寶，還要危險，我老怕人偷去，交給你這醉鬼，又不放心，想來想去，還是放在我住的那個破三官廟裏，較比妥當，一則那廟十分破敗，廟裏祇有一個窮老道士，二則我住那間房子，在儘後面，又破又髒，門外野草甚深，像人家供祖宗牌位的地方，不是子孫，誰肯前去，二則那地方祇是一個小村，都是本地大鄉紳虞家一姓，外人不會容留，我想來想去，放在我房裏，將門一鎖，比放在身上，要強得多，因此趕回去一趟，累你久等，明日請你，再灌一頓如何，老頭祇管豪飲，聞言祇淡淡的答道，那個隨便，反正眼前你已無事，由你尋開心吧，馬琨聞言，喜出望外，自己正愁這兩

人難惹，難得他東西不在身上，自吐機密，矮鬼新來，必要吃喝些時，趁此時機，前往三官廟中偷盜，再好沒有無奈矮子坐處，誰和自己相背，如若起身下樓，却非從他面前走過不可，如破看破，不特竹令難盜，弄巧還吃苦頭，自己酒菜，還未上完，忽然算帳一走，和堂倌說話，祇他一回頭，便不免露出馬脚，方自膽怯情虛，矮子忽說腹瀉，要出恭，下樓走去，馬琨一想，此時不走，還等何時，仗着老頭不認得自己，推說業已吃飽，還有急事，不再等菜了，隨打開包裹，取出二兩銀子，丟在桌上，夾了包裹，便往外走，剛到樓梯，忽然匆匆跑上一人，兩下勢子都急，竟被撞個滿懷，胸前被撞生疼，幾乎仰跌出去，方要發作，一看正是對頭矮子，不知爲何恭未出完，又跑回來，撞了人一言不發，祇把身一側，埋頭往裏跑去，心中大驚，徼倖對方冒失，未被看出，那裏還敢尋去理論，耳聽矮子，正和堂倌，在要草紙，知他心急，脚步又快，晃眼取紙跑出，慌不迭順梯而下，一心記着盜那竹令，也未想到別的，出門先跑，走出里許，一間與虞家鄉紳附近的三官廟，相隔祇二十來里，並可纔走田岸僻徑，不走大路，回顧對頭，並未發覺追來，高興已極，自信手到成功，由大街找到田野路上四顧無人，撒腿就跑，一口氣跑了好幾里才想起脅下還夾有包裹，竟不知何時失去，心想內中不過衣服銀兩，等把竹令盜來，就便往鄉紳人家，走上一遭，取點金銀，決非難事，先辦正事要緊，也就不在心上，依舊加緊飛駛，眼看廟

牆在望，剛打算越牆縱入，忽見後牆根，影綽綽好似蹲着一人，心中一虛，剛把脚步停住，便聽那人自言自語道，縣衙前，這樣一條街，竟找不到一個乾淨毛廁，害得我一泡稀屎，還要趕回來啦，連酒飯也未吃好，白便宜那醉鬼一人享受，出完貨色，再趕回去，也許都吃光了，真正氣煞，馬琨一聽，正是酒樓所遇對頭，不知怎的，竟會趕在自己頭裏，估量不是對手，尙幸見機，沒有冒失，行處野草甚深，相隔也不甚近，忙把身子蹲在草叢之中，心仍未死，妄想對頭解完手，重回酒樓，仍可下手，等了許久，不見對頭起立，迴想前情，漸覺可疑，忽然省悟，對頭有心戲侮，不禁憤恨，剛將身畔暗器取出，準備見機行事，對頭又在自言自語道，我侯老四，生平最恨吃屎的野狗，適才因怕野狗黏屎孔，才跑回來蹲野坑，想不到這隻野狗，竟等在草裏，想吃現成，真教惹氣，再不滾蛋，等我給點顏色你看，隨說，將手一揚，馬琨當是暗器，往側一閃，未見動靜，竟是虛的，心想矮鬼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我已知你鬧鬼，且給點真顏色你看，念頭才轉，敵人手又一揚，一躲又是虛的，心中恨極，正待用師傅手法，將手中鏢，連珠發出，猛覺迎面風生，知道不好，想躲已自無及，吧的一聲，滿臉開花，覺着火辣辣有點麻痛，臊味刺鼻，不像是什暗器，用手一摸，擲下滿手污泥，還是熱的，猛想起適聽敵人撒尿，用瓦片在地亂劃，知是尿和成的臭泥，同時又覺口鼻兩處，也進了些，當時一惡心，也忘了敵人在前，哇的一

聲，將適才所用酒飯，全吐出來，正在反胃難過，耳聽對面敵人哈哈大笑道，野狗也會傷風反胃，阿要奇怪，可是挖空肚皮，好享受這一堆麼，馬琨急怒攻心，那還計及利害，大罵矮鬼，一揚手，三隻飛鏢，連珠朝前打去，忽聽噹噹兩響，剛想起敵人利害，自己不是對手，那三隻鏢，已原封退回，幸是練就手眼武功，得有本門真傳，敵人又祇存心戲弄，不想傷害，接鏢之後，順手甩出，鏢頭朝前，倒打出來沒用什力，就中上也不妨事，否則以侯紹的手法，馬琨早沒命了，馬琨一聽頭鏢，沒有落實之聲，已料被人接去，果然鏢才發完，便有三點寒星飛回，因鏢是己物，不捨棄去，忙即施展師傅接鏢之技，邊躲邊接，打算將鏢接回，立即逃走，饒是目力敏銳，縱接靈巧，仍祇接到兩隻，第三鏢因與第二鏢同時甩回，斜行打來，兩頭相差，不足五寸，前後間隔，也祇尺許，馬琨心慌胆怯，手脚微亂，第二鏢才抄手，那第三鏢，來勢最急，到時忽然搶前了些幾於同時打到，馬琨左手握着頭一隻鏢，又想用右手連接，當時湊手不及，恰被打中右手臂上，雖是鏢頭，沒有穿肉透骨，却也打得骨痛欲折，幾乎連第二隻，都把握不住，那裏還敢再將墜鏢拾起，連痛帶嚇，咬緊牙關，甩着痛手，縱起身來，便往回路逃跑，敵人也由後追來，孤身異地，遇着強敵，如何不怕，嗣聽身後追逐越近，方自心驚，恰好前面，有一片葦地，慌不迭竄了進去，跑到裏面，剛擇地隱起，敵人便自追到，耳聽脚步到了葦邊止住，以後更不再聽聲。

息，彷彿人在外面守候情景，天上日光又亮，知道敵人靜以制動，略為移動，必被發覺，耐心苦挨了半個多時辰，終無聲息，實忍不住，試往前移動幾步，又將蘆葦搖弄作響，均無回應，估量敵人已去，胆子較大，因拿不準，仍然輕悄悄，由葦縫裏，擦身而過。眼看走完，快上平地，忽聽外面，哈哈一笑，敵人已在葦外等候，方知上當，忙撥回頭，又往裏鑽，這次敵人却不似前老實，竟用石塊，由外往裏打來，上而葦稍，祇一晃動，便有成羣石塊打到，葦密地狹，葦葉鋒利如刀，為防敵人看破踪跡，還須隱着身形，緩緩潛移，身上被石子，打中好幾下，雖幸打得不重，手臉等處，均被葦葉割破，難受已極，好不容易挨到蘆葦深處，敵人方不再發石拋打，喘息定後，自覺傷口疼脹，地又污濕，秋蚊飛蟲之類更多，一齊來咬，委實痛楚難禁，忍不住又試探着往外走出，提氣穩形，走不幾步，便見石塊如雨雹一般打來，後漸覺出葦外敵人，不止一個，疑心那同伴醉鬼，也趕了來，適才眼見那好氣功，如何心裏不怕，知被擒住，決無幸理，祇得強捺性子，準備忍着苦痛，顛頓葦地污泥之中，提心吊胆，守候敵人，時久自去，再行出葦逃走，誰知敵人，竟是死了心，也不出聲，祇在外乾贅，幾次算計敵人已走，可是一等起身要走，不論聲東擊西，用什麼方法，俱逃不過他的眼目，不動還好，稍一行動，就不被石塊打中，至少也必受些虛驚，委實智窮力竭，無計可施，勉強苦挨到了天亮，以為路上有了行人，對頭也守了一

整夜，當已走去，誰知仍是走東打東，走西打西，上面蘆葦稍一搖動，便有石塊飛落，後來陽光照入葦地，仔細一看，鞋綻襪穿，周身俱是污泥，整夜蚊蟲亂咬，加上石塊橫飛，挨了好些下，手臉等處，滿是包塊，傷痕累累，又脹又疼，端的狼狽已極。越想越恨，暗忖我又沒有贓物在身，吃這矮鬼欺侮了一夜，還是不肯饒鬆，難道大白日裏，還會要命不成，想到這裏，把心一橫，分着蘆葦，一路戒備着，而往外走，走不多遠，方覺外面石塊，雖往蘆葦動處亂飛，並無準力，有的從頭越過，有的未到便落，再不打歪，就有打向頭上的，也容易閃躲，直不似有功夫的人手上發出，心中奇怪，忽聽右側，有一小孩喊道，塘裏笨賊，跑出來了，阿毛還不快跑，聲隨石止，跟着便聽葦外，脚步之聲，往左側跑去，忽然省悟，白耽了一夜驚，外面竟是幾個小孩，料是受了對頭支使捉弄，自己在葦地裏受罪，真正對頭，早已走去，不禁氣往上壯，忙趕出去，順着葦地，往左一追，果見有三個年約十六七的鄉童，如飛逃去，馬琨忿火中燒，意欲暴打一頓出氣，又想拷問對頭姓名來歷，自是不捨，鄉童怎跑得他過，接連幾縱，便快追上，鄉童見他追來，一聲吶喊，早分兩路逃去，一個年紀較大的，不但不逃，到反身立定，先問馬琨，爲何追他，馬琨打算盤問明了細底，再打出氣，怒喝小賊，可是受那矮鬼所教，用磚頭向葦裏亂打，小孩聞言，並不害怕，冷笑道，不錯，那是侯老伯伯，教我們這樣做的，他說昨日從南明山回

來，有一小笨賊，想偷他的東西，被他追到葦塘裏去，縮了烏龜頭頸，不肯出來，侯老伯伯，要回廟裏睡去，不高興再弄白相，尋來我們，裝他老人家，守候在外，打算叫小賊，在裏面避一夜風，走時還說天亮後，小賊出來，可對他說，侯老伯伯，現住三官廟後進，那面竹牌，也在屋裏牀上放着，有本領祇管尋他偷去，如要欺負我們不是好漢，看你滿面污泥，頭青臉腫，急猴猴的神氣，莫非你就是那小賊麼，馬琨爲人陰險，雖早心頭火發，何能強耐住氣，把話聽完，剛怒罵一聲小鬼畜生，伸手要抓時，小孩似早留神，忽然高喊，侯老伯伯快來，這小賊要欺人呢，馬琨吃了一驚，回看身後，那有人影，就在這微一疎神之際，小孩業已撥轉頭，如飛往野地裏逃去，馬琨才知小孩是詐語，對頭並未趕來，益發氣忿，口中連聲怒罵，如飛追去，先那兩小孩，已早分路逃走，祇剩一個年約十六七歲，雖沒馬琨跑得快，却極滑溜靈巧，追不多遠，便被扎入葦塘之中，馬琨怒氣不息，還想跟人追擒，偏那片塘裏，盡是水泥，深幾沒膝，葦又生得特高，不比昨晚葦裏，還有乾地，祇得忿忿退出，連尋了好幾處，俱無法鑽進，靜聽小孩，在裏行走，水泥蒲場，也頗艱難，知難走進，容到想起用石塊，循擊往裏打去，已不聽得小孩動靜，氣得頓足大罵，拾些石塊，朝裏亂打了一陣，漸覺飢疲交加，傷處脹痛，氣終不出，想將小孩打傷，等出了聲，略爲解恨再走，正打得起勁，忽聽塘側，脚步之聲頗衆，偏頭一看，乃是一夥鄉

民，由幾個村童領導着，均都繞葦塘，輕悄悄掩了過來，先進入葦的小孩，也在其內，各持鐮刀棍棒，鋤頭板斧之類，馬琨才一照面，便聽一聲暴躁，賊在這裏，大家快上，跟着一窩蜂似，如飛趕來，馬琨在葦地裏，苦熬了一夜，痛楚飢疲之餘，孤身異地，自是心虛，料是對頭引來。本人必在後面。鄉民強悍，衆寡不敵，如被捉住，有口難分，這頓打先不好受，如再取出兵刃暗器，傷他兩個，光天化日之下，鄉民再一鳴鑼聚衆，更跑不脫，那裏還敢挺身上前，嚇得回頭就跑，那些鄉民，原是小孩引來。馬琨一跑，越富是賊無疑，紛紛吶喊追趕，那葦塘一帶，地雖隱僻，却與官道隣近，附近田裏，俱有鄉民農作，聞警到處響應追截，身後磚頭石塊，似暴雨一般打來，馬琨見狀，越發心慌，不敢再順田岸逃走，逕自落荒，往山野裏竄去，仗着脚程迅速，仍逃了好一會，後來逃進附近山裏，覓地藏起，才沒被鄉民追上，喘息定後，又餓又累，加上周身痛楚，難過已極，包裹已失，衣財俱盡，恐被鄉民認出，還不敢公然出面，後來一摸身上，祇剩有錢許碎銀，強打精神，先尋山泉洗淨頭面，略去身上泥污，又尋到一家山民，將餘銀買了些食物略爲充飢，囊中空乏，又恐被人認出，幸天氣還暖，先尋了一個僻靜巖洞，在山石上睡醒一覺轉來，越想越恨，又不捨棄竹令不盜，打算趕往金華，尋來陳業，二人合力一同下手，剛由山中穿出，巧遇陳業因所尋能人未遇，正往回趕，二人見面，說知究竟，陳業一聽，便道

那些鄉民，不過受了敵人愚弄，心虛作什，昨日我在金華，順手盜了三百多兩銀子，原準備買通老頭子家下人用的，既然竹令，被人誑去落在此地，任他利害，總比老頭子好對付些，難得我二人，早已分開，他祇認得你一個，你率性放大方些，先到大街，將周身衣服鞋襪全數換去，再裝香客，在方岩附近，尋一人家住下，矮子猜你再來，還要用那竹令爲餌，二次引你偷他，給些苦頭你吃，你如不動，他當人前，不會有什動作，等衣服換好，我跟你身後，等遇此人，與我一個暗號，他見了你，定必跟踪尾隨，容他看出你是孤身在此，你將他引向遠處，由我到他窠裏，試上一試，竹令如在，手到成功，否則那東西，放在身上，如今天氣，祇稍留神，隔衣也看得出，我們再設法，或是暗取或是明奪，真要二人合力，也吃他不消，另外請人相助，料無不成之理，你看如何，馬琨雖覺矮子用心思，詎來竹令，必有用處，未必沒有同黨，那酒樓所遇醉鬼，便是勁敵，但是自己需用太切，急切間，更無善法，祇得冒險一試，商量定後，立即如言辦理，侯紹習性難改，自將馬琨困入葦塘，把平素相熟的頑皮村童，尋來幾個，教好應付之法，便連夜趕往南溪，尋到一個能手家中，將老人竹令取出看了，定下後約，趕回問知馬琨，已被村民當賊趕走，料他還不死心，祇不知要這竹牌何用，反正清閑，意欲拿馬琨開心誘他來盜，在廟中擒住，問出細底，再行放走，給錢應泰一個難看，回廟囑咐了老道士

幾話，便即趕出，四下查找，馬琨尙在山中熟睡，竟未遇上，次早出門遇醉鬼奚醒，說要他去，同往酒樓，痛飲一頓，剛剛作別走回，便見馬琨向人打聽，往方岩去的道路，相隔不遠，有一紅臉少年，正由對面走來，看腳底是個練家，侯紹前在南明，原祇偷聽二人談話，陳業並未見過，見少年雖是路人，與馬琨並不認識，手裏又拿着香燭，當是外來香客，輕敵過甚，就此疏忽過去，心還想引逗馬琨，故意約些平素相熟的村童，去逛方岩，走到半途，再退回來，馬琨先見侯紹，沒有跟他，却往方岩走去，猜透侯紹用心，因不知那竹令，是否留在廟裏，回望侯紹走遠，忙把陳業招至拐角僻靜之處，將原定主意改變，令陳業藏過一旁，不問敵人，是否尾隨，祇作不知，逕往三官廟求見，敵人如肯露面，率性借着道歉爲由，打出師父旗號，和他說明，請借竹令一用，這等行逕，照江湖上規矩，人以禮來，雖然敵人決不允借，不過受他幾句不中聽的話，決無他慮，至不濟總可問出姓名來歷，否則也可晒明道路，向廟中道士，打聽一點細底，自己歇了一夜，衣裝全換，昨日村民，又未認清面貌，今日故意走往葦地附近，並無一人指認，大白日裏，好好登門，敵人雖設圈套，自己不鑽，想必不會有什麼花樣，等去後有點眉目，再將敵人引開，驥出不意，由陳業暗入廟內一行，竹令如真在彼，豈不垂手而得，邊走邊想，估量侯紹，必已返身尾隨，格外走得從容，也不回望，到廟叩門直入，這時廟中老道士，剛把黑摩勒和江明

二人送走，問明來意之後，因侯紹行踪飄後，出入不定，有時一出，數日不回，忽然又在他房裏走出，當是侯紹朋友，不敢怠慢，便照適才對答黑江二人的話說了，年老神昏，竟忘了鑰匙，尚在自己身上，將馬琨讓至房中少坐，自往後進，看侯紹回來也未，馬琨昨聽敵人姓侯，還沒想到那就是小鐵猴侯紹，侯紹偏又是一生自負，獨往獨來，從不肯更名改姓，略爲探詢，老道士便自說出，馬琨聞悉大驚，知道此人軟硬不吃，遇上非吃他虧不可，再聽老道士口氣，彷彿人已趕前回廟，把來時念頭，全數冰消，那裏還敢停留下去，老道士一走，趕即抽身逃出，湊巧侯紹見馬琨，公然直入廟內，也想將他誘向後面，擒住拷問，逕繞後牆趕回，見老道士走來，便令出喚來客入內。老道士看人已不辭而別，侯紹得信，囑咐了幾句話，便即趕出，行時懶得再開房門，藝高人胆大，也未進房，取那竹令，等他走後，老道士才想起，虞家有人來尋，忘了告訴忙追出寺，人已去遠，侯紹先當馬琨，乘己不在，入廟採訪道路，再來不問明見暗偷，俱在廟裏，先想看他落腳之所，有無黨羽同來，出廟一打聽，恰巧有一村童路過，看見馬琨由廟內慌慌張張走出，往方岩的路上跑去，當地村童，均和侯紹交好，便對他說了侯紹便照直追趕馬琨，因知侯紹比南明老人，手辣得多，原意尋着陳業，另打主意，本已變計，吃侯紹這一追，馬琨害了怕，路過陳業藏處，不敢相見，人多處不便急跑，回顧侯紹追來逕自落荒飛逃，侯紹由沿途村童

指點，一會便自追上，見他竄向野地，也想將他逼向無人之處，擒問細底，依稀辨出前面逃人影子，便不再急追，祇是緊緊尾隨不捨，直追出十里以外，到一僻崖後面，方始縱身上前，攔住去路，馬琨情急，還想動武，祇兩三照面，便被侯紹點倒，馬琨到是知機，一落人手，立即輸口，說出此行用意，原來那神拳祖師錢應泰（日前錢字誤書陳字，附此更正，業見本書第一集，已出版），自在千秋岩，寒衣嶂，爲天山飛俠狄遁，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曜逐走，率領手下門徒，離去所佔奪的崖洞，先在附近山中暫居，暗命門徒回取洞中複壁內所藏寶物，不料已被惡徒尤嘉先期盜走，鬧出許多事故，又丟了一次大人，自覺無顏再在江南稱雄，他和已死惡徒馬連，原是連襟，外家俱在西天目深山之中，當時忿愧之下，便將所有門徒，全數遣散，自往西天目隱居，馬連遺有一子，便是馬琨，馬妻賈三姑，痛夫慘死，再三託妹子四姑，磨着錢應泰，傳授武藝，錢應泰自從娶了四姑，也生有一子，名喚錢復，本因自己年已半百過去，又娶妻破了元身，怎麼下苦勤練，也非仇人對手，如今兩家幼子，從下練起，將來爲父復仇，實是再好不過，無奈兩子資稟俱差，尤其馬琨，人雖聰明機智，練武却無恆心，仇人何等利害，就把自己本領，全數傳與，尙且非敵，照此如何能行，一晃十年來，正打不起錢約報仇主意，這日山中閒遊，無心中遇見狄家一個對頭，那人姓陳名松，乃甘新道上有名的獨腳大盜，也是十年前，在淳州城內，劫

取一家富紳，不合傷了事主，恰是狄家門人好友，狄遁又恰巧路過，得知此事，苦苦追逼，終於吃了狄遁大虧，幾乎廢命，西北諸省，不能立足，逃到江南，隱姓埋名，居然尋到名師，學了一些絕技，眼看再為精進，便有報仇之望，誰知師父與狄家，竟有一點淵源，不知怎的，忽然識破行藏，不但不肯再加傳授，反極嚴厲誥誡，說他慳練到老，也非狄氏一家對手，去了只有送死，最終竟下了逐客之令，不認他是本門弟子，陳松無奈，祇得辭出，原意師門心法，已得了多半，況且狄進的短處，已從師父口中探悉，祇要再下苦功練上幾年，將師傳專打穴道的暗器手法練成，也還可以尋找仇人一拚，打算先擇一處深山幽靜之地，隱匿用功，聞說西天目風景甚好，地又幽僻，自來尋看，行至中途，遇見一個孤兒，問知父母雙亡，年才十歲，孤苦無依，恰又同姓，自己正因小居岑寂，無人料理瑣事，便把那小孩認為義子，取名陳業，同帶了來，尋到後山無人之處，正在端詳地勢，忽與錢應泰相遇，行家眼裏，一看便知，兩下談得甚是投緣，錢應泰便邀他結隣同住，始而兩人都有避忌，不肯吐出真名來歷，陳松更因對方，是個行家，自己所練暗器，乃師門不傳之祕，恐被看出，偷學了去，連住一起，都非所願，後來還是錢應泰，吐口試探，漸彼此各把真情說出，敵愾同仇，自然一拍即合，不久結為生死之交，併在一處居住，每日早晚，各率兒子徒弟，同練武功，輕易不出山一步，二人功夫，原本各有短長，錢應

泰見聞較多，功夫較深，對於剋制仇敵的短處，却不深悉，陳松生性直率，巴不得多一幫手，便把投師所得，盡情說出，於是二人互相指點，錢應泰雖然年老，又破了禮，到底武功精純的人，一點即透，因此二人，藝業大進，一晃四五年光陰，依了陳松，功夫已然練成，足可尋找仇人一試，錢應泰却比他機智得多，一則年老慮遠，處處都留退步，二則自己以前，與仇人訂有約誓，必須明去拜山，約期比鬥，強龍難敵地頭蛇，何況狄氏一家，連他門人，個個利害，此行實無把握，不比陳松，隨時隨地，祇一尋到狄遁，便可暗中下手，無須自往登門，主客異勢，手還未動，就吃了虧，意欲再得一個可操勝算的能手同往，到時能勝固佳，不能逃了回來，仍可安居。老，以終餘年，再三勸阻，勉強又挨了三年，錢應泰知道狄遁之叔，梁公，俱精劍術，此行雖可單約狄遁比併，拿話封住，使狄梁公父子，不好意思，出面相助乃姪，但是狄家門人，俱是能者，來往又多異人，當時如若徼倖獲勝，這般人必出找場，如何應付，有心先往千松岩，尋找申林，令約狄遁，到江南來交代過節，一則以前曾和人說，二三年內，必往北天山拜訪早已過期，自覺無顏啓齒，更恐把那化名蘇隱居的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曜引來，比起狄遁，更難抵敵，表面上勸阻陳松不可輕舉，暗中却在約請能人相助，所約那人名叫郎騰，原是五台派末傳的一個餘孽，當五台派劍仙勢盛時，也着實出了不少能人，祇因從教祖混元祖師起，便行爲不正，後到

許飛娘這一輩上，更是江河日下，無惡不作，連經三次峨眉鬥劍，吃各正派劍仙，誅戮殆盡，共總漏網不多幾個，多是怖於峨眉青城兩派聲勢，自知不行，到時沒敢隨着飛娘附和，先期隱避，事後更知斂跡，各正派中人見劫運已過，這幾人平日惡行，也未大着，祇要迷途知返，不再橫行，也就不爲己甚，郎騰的師父，武夷由紅棉嶺石居士邢徵，便是其中之一，因有飛娘等，先後輩同門的前車之失，銷聲匿跡了多年，後來居然借着兵解成道，生平祇收郎騰一個，便將所有法寶飛劍，一齊傳授，郎騰埋了迷骨，便到縉雲山深處，建了一座道觀，隱居修煉，守着師誡，並不怎樣胡來，祇是性情乖僻，過於計較恩仇，是個短處，他有一愛徒刁聰與錢應泰，昔年頗有交情，錢應泰出事以後，便想藉刁聰之力，把邢徵搬請出來，不料頭一次，便碰了釘子，嗣後錢應泰，每隔一年半載，必抽空背人，帶了厚禮去往縉雲清虛觀拜望他師徒，一面暗託刁聰，伺機商求，邢徵素抱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主意，家規又嚴，錢刁二人，空自發急，說不進話去，可是每次送禮，那徵都照實收下又覺希望未絕一晃十多年過去，這日錢應泰，因陳松催行甚急，再不去，便要獨自起身，錢應泰被說動，明料邢徵，不會相助，心仍不死，意欲再試一回，便和陳松說了，陳松一聽再細盤問邢徵貌相，和左手背上五粒木痣，不由喜出望外，原來邢徵原籍也是甘肅，乃陳松母黨長親，年才十歲，便被人拐走，家有老父孤姪，全仗陳松之父接濟，事隔

三十年，邢徵忽然穿了一身道裝，還鄉省墓，問知家中境遇，並往陳家致謝，比時邢父已死，姪也成人娶妻，得陳父之助，已成家業，陳松年才九歲，問知邢徵，已是神仙一流人物，甚是歆羨，邢徵也頗愛他，因陳家祇此獨子，不能令其出家，祇給了些輕身益氣的丹藥，便自別去，不久陳父老死，陳松生來好武，父母死後，便投名師，學了一身本領，因家爲自己學武敗盡，便做了獨腳強盜，自從小時一面並未再見，以爲人已仙去，不料隱居在此，當時說完，第二日備好禮物，便即同往縉雲山拜望，這些年來，邢徵見錢應泰，禮重意誠，本已心許，不過與狄家，素無仇怨，不願釁由己開，又因修練正勤，無暇分身，所以不曾明允，事有湊巧，二人前去，邢徵恰命門徒鄒彪，天山採取雪蓮，配煉丹藥，那雪蓮南北天山都有，本不難覓，偏生鄒彪，年少性剛，受了師兄刁聰慫恿，故意走上北天山，去向狄家叔姪尋隙，誰知還未走到九雲頂，狄梁公所居別業，便遇見狄家所養狒狒，大金二金，兩隻通靈的神物，鄒彪雖有一身法術，竟奈何牠不得，末了反吃二狒戲侮個夠，方得覷空逃下山來，把在北天山所得的一本靈芝，也被奪去，這還是二狒，奉有主人之命，不許傷害生人，祇驅逐赫退了事，否則早被撕裂，死於非命了，鄒彪受此重創，不敢再在北天山逗留，改往山南絕頂，採掘雪蓮，又遇見天山大俠，老少年神醫馬玄子的門人郁進，兩下言語不合，動起手來，又吃了些虧苦奚落，氣急敗壞，逃回縉雲，見着師父，

添枝加葉一疊惑，竟說狄馬諸俠，有意爲難，使這野獸出面，自在一旁破法，以示邢徽門人，還不如他所養的畜類，邢徽聞言，不由大怒，恰值所煉丹藥法術，俱已告成，欲往天山，去尋狄馬諸人晦氣，刁聰自是高興，已然稟知師父，想將錢應泰喚來同往，以酬前願，錢陳二人，來得正是湊巧，邢徽本是無德不報的人，何況陳松之父，有恩於他，誼又至親，連同錢刁等人一慫恿，益發志在必行，當下略爲安排山中之事，留下兩徒守觀，率領刁鄒錢陳四人，當日卽行起身，因錢陳二人，不會遁法，難於攜帶，爲求迅速，並便道約一能手，逕由浙江海道，用遁法催舟渡海，經淮河海口，穿入黃河，逆流上駛，直達黃河上游臬蘭以西，然後捨舟而陸，由甘入新，先到哈密，約那幫手，同往北天山進發不提，錢陳二人一走，剩下馬琨錢復陳業三人，除陳業幼遭孤露，飽歷艱辛，性較和讓外，錢馬二人，都是獨子，從小嬌慣，又知父師，是南派武家中，有名人物，生平祇在青松岩寒花嶂，受過一次挫折，從未遇見敵手，各人又從小起，練會了一身武功，都是狂傲性成，不把人看在眼裏，錢應泰頗愛講求飲食，所居離市鎮甚遠，每隔些日，便須置辦，自己怕遇熟人，輕易不願出山，兩小好動，山居寂寞，巴不得借買東西，往城鎮鬧市中走走，去時錢應泰雖囑咐買了東西卽回，不可闖禍，兩小自恃本領，年青喜事，那裏放在心上，開頭還好，去過幾次，便出花樣，始而去時暗向兩家母親討些銀錢，在城中鎮上買些

零食玩物看個草台戲，遊逛會集，尙未過於任性。後來逐漸年長，胆子越來越大，常時與人相打，這一年春天，離山十里的馬王廟鎮上，有了會集，時正承平，四鄉各縣，香客衆多，加上一些趕會的商賈生意人，熱鬧非常，錢應泰恰巧縉雲訪友，被刁聰留住未歸，這時陳松父子，已早到來，兩小竟和乃母明說，討些錢前往遊歷，並還約了陳業同去，陳松雖受錢應泰之託，代管兩小，監督學藝，因三姑四姑，各對兒子溺愛，放縱已慣，兩小已快成人，雖是父執，並未拜門，不便管束，又知兩小出遊常事，自己爲復前仇，正下苦功，也就聽之，三人在馬王廟鎮上，逛了大半日，胡亂飲食一陣，正隨着香客遊人起闕，忽見廟前空地上，添了一擋走江湖賣藝的，擠進人叢一看，賣藝共是兩人，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，正耍着一趟刀，雖是生意人的手法，舞得也頗精熟，場中還有一人，接着又扎了一套花槍，和一些撲跌功夫，樣樣都極花稍，引得四外看客，齊聲喝采，不住往裏拋錢，三人中馬琨最工心計，暗忖這種玩法多好，又得錢多，還有人恭維誇讚，母親小氣每討銀錢，總不夠用，何不與錢陳二人商量，趁師父還有好些日才回，明早偷偷拿些兵刃暗器，來此賣弄，賺點錢用，省得向娘討費事，便把二人拉向旁邊一說，錢復最是莽直，首先說妙，陳業見二人高興，當時未便深說，三人重又入場旁觀，還各給了些散錢，馬琨暗把上場索錢時的一些套子切口，全數記下，直到夕陽在山，快要散場才走，本心想連陳業一

起，陳業雖然從師才祇三兩年，因比二人肯用功請益，江湖上行當規矩，以及南北有名人物，都有一點路數，深知武家不到情急事迫，不肯賣藝，錢馬二人，又是名家子弟，此舉不特丟人，人家先有場子在彼本不需此，無故奪人衣食，大犯江湖之忌，弄巧就是亂子，勸必不聽，祇得推在義父身上，雖不隨往，但也不爲洩露，錢馬二人，知陳松對他管束甚嚴，功課又緊，也就沒有十分相強，次日一早，先把素常用的兵刃暗器，盜運出去，仍以逛會爲名，趕到馬王廟前，那兩個賣藝的，已然先在，圍了不少看客，二人也不去管他，逕在對面空地上，用白粉畫好場子，由馬琨一喊生意口，招了些人來，便自開始，二人原練有一身輕功，長於縱躍，雖沒有賣藝的刀槍花稍，但都是家傳的真功夫，如飛渡長索，竿頂驚猿等等輕功，俱非從小下過幼功，得有真傳的人，不能辦到，看客雖然十九外行，對於真正拳法兵刃，看不大懂，似這樣奇危絕險的真功夫，却是有目共賞，二人爲想開門紅，一上場，便把由山裏斫茶的一根三四丈長，去葉留枝的大竹竿，插在地上做幌子，略爲交代幾句，錢復立即援上竿去，先練了一回松鼠穿枝，在離地三四丈，竿頂竹枝梢上，施展身法，上下盤旋，穿梭飛躍，末了再用重手法，將上面枝梢，一齊斫落單手掌按着頂尖，拿了一個大頂，條地裝着失手，凌空下落，等觀衆失聲驚呼之際，人已比狸貓還快，雙手倒援而下，離地丈許，身子一挺，便倒翻過來，從從容容，立在當場，觀衆幾曾見過

這樣絕技，二人年紀既青，打扮得又漂亮，由不得轟雷也似喝起彩來，錢像雨一般兒，往場中拋去，二人乍得彩頭，喜極忘形，一面再練別的功夫，一面狂傲自恃，說自己是家傳真功夫，與專一混飯騙錢的江湖賣藝不同，用意自然明指對方，其實那竹竿，又高又大，多老遠的人，都能看見，人再在上面一練，不必再拉生意，觀衆自會捨此就彼，那兩個賣藝人，正練了一段花刀，瞥見對面，也有了把式場子，上來便豎竹竿，練起輕功，不多一會，自己這面觀衆，紛紛散去，對面看客却擠了個風雨不透，開場以先，曾向鎮人打聽，當地並無有名武家，和痞棍一流人物，地處鄉僻，賣藝的場子，也不每年都有，忽然來了搶生意的，自己居先，也沒按着江湖規矩，先來遞話，打個招呼，直似有心爲難一樣，見人已逐漸散盡，沒法再往下練，又不願就此被人吃驚，便令一人，守住場子，分出一人，擠入對場觀看，見所練功夫，委實得過高明傳授，學着幾句下地道的江湖話，連討錢都學的是自己腔口，細一諦視，二人昨日曾在場中，看了一日，並無開罪之處，這神氣，又非江湖上人，方自不解，打算散場時，見面套問明白，再作計較，不料馬琨，練完飛索，下來討錢時，又發狂言，直說那兩個賣藝的，是刀槍架子，並無一點真實本領，我二人所練這些功夫，他就不會，來看這人正是昨日練刀少年，聞言大怒，立即縱身入場質問，先還忍氣，按照江湖規矩說話，誰知錢馬二人，全不懂得，錢復性子最暴，自己正在得彩頭

上，疑心他不服氣，前來擾鬧，話沒幾句，漚姓名也未說，便動了手，那少年原也不弱，雙方正猛鬥間，忽聽人叢中，高喝三弟快走，家中來人有事，且讓這廝一步，暫時先不計較吧，少年聞喚立即縱出圈外，大聲喝住道，是好的，明年可去金華北山尋我，老爺身有急事，失陪了，說罷，縱身一躍，便由人叢頭上，飛越出去，馬琨又刁又壞，心恨來人攪場，氣他不過，加以昨日少年，未施展什真本領，當是尋常江湖生意人，少年已然縱身飛出，仍不肯放，意欲暗算，順手拾起地上一隻鋼鏢，照准少年右肩頭打去，口裏大喝，小爺與你留點記號再走，話未說完，鏢先飛出，滿擬必中，誰知少年，並非庸流，早有防備，聞得腦後風生，身子還在空中，回手一撮，便自接去，人落圈外，才回喝道無恥小輩，你們留神，老子此時有事，明年今日你不尋找，我必尋你，馬琨聞聲，還待追出，一則人多擁擠，少年一縱，觀衆見二人動了傢伙，恐出人命或受誤傷，場中立時大亂，人羣一散，已難跟踪縱出，有幾個好事的，更出勸阻，說人家已然讓你，何必追逼太甚，二人祇得拉倒，滿擬重整場子再練，誰知當地民風樸厚，當一人也是江湖賣藝人，這等行為，太無義氣禮讓，又覺人太凶橫，萬一再起什別的爭鬧，受累太嫌不值，當面不願多事，心中老大不滿，互相傳說，一任二人練得多好，除了不給錢的鄉童，再練，看客全都走散，更不再來，二人知是適才一鬧所致，雖然掃興，還以為明日仍可重來，見錢已斂了

不少，還有好些散鏢子，數完所得，又喜歡起來，拿起傢伙竹竿仍令插在當地，興高彩烈，一邊嘴裏亂罵那兩個賣藝的混帳，不是物事，再為碰見，定打他一個半死，年青尤其可惡等語，一邊往廟會中走去，手中有錢，一路連吃帶買，連說帶笑，得意洋洋，鎮上人本就對他不快，瞧見二人掉臂遊行，亂吃亂買，目中無人之概，越當不是善良份子，幸而時際承平，鄰近各縣，沒聽說出過什盜劫案子，當方地保，又是一個忠厚老頭，雖看出二人來路不對，不願惹事，否則早把二人，當成竊盜中人，前去報官來捉了，二人未始不覺所到之處，衆人多半讓避，與別人不一樣，祇說鄉人香客們，見自己本領太大，恐怕碰着誤傷，其實不然，先暗笑他們胆小，後來遇到適才拋銀錢的熟臉香客，為表謝意，和拉明日主顧，特意陪笑點頭，誰知這些人，也無一答理，裝着未見，老早偏頭避開，匆匆走去，連遇多人，多半如此，自覺無趣，也就不再招呼，自去各處遊蕩，到晚方歸，那知地保鎮人雖不願多事報官，却也怕他凶橫惹事，暗中互相誥誡，頃刻傳遍，二人還在睡裏夢裏，次日一早，仍往廟側，竹竿仍立在那裏，等到上去一練，簡直不是昨日境象，練了兩套功夫，不但不似昨日才一上竿，人便一窩蜂跑來，甚至鄉童，不給錢來白看的都沒有，憑高細視，有的還在遠處佇立遙望，有的各自遊行，正眼都不朝自己這面來看，強又練了一陣，雖有遠道初來的香客，因聽傳言，和地人之廟祝，暗加誥誡祇管在場前來來

去。通如未見，氣得二人沒法，錢復還想換些新花樣，再試一會，馬琨已自看透，不會有人再來，立即攔阻，二人俱疑兩賣藝人，暗中使壞，仍不知咎由自取，口中亂罵，收了場子，想尋對頭晦氣，找遍全鎮，俱無踪影，向人打聽，異口同聲，都說昨日早走，問怎無人來看，俱都笑答不知，口敞一點的便告以胆小，怕你們打架，受了誤傷，不敢近前，二人老大無趣，越恨那兩賣藝人切骨，又疑對方，當自己外路人，想等自己斂不到錢，憤而別去，他好再來，對於明年金華北山之約，全未在意，祇想給他一個重創，以出惡氣，每日均往鎮上守伺，直到廟會已完，那兩賣藝人，也未再見，日久恨消，也就淡忘，自從得了這次甜頭，老想乘師父不在，再出一試，錢應泰偏是離山日少，又因兩小年長，教練加緊，每出祇許半日，不能常出，二人每出山一次，多少總愛惹點閒氣，一來就與人打架，習與性成，橫行無忌，鄉民老實，又不知二人來歷住處，無奈他何，日子一久，鬧得附近各鎮市上，人人側目，見了便即遠避，二人先還得意，嗣見走到那裏，都無人理睬，白眼相加，打又打不完許多，又聽人說，再鬧便要報官，雖然不怕，終恐老頭子知道，責罰難受，方覺悶氣，恰值錢應泰陳松一走，沒了管頭，於是又把陳業拉入，少年人終是好事，不幾天，便成了一黨，日常結伴，遠遊城市，高興已極，不多些日，又值高王廟會期，馬琨忽然想起前事，想再往賣藝，弄些錢花，陳業才告訴他，這事丟人，還不如往大

戶家中偷盜，祇不常做，便不會發覺，何苦拿精神氣力，敗了自家名頭。伸手朝下，於是商量往鄰縣，偷了一次，因初出手，心有顧忌，陳業更是深悉江湖情形，預加誥誡，既未多取，偷得也見靈巧，行時還用借盤川的口吻，寄柬留刀恫嚇，事主是個紳富，見未傷人，所失金銀無多，也就沒敢聲張，三人不聽有報案風聲，方自得意，歸途想起馬王廟，會正熱鬧，擬往遊逛，才到鎮上，便見兩個鄉下小孩迎來，把三人拉到僻處，說去年兩賣藝人，昨日命人來尋，問知馬錢二人，常去鎮上購物，想必還來，給了小孩點錢，命如相遇，代爲傳話，已在金華北山，等他數日，爲何不敢赴約，再等五日不往，便要往西天目去登門討教等語，錢馬二人，雖然乃母溺愛，因師父隱居山中，不願人知，如在外惹禍，將人引在家中相打，決不能容，聞言又怒又急，匆匆回家，假作去遊西湖，討了些錢，第二日便往金華北山趕去，到了金華先在江邊鎮上尋一客店住下，準備歇息半日間明去北山的路徑，再行前往，除陳業稍知戒懼外，錢馬二人，都是胆大狂妄，沒把敵人放在心上，落店以後，便同陳業渡江，往城裏遊逛，尋了酒樓，痛飲至夜，才回到店裏，陳業因對方，祇令往北山赴約，並未說出詳細地址，似這樣雙方都不按江湖規矩行事，明日能勝不能敗，吃苦還小，人實丟不起，再三勸告錢馬二人，身已來此，約期未滿，不必忙在一時，可再遲一日，先向近山一帶居民，打聽山中，有無能人隱居，等查出那兩賣藝人的來路，由自己

按江湖禮數，先往投帖拜望，以錢陳二老的威名，對方不會不知，如能套上交情，釋嫌修好，免去干戈，再好不過，真不懂情面，再約時約地比鬥，至少也可稍爲觀查對方虛實路數有個準備，免得一敗塗地，沒有退步，誰知錢馬二人，執意不聽，反說陳業胆小，對方曾經眼見，並無真實本領，至多仗着土居在此，有點幫手或是約了助拳之人，果真這樣，到時也可拿話把他僵住，先尋本主對敵，自己先勝兩場，即便對方人多齊上，真個不敵，也不算丟人，憑着脚程，萬無不能脫身之理，爹爹師父，立誓不報前仇，不在人前出面，打他旗號出去，天山得勝回來不說了，如再挫敗，得知此事，豈不生氣，我們年青人，應該出來闖練，遇敵首先胆小退縮，如何能行，陳業勸說不進，料知強龍難鬥地頭蛇，聽對方口氣，分明已知錢家居處來歷，還敢約人上門，必非尋常之輩，偏生師父平日所說，各方成名人物，並沒有住金華北山的，如本主不濟祇約能手相助，還稍好些，如是個隱名能手，賣藝時並未施展真實本領。照錢馬二人去年那等行爲，去了決無幸理，心中好生估懣，果然次日早起，三人喚來店夥，算還店帳，並問往北山去的道路，才一開口，店夥便答，一切店帳，俱有三相公會過，客人如還用什東西，祇管說話，立時預備，惠鈔却不敢領，三人聞言，甚是奇怪，錢復脫口便問，三相公是誰，陳業一聽，料有原因，恐錢復說錯了話貽笑，忙插口問道，三相公什時來此，店夥似已明白，三人不是住客，微微答道。

三相公如何會自來會鈔，不過說句話好了，昨晚來人說，三位爲尋三相公而來，這到不曉得呢，馬琨已料敵人，故意示威，不禁怒道，不錯，我們是來尋兩個去年在馬神廟會場賣藝人，吃我弟兄趕走的生意人，因爲去年才一見面，便自嚇退，今年約我們到北山相會，大家都沒說姓名，誰曉得什麼三相公五相公，什人要他會鈔，到底他們叫什名字，你說吧，店夥微笑道，怪不得來人，和尋常待客不一樣，連客人的面都不見，就走呢，三相公的名頭，什人不曉，客人要知細底，進了北山，自會曉得，昨日來人祇說，三位當中，有一個姓錢的小拳師，和一個姓馬的，要找三相公，還有一個姓陳的是搭頭，如不認路，可以指引，別的沒說，我們不知細情，恐說錯話，擔當不起，請三位客人，多多包含吧，錢馬二人，見店夥雖是滿臉陪笑，意頗輕視，無奈話說得和氣，不便發作，給錢也不肯收，馬琨還想套問虛實，錢復怒道，他不敢說，還問什麼，這斷既派人來此會賬，已知我弟兄駕到，難道還找不着他麼，快些走吧，昨天酒樓金腿，真好，早點教訓完了這斷，回來再吃一頓，明日好走，陳業偷覷店夥似在暗中竊笑，情知此行，決難討好，祇不知對方連錢應泰都沒放在眼裏，有此本領名頭，何以還會在離家近的隣縣中賣藝，實在奇怪，事已至此，祇得硬着頭皮，到場再說，隨將二人勸住，問明路徑，將包裹留存店中，帶了兵刃暗器，同往北山進發，馬琨機智，雖和錢復一樣口硬，已覺出敵人在本地，名頭高大，不是

能手，也是惡霸一流，此去未必容易應付，心中也是有點情虛，祇錢復一人，趾高氣揚，狂妄到底，三人各有各的心意，又知身在異地，敵人士著，黨羽衆多，恐漏了口，互戒不要多說，一路無話，不消多時，趕到北山，見山內外，山田衆多，正想上前打聽，才進山口，便見道旁一個青衣壯漢，攔路喝道，你們是往老鴉嘴去，見我們少師哥的麼，快快通上名來，好領你們進去，陳業不等錢馬二人開口，忙即搶上前去說道，在下陳業，那是我兩位盟兄，馬琨錢復，他二位以前，和本山主人，彼此在馬王廟，逢場作戲，偶然誤會，事後已然忘却，日前本山主人，令村童傳話，約到此地相會，才得想起，比時雙方見面匆忙，稍會即散，不曾請問姓名，日前傳話村童，祇說北山，也無詳細地點，今早還會店賬，說已被人付去，僅稱主人爲三相公，不肯述說姓名，我等數百里，應約而來，向主人負荆領教，連名姓都不知悉，豈非笑話，我想主人，定是有名英雄，我三人雖是後生，父親師長俱非無名之輩，既承領路，還望將朋友和貴少師哥，尊姓大名見示，也好稱呼，話未說完，來人冷笑道，我姓霍名祥生，你三人所見地主，便是當年隱居天台的雙銅翅鐵腿女丐，花四阿婆，我少師哥三個是他娘家姪兒，前年方從天台，移居北山，你們在馬王廟遇見的，便是大師哥水虎苗成，和三師哥鐵洞箭苗秀，還有一個神偷賽方朔苗成，不在此地，去年少師哥們，因幫一人的忙，將身上錢用光，路過馬王廟，見有廟會，一時高興，

打算換點零錢，買點吃食，回家孝敬師父，本欲祇擺一天場子就走，偏巧三少師哥，想代師父，在廟裏燒幾股香，嫌錢不夠，打算再留一日，弄點錢，等三日燒完香再走，其實我師哥們要用錢，那裏都有，一則仗義助人，分文未留，自用不算，更不願空手回家，所救那人，本留有些做生意用的傢伙，託他順路帶回，又趕鎮上有廟會，正想借用，苗成苗良秀花四阿婆，雙銅翅子鐵腿女丐爲表孝心，用真力氣，換錢買物和敬神，不想被兩個不識相的後生，看紅了眼，學了一點套子，便擺對台，按說已犯江湖規矩，二位師哥，因自己不是以此爲生，不過想看是個什麼路數，並未打算怎樣，才一進場，先聽他隨口傷人，後又不說情理，連姓名也沒問，就逞凶動手，三師哥本意，當場教訓他一頓，偏巧家中有事，師父傳話迎頭尋找，追了回去，行時他們還放冷手，打了他一鏢，如換旁人，豈不受傷，初出道的人，便如此蠻橫狠毒，情理難容，這才約他二人來此，看看他二人到底得着老錢幾分傳授，就敢這等橫行，此事已然稟過師父，你們姓名來歷，俱已盡知，不必再撐出什旗號，因他二人，不通人情，所以我們也沒按江湖過節相待，你今在場，說話也還知道一點分寸，少時祇能知進退，便沒你事，話已說完，快跟我走吧，說罷，撥頭便走，這一套話，何等難堪，如換平時，錢馬二人，早破口大罵，打上前去，無奈三人都久聞那老丐婆的威望，不會見面，陳馬二人，首先胆寒，祇錢復莽撞，心雖內怯，還想回罵兩句，

一則說話人霍祥生已先走，陳馬二人，又在搖手示意，明知身入虎穴，就說兩句，也佔不了什便宜，氣終不輸，略一尋思，仍高聲冷笑道：「姓霍的慢走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我們應約而來，是尋你家主人領教的，你多不會說人話，也不值計較，不會要你看，你忙什麼，霍祥生已走出三五丈遠，聞言回頭笑笑，並未答理，仍又向前走去，陳業情知不能善罷，人是丟定，錢復話已出口，祇得聽之，當下一同加急追去，誰知領路人，脚程飛快，你快他也快，不消多時便落了後，三人見一個領路的徒黨，竟有這等身法，敵人不問可知，馬琨恐再追下去，越發落後，主人未見先輸他一場，不但不好看，氣力還要耗散好些，暗將錢陳二人止住，笑道：「想不到這裏山景真好，時光還早，沒有不見面的親家公，忙些什麼，說罷，同把脚步放慢，指點山景，故示從容，緩步向前走去，前面霍祥生，竟連頭也未回，馬琨的話，也不知聽見沒有，一會便轉過山環，跑沒了影子，這時人家水田漸少，已快到北山深處，到處危峯怪石，清溪映帶，又是二三月間，紅桃逞豔，綠柳搖青，端的山容如錦，景物幽麗，三人表面故作鎮靜，心却忙亂已極，祇顧籌思對敵之策，也無心情觀賞，再走里許，略一轉折，前面便現出一個山峽，危崖翼張，高矗天半，中間一條峽谷，廣約三丈，通體苔痕繡合，間以山花，雄奇之中，添上幾分濃麗，越發美觀，谷逕彎環，雖然靜蕩蕩的，看不見人家煙樹，隱隱聞得犬吠之聲，知隔戰場不遠，陳業看

出無人窺伺，便勸錢馬二人，強龍不鬥地頭蛇；來時我看出錢世伯和家父的威望，都壓不倒他，便知是個勁敵，果然對頭之母，竟是我們去年聽錢伯父所說，江南三異人中的花老太婆，論輩分和本領，那樣也比人家不上，就是認罪服輸，也不算丟人，到了那裏，最好低首下心，仍按江湖後輩禮數，請見對頭母親，祇說少年無知，一時狂妄，並非有心冒犯，特此誠求見，解說經過，請他母子原諒，這樣雖是有點服輸，終比當場吃虧飽受凌辱、要強得多，真要不肯相容，便說起初不知是他，所以冒然來此，現知不是對手，真要當時較量，任憑處治，決不還手，等套出他的話來再另訂日期，一決勝負，也有個退身步，否則我們行爲，本就不對，再如話說不好，使他們恨上加恨，丟人不算，弄巧得個殘廢，還有性命之憂，那是何苦，馬琨早就胆怯，雖覺這樣行徑，太給師父丟臉，心中已自躊躇，錢復却忿然道，拿他那大名望，還倚勢欺人麼，到時我自拿話僵住，言明你們人多勢衆，真要一拚，祇許各找對頭，一對一，不論勝敗，各憑本領，打過一場算數，那耍花刀的兩個，我會親見，老的名望大，本事高，我們不惹，還怕何來，馬琨一想也對，因那日，與鐵洞箭苗秀交手的是錢復，到時仍由錢復上前答話，自己無須首當其衝，如見不妙，再看事行事，敵人姑姪，既知錢家來歷，到時拿話一僵，至多把老頭子，擠將出來，未必使遭毒手，當下附和錢復，不肯照陳業的話行事，陳業不知馬琨用意刁滑，見二人不

聽良言，還自說嘴，發急，祇管尋思，不由落了點後，猛覺後衣襟，被什東西，扯了一下，回頭一看，離身不遠，站着一個老頭，也不說話，手指自己連比了幾個手式，末了又指錢馬二人，將手連搖，意似不要使二人知道，比完忽就平地一躍三四丈，逕往右邊崖壁上飛去，祇一晃便沒了蹤跡，再看他那落處，危崖如削，上下都是藤草苔蘚遮蔽，一色濃綠，祇離地三丈來高，突出丈許大小，一塊危石，上平下凹，離石不遠，有一株尺許粗細的華蓋松，由左近石隙中，盤行曲屈，虬龍般撐將出來，雖不算甚高大，可是枝葉茂密，權幹糾錯，活像一柄大傘蓋，將那危石罩住，兩下相隔，僅祇五六尺高下，壁上這類奇形怪狀的松樹，本來甚多，巖石磊磊，有凹有凸，無足爲異，如非隨蹤注視，極易混過，決想不到，上面有人藏伏，那老頭身相瘦小，穿着一件黃布衫，滿面俱是縐紋，搖手時，彷彿指甲甚長，別無異狀，動作却那等敏捷輕靈，身入重地，大家都在留心，不時前瞻後視，自問武功，雖非高手，也曾得過真傳，竟以三人的耳目，人由崖上縱落身後，並無絲毫驚覺，比完手式，再縱回去，也沒聽一點聲息，真變猿猴還要輕靈多，揣測那手式，是約自己歸途相晤，祇不知爲何不使錢馬二人知曉，這裏已到敵人老巢，外人怎得在此停留，看他踪跡，如此隱祕，必有原因，微一遲疑，方想告知錢馬二人，業已走前了兩三丈，經自己適才一勸，反到有說有笑，且談且走，甚是高興。

同伴落後，也不停立催喚，那神氣好似嫌自己胆小怕事，不打在同夥之內一樣，心方有氣，忽又聽頭上低語道，你年紀青青，不犯跟混賬東西吃苦，去了請要少說，回來我在山口外等你，不許對他們先說，出口就到，快走吧，揚頭一看，仍是先見老頭，又在石上探頭，往下說了兩句，便自縮回，再看錢馬二人又走遠了丈許，祇得趕將上去，錢復聞得脚步之聲，回臉笑道，我當三弟害怕，回去了呢，陳業明見馬琨，先肘了錢復一下，知他自不用功，還恐別人下苦，老防自己因子近父，得了錢家真傳，同是一盟兄弟，祇錢復和自己一親近，他必從中阻梗，這時已到了患難關頭，還要乘機挑撥是非，一賭氣把想說的話止住，笑道，兄弟不過臨事慎重一點，一任二位哥哥搶先，自己臨陣退縮，這類不是人的事，還做不出，即便真個強弱不敵，上去白送，也無置身事外之理，同船共載，到時自知，此時說多好聽，也無用處，錢復還要答話，馬琨接口道，我知三弟，決不會的，莫非我三個，都吃人虧，留一個送信，或是找場也好，陳業知他一半賣好，一半挖苦，心中鄙憎，却不說出，由此和馬琨，互相生嫌不提，峽谷灣環，長有五里，越往前走，谷徑越窄，那出口處，寬才數尺，崖勢益發險峻，三人瞥見前面山口外，現出平野，各把腰帶一緊，正待走出，忽聽吶喊之聲，彷彿外面，聚集多人，心料仇敵人多勢衆，未免失驚，但無縮退之理，祇得壯胆走將出去，到了口外一看，不禁暗道慚愧，原來口外

山環水抱，當中一片廣約頃許的空地，四圍桃濃李豔，花樹成行，燦如雲錦，樹外平疇羅列，片片新綠，俱是水田，農夫們正在豔陽光中勞作，更有二三牧童，騎着水牛，往來其間，南面一條大溪，遠望春波溶溶，水光如帶，溪旁設着兩架水車，一些農婦，各赤着雙腳，在那裏一邊踏車，往田裏戽水，一面唱着山歌，狀甚安豫，北面空場盪頭，聚着數十戶人家，多半苑瓦猶新，好似建立不久，當中一所屋宇，最是高大，右隣空地上，堆着磚瓦木料，聚着不少人，在打基地，吭哨交作，適聽吶喊之聲，實由此發，空場上並無大人，祇有七八個小孩，在彼馳逐，縱躍爲戲，見了生人，仍玩他的，並未一顧，那氣象甚是安然自如，那看出一點準備對敵相打情景，三人見狀，好生奇怪，錢馬二人，方疑不是這裏，村童中有一年長的，偶見三人，停步遲疑，忽然高叫道，你們不是找我三阿叔的麼，四太婆和三阿叔他們，都等久了，還不進去，陳業早看出這些小孩，俱都練過幼功，身法輕靈，忙上前笑問道，我們正是拜望四阿婆的，初次登門，不認得路，請阿弟們領去，話尙未完，只聽有一老頭聲音，在內聞聲走出喝道，何方小鬼在此囉嗦，吵鬧你家老太爺的午覺，三人聞言抬頭看時見那老頭，身材胖大，雖然躬腰駝背，還比旁人，高着一頭，滿頭白髮亂蓬蓬的，加上一部又長又密，其白如銀的落腮鬚，連頭帶臉一齊蒙住，祇露出圓臉上一雙眼角，滿佈縐紋的蠟黃色眼珠，一個又闊又扁的鼻頭，和血紅也似的嘴

唇，此外還有兩條緊壓眼帘的壽眉，長得更出奇，直似兩縷銀絲，又硬又密，由眉梢掛落下來，翹出鬚髮之上，乍看決想不到那是眉毛，面皮深黃，右手缺了兩指，看年歲少說也在八旬左右，一出來便指着三人，開了教訓，錢復初生之憤不怕虎，再給馬琨背人巧激，益發心橫氣粗，見老頭出來，方覺生相奇特，一聽說話這等難聽，不由大怒喝道，老狗休得狗仗人勢，倚老賣老，我三人來此赴約，會你主人，你祇照你奴才本分，快去通報，什事沒有，再如混帳胡說，小爺也不再問你年老可憐，連狗骨頭，都給拆散了，老頭聞罵，先不答言，祇把黃眼珠微翻，望著錢復，滿臉俱是藐視之容，等他說完，才冷冷的答道，真的麼，我不信這幾根老骨頭，會這樣不經拆散，憑你做我孫子，還不夠啦，乳毛未乾，就敢這樣混帳無禮，到也有趣，好在你走不了，等見完本主，我再讓你試試，錢復見他仍立着不去通報，話更難堪已極，實忍不住，怒罵道，大膽老狗，你也禁不起小爺一個手指，還不與我快滾進去，隨說將手朝老頭微微一推，這時連馬琨都覺出老頭異樣，口出狂言，未必好惹，身在強敵家中，對方又是衰邁之人，勝之不武，不勝好笑，許多不合之處，方想插口攔說，錢復已忍不住氣忿，怒喝老鬼，竟敢無禮，伸手一推，本心未始不知主人未見，不應和外人動武，又見對方年老，恐不經打，手上祇用了二三成力，滿擬老頭不倒，也被跌退一邊，誰知手到老頭身上，竟似推在一根鐵柱上去，絲毫沒有動彈，幸

是未用猛力，否則那反振之力，自己先吃不消，知道老頭硬功絕好，方自失驚，老頭霍的面容往下一板，那兩道七八寸長的壽眉，鋼針一般，根根直豎，上下銀髮銀鬚，和門急的大雄雞一般，一齊張開蓬起，身子也似暴長了尺許，三人雖然未盡得父師所傳，畢竟都能識貨，方自失驚，作勢後退，老頭一隻手掌，已然揚起，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，猛聽重門內，有人大喊，老人家，快請停手，太婆午睡已醒，叫他們進去呢，老頭聞言，哼了一聲，將手垂下，身隨僵僵，面上長眉鬚髮，也隨着緩緩收落，漸復原狀，三人看出老頭利害，俱各戒備，仍是目無旁注，那說話人也自趕到，一看，正是先前山口所見引路人霍祥生，見面也不理三人，先向老頭恭身說道，老前輩，何苦與這類無知後生動氣，請回房吧，老頭笑道，也是老三不好，既叫他們來，也不和人說清楚，又沒人引，我正歇晌午，他們未從進門，先就鬼吵，又往裏亂闖，把我老人家驚醒，有胆子來，竟連我這位老祖宗，都不認得，出來問他，還敢大胆，和我動武，拿小錢來說，他們還不是兒孫輩麼，這等混帳，再不管教，沒的長小錢的志，既是四姑要他，且令前去，那兩個與我無干，這小鬼回來，須交給我，如若放走，須知我老人家向來皮氣，霍祥生陪笑答道，其實這次依了大師哥，本來不屑與他們計較，三師哥因他們手太黑，出場退讓，爲事所迫，已然不快，臨去他們還放暗箭，本叫人氣不忿，日前恰巧走走過馬王廟，才叫村童帶口信，以爲他們

日前到期不來，必是知道來歷，胆小害怕，不敢前來，氣已消了好些，正準備過期尋到老錢家中，當面教訓一頓，誰知他們荒唐已極，去年闖了奇禍，竟會忘記，得信想起，到真有種，立即趕來，一百個不買帳，三師哥才決意給他看點顏色，不知怎的，昨晚會被太婆他老人家知道，說起老錢，自被蘇隱君狄遁二人轟走，因追叛徒，奪回所失寶物，爲凶僧所傷，命在旦夕，多虧蘇狄二人，不念前惡，將他醫愈，當時頗知悔悟，回去便遣散門徒，意欲洗手學做好人，不料他和惡徒馬連，是襟兄弟，馬連因暗算狄遁，爲內功震傷，死狀甚慘，再加送屍的人，對馬妻說起死時遺囑，令妻哭求老錢，教他兒子本領，以報前仇，馬妻夫妻情長，約同他妹，向老錢日夕哭訴，連僵帶激，老錢耳軟心活，禁不起愛妻大姨，終日悲哭慙慙，此是他出世以來未有之辱，又將祕藏多年的至寶，和仙書失去，追原禍始，十分痛心，再又想起狄遁相救，全由蘇隱君特爲二人解怨，授意如此，不是本心，事前既極勉強，事後神情，又復倨傲落寞，越想越難受，覺得蘇隱君，爲人忠厚和平，自始至終，祇有顧全排解，未存敵意，可以無怨，狄遁之仇，如就此拉倒，不特難對妻姨二人，自己便從此隱退，也是終身奇恥大辱，於是不多時日，便勾動前仇，誓非報復不可，無奈狄氏三俠，俱精劍術，自己萬敵不住，十多年來，用盡心機，聽說新近才覓得兩個會劍術的能手，同往天山尋仇，不在家中，憑他爲人，也不會有好兒子徒弟，這兩個小人多

不好，此時如若傷他，他反當我們大人不在家，欺他小孩。既已喊來，明日待我親自問話，你們不許胡來；等老錢天山回來，再尋他理論，真要不服我教訓，也自有處，三師哥不敢違命，今早叫我出山，引他三人進來，走到半路，也不知是跑不快，還是故意裝腔，忽然踱起方步，這一慢走，便到了太婆歇午時候，等睡過一晌起來，見人未到，疑心他們冒冒失失，在路上遇見那位窮爺，不要一個銅釘沒有碰透，又遇上一個鐵釘，這位老人家，喜怒無常，古古怪怪。在我們這裏，鬧出事來，不好看相是小，再爲此傷點和氣，更是不值，剛叫我趕去，不想又把你老人家得罪，枉空他們，還是錢家子弟，這樣不開眼，真個少有出見的笑話，三人聽他說個不休，句句刺耳，陳馬二人，還能忍受，錢復性氣剛暴，早耐不住，幾番想要發話，俱吃馬琨，暗中拉手禁阻，心中委實也有一點內怯，祇得裝着冷笑，傲立相待，以示不屑，強爲解嘲，好容易盼到霍祥生，把老頭勸進屋去，才過來，笑嘻嘻說道，你們隨我走吧，剛才走快一點多好，省得又惹得這場是非，錢復實忍不住忿道，朋友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有什麼過節，各人交待，既請來此赴約，任你天大人，龍潭虎穴，我們來此是客，什麼真張沒見，你先閑言語一大車，就我們今天跌倒這裏，祇要有三寸氣在，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終歸後會有期，怎便這樣小看人，倚你們是坐地虎，人多勢衆不成，霍祥生見他色厲粗言，說話沒有筋節，也懶得和他多說話，冷笑道，我這說

話，還顧全你呢，等見完太婆和三師哥，出來就明白了，嘴強什用，少時如不服氣，完事，我再陪你走兩趟如何，錢復怒極心橫，竟欲就此反臉動手，霍祥生已揚長往裏走去，遙望後進堂簷口，已有多人排立，心想今日快落下風，馬琨又再三勸他耐性，免得亂了步數，下好落台，祇得忍氣吞聲，同了馬陳二人，一同走進，連穿過兩層花木扶疎的院落，直達後進，三人見後進，院宇更爲寬廣，當中一排七大間房舍，曲檻迴廊，簷牙高拱，甚是宏敞整潔，兩廊外俱是各色各式的兵器架子，無不鋒利明亮，當中堂屋廊簷下，高高矮矮分立着十幾個青衣少年，俱未攜帶兵刃，先還互相低聲看着來人嘻笑，等霍祥生往堂屋門一走進，立即住聲排列，狀甚肅敬，三人看那神情，明是在此比併，不便隨入，同立院中時候，錢復少年好勝，難關將到，依然是東張西望，指指點點，故作目中無人之概，陳業從遇老頭起，便捏着一把汗，見他祇管做作，對面排列諸人，多半竊笑，無一面有不忿之色，暗忖適才敵人口氣，似與錢應泰相識頗深，如稍服輸便不致大跌，到是那老頭一關，好似難過，到了這時，怎還如此狂妄，當着人，又不好明勸，馬琨更鬼，起初說得那麼義氣，這時不但把頭偏過，反當敵人，做出爲事所逼，莫可如何之狀，錢復見二人不隨聲附和，冷笑一聲，正要發話，忽聽內裏傳呼，太婆駕到，由當中堂屋以內，走出一個身著粗黃布衣服，手持一根粗紅漆拐杖的老太婆，緩步走出，霍祥在之外，身後還隨有兩個中年

婦女，和前見賣藝中，年長的一個，另有一少女，端着一把木椅，到了簷口放下，老太婆隨即坐下，左右隨侍諸人，俱都正色恭立，不敢稍動，陳業偷覷那老太婆，身材瘦小，滿頭白髮飄蕭，臉上滿是縐紋，眼皮微搭，小鼻小口，除一雙老眼，特別細長，幾於斜飛入鬢外，並無驚人之處，面容也頗和善，如非眼見，決想不到當年那大大威名的鐵腿女丐花四姑，就是此人，見這氣派，必非善與，方向錢馬二人遞眼色，令其按照先前所說，一同上前，以禮參見，花四姑才發話道，那個是錢應泰兒子門人，叫他過來，霍祥生忙即應聲，錢復已不等招呼，手朝陳馬二人一招，挺身上前，略打一恭，便上前說道，子不言父名，這是我師兄弟馬琨陳業，我名錢復，祇爲去年馬王廟 見有兩人賣藝，因是外行，一時見獵心喜，照樣立了一個場子，賣藝取笑，本是兩不相干，不料那兩人中，有一年輕的，自不施展，却看旁人不服，下場吵鬧，動起手來，他約我今年來此，以爲不相干的事，已早忘記，日前又叫村童帶話，應約前來，直到今朝，才知他是老前輩的門下，想當初雙方都是不知誤會，引起爭鬥，既與家父相識，想必不是外人，如能解忿相交，固是心願，否則老前輩，這大名望，也不會以大壓小，就請吩咐，一對一，各尋對頭，分個上下，一場拉倒，敗了任憑處治，決不縐眉，如若僥倖得佔上風，便由我們自走，不得倚勢阻攔，公平交易，老前輩以爲如何，花四姑冷冷答道，你們當初狂妄無知，我已深悉，也不值與你說

理。本意稍爲做戒，誰知你們過於胆大冒失，來時又將我一位老友得罪，諒你一人，也經不起兩次生活，不要你和我兒比鬥，你也不服，可是他平日，雖然不肯下苦用功，我那家傳鐵手掌法，想必也有耳聞，以前因奉我命，不是遇見深仇大恨，存亡交關，不許隨便施展，去年動手時，因看你年幼無知，不似有心爲難，未下辣手，後見你們行爲，太已可惡，剛想施展，又被我派的人喚止回來，走時你們還用冷手，打他一鏢，有何仇恨，下此絕情，如換旁人，豈不送命，今日見我，還敢發狂，就此拉倒，情理難容，你休看我名高勢衆，決不倚強欺弱，這一場你先難過，還用別人壓，不過冤有頭，債有主，當初我兒，祇見兩人，如今多出一人，如是有心助拳，我也憑你挑選對敵，否則祇作旁觀，與他無干，還有那發鏢人，最是可惡，却更容他不得，是否你那同伴，也須先爲說出，免累旁人，馬琨偷覷花四姑，說到末幾句，白眉下一雙細長眼睛，突然睜開，青瞳炯炯，精光外射，看神情對那發鏢人，忿恨已極，知道難逃公道，無法抵賴，欲待挺身自承，又無此胆量，方自驚疑不決，饒復暗忖去年和苗秀交手，也頗是個勁敵，誰知他還有利害掌法未露，如無真實本領，這老花婆必不發此狂言，看來今日，多一半要落下風，既是一對一，老花婆不能說了不算，樂得充回好漢，把事全攬在自己身上，勝固得脫，敗了也可放走陳馬二人，免同受傷，萬一自己不能脫身，或是傷重身死，還可歸報家人，設法報仇，念頭一轉，便搶先答道，大丈夫敢作敢當，鏢也是我發，他二

人原當我與江湖上人爭鬥，特意陪我同來，意欲從旁解勸，既然講好，各尋對頭，一對一，一場拉倒。你們又不倚多爲勝，要他二人上前作什，如說助拳，還有你們人多嗎，不必多言，請把三令郎喚來，分一高下好了，花四姑冷笑道：你倒光棍，我成全你的義氣，就算是你一人所爲，暫且便宜那無恥小人好了，隨顧左右，喊三官來，立有一人應聲而去，馬琨雖然刁狡，畢竟出道未久，天良還未喪盡，想起以前所爲，全是自己起意，有禍却任錢復一人承擔，再聽對頭語氣，明已看出真偽，相形之下，太已難堪，再說實也問心不過，方想白白，四姑已命人往喚苗秀，停了一停，又想此時爭做好漢，平白吃虧，苗秀曾經會過，錢復未必便敵不了，自己登場，換一別人，必比苗秀還要利害，先既未認，這時認了，徒增笑柄，二弟明是想我二人脫身，好便報仇送信，目前勝負未分，焉知必糟，莫如先看一場，真要爲此一鏢，吃人大苦，再挺身自認，也還不遲，何苦又饒一個，陳業在旁，實看不過法，便朝上恭身施禮道，老前輩暫請息怒，小姪陳業，家父陳松，我二哥錢復，年幼莽撞，一時貪玩，得罪這裏三相公，適聽老前輩之言，與錢世伯，頗有交情，老輩何必與小輩一般見識，還望高抬貴手，念其事出無知，等三相公到來，由小姪勸錢二哥與他陪話，就此說過算完，真氣不出，小姪等三人，異姓骨肉，義共生死，情願代他領責，任憑處治好了，花四姑說道，你父親前在在雍涼路上，與我會見數面，人頗義氣直爽，看你說話，果與他們

不同，錢復雖是可惡，也還有點義氣，像那人面獸心，藏頭露尾之輩，日後自有報應，我還不屑教誨呢，看你父子情面，命三兒下手留情，不使他殘廢就是，不過須略吃苦頭，使知儆戒，我老朋友這一關，他却難過呢，沒你什事，立過一旁，事完回去，想法求人便了，說時，錢復仍自發狂怒說，我自敢作敢當，祇要公平交手，說出算數，死也決不縲眉，我錢家子弟，從來不會與人陪禮，花四姑也沒理他，陳業知難挽解，便謝道，多謝前輩盛意，但是小姪等年幼初出，門房那位老前輩，尊姓大名，全不知曉，可能見告麼，四姑道，他向不願人提名道姓，他那白髮白眉白鬚，便是名號，你回去一打聽，就知道了，陳業還要往下追問時，苗秀已隨人去趕來，陳業尙是初會，見那苗秀年祇二十上下，貌相甚是英秀，衣履也頗整潔，決不似和人打架神氣，一逕走向四姑面前說道，兒子因聽祥生回說那廝路上裝腔，還得些時才到，娘正歇午，吉老先生今日是要往蘭溪去看朋友，不肯多耽擱，心想機會難得，正向他老人家討教呢，那廝見了娘，有什話說，肯服輸麼，花四姑道，這小鬼又笨又橫，全不知天高地厚，我這裏事還未完，進門時，又把那位老人家得罪，祥生久等不來，趕出看時，老頭子三白已一齊飛起，一個不巧，怕不要他小命才怪，適才見我，又是滿口大話，就此責罰，他必不服，老頭子性急，又立等要人，故此命你，和他見個高下，祇他得勝，便算我兒學藝不精，自找無趣，非但別人不許再上，我還

命人送他出山，由我親勸老頭子，暫時停手，等他家大人回來，再說，否則事完，再交與老頭子去，那鏢他已攬到自家身上，不過照你所說，動手時情形不像，這倒是他義氣的地方，我老太婆眼裏，不進一粒沙子，這暗算人的，最是可惡，暫時成全他的義氣，將來你們彼此終有相逢之日，今日他既縮頭，且自放過，這廝魔難尙多，我兒點倒爲止，不許傷筋骨，免他少時吃苦頭，承當不起，就上場吧，錢復聞言，祇是冷笑，苗秀先不理他，聽完四姑的話，才回身打量了他一眼，笑嘻嘻道，去年馬王廟，臨走打我一鏢，也是你麼，這次與上次不同，莫要代人抗木梢啊，錢復怒道，不管是誰，反正有我承當，少說閑話，動手就是，苗秀道，去年你年青初會，我娘因朋友太多，恐和我一樣，都是新出道的後生，怕傷了兩家老輩和氣，我弟兄一時高興，又非指藝爲生，故此上場未下辣手，誰知你們，趕盡殺絕，今日之事，全由那一鏢引出，你還同有朋友，我娘的話，已然事先講好，勝負祇此一場，你在客邊，帶的傢伙，如不合用，我這架上，兵刃暗器，任你挑選，我也沒什麼真實本領，祇不過從小學會一點花刀毛拳，和家傳幾手掌法，雖會袖箭，娘不許用，你要用時，我還可以借予你去玩玩，現在話已說完，拳脚兵刃，悉聽尊便，祇你夠得到，挨次全比也行，並還給你一個便宜，無論你會多少，我那怕贏你十次，祇有一次比輸，算你贏，旁人決不下場，省你說我攔門欺人，你看如何，錢復那知苗秀，平日雖和他一樣，自

特聰明，不大用功，本領却比他高，去年回時，又受乃兄激勵，說對方本領不弱。你既約人來此比鬥，到時如若不勝，我家威名，豈不掃地，後又命人窺探，知是錢應泰名人之子，益發有了戒心，暗中下苦，勤練了一年，本領大為精進。錢復仍自荒嬉，兩下相差，何只一倍，這時吃苗秀一奚落，心中忿怒，氣更浮躁，添了敗着，心想花家鐵掌，雖然聞名，家傳神拳，也非好鬥，父親曾說，自己所學，雖祇家法十之二三，尋常武家，已能抵敵，尤其這類拳法，一入手先學封閉，最精防禦，敵人手法，任多利害，祇要不安進攻，難於挫敗，去年和敵人曾經交手，雖未分出高下，好似也無什出奇之處，仍以先比拳腳爲是，看他百忙中，飛身接鏢情景，暗器必有功夫，不比最好，便怒答道，公平比鬥，什人要佔你便宜，先比拳腳，後比兩項兵器，兩敗一勝，便算是輸，我先領教你家鐵掌好了，苗秀笑道，這樣你更沒什生路，非輸不可，那傢伙也比不成了，你太吃虧，還是換一樣，末了再比拳腳吧，錢復大怒道，要動手就動手，那有許多廢話，如被你打倒，怨我學藝不精，不要耽誤辰光，說罷，將背上單刀取下，向陳業拋去，喊聲快脫衣服動手，苗秀見他長衣脫去，腰間微凸，知帶有軟兵器，一面從容脫去長衣，又笑道，你那身邊，還帶着別的傢伙，如想動手時，一同應用，不必講了，要是無用，何不取下來，交給你的同伴，也輕鬆一點，錢復圍的，原是一條蜈蚣軟鞭，因是百練精鋼，和上金銀，祕法打就，能剛能柔，

斤兩不重，本意家傳絕技，尋常武家，直未見過，比完頭場，再突然取出，使敵人見了心驚，所以不曾取下，原未打算同時施展，一聽苗秀語氣，好似挖苦他要在動手時，取出暗算，忙即摘下怒冲冲說道，你看這條軟鞭，還有套子，能在動手時取用麼，我因帶慣，忘記解下，你這樣說法，我將他放過一邊，省你多心，隨又脫手，向陳業拋去，花四姑自然識貨，一見錢復，由腰間摘下一條長蛇也似的圓皮條，長約七尺，兩頭微大，那軟的東西一抖便直，陳業接過，手握兩頭一灣，便向腰間圍成兩匝，粗才比酒杯大不多少，看剛勁隨柔韌無不隨心，又聽是條軟鞭，知道內中藏着一件形奇利害兵器，急切間設想不到來歷，當場不便索觀，不由多看了兩眼，陳業見四姑對鞭注目，暗忖此鞭，乃錢世伯當年防身利器，平日什襲珍藏，極爲寶貴，從不輕用，也不輕與人看，祇爲鍾愛獨子，去年新春，和世伯母談起世兄不肯用功，所得家學有限，爲想他多學一件防身利器，取出傳授，世兄因知此鞭珍奇，初練時，居然下了好些日苦功，將解數學會多半，常和父母絮聒，說用別的軟鞭代練，不能起勁，非要真鞭練習，世伯見他習鞭頗勤，也甚心喜，方許常時取用，祇再三叮囑，說他本領不夠，此鞭名望太大，恐外人見了生心竊奪，練祇管練，不到時候純熟，盡得家傳本領，萬不可帶出山去，行時重又誥誡，命每日練後，交給乃母收藏，最好先用別的代練，等天山回來，再行取用，世兄爲人無恆，近半年來，已不似初得

時下苦，還是自己見那鞭法神妙，每日借來，背他父母練習，他祇應名，三五日也不演習一次，馬琨爲此，心還不快，來時偏又勸他，瞞着乃母，偷偷帶出。壯胆驚敵，昔日世伯祇說此鞭來頭甚大，單那皮套，便是雲南苗山中，烏金藤所製，藤性奇毒，未製以前，觸手便爛，產自深山絕頂，堅而柔軟，刀斫斧劈，均難折斷，火又燒他不燃，取製無不艱難，產處又多毒蛇惡蟲，人不易近，苗人用祕法泡製成鞭，毒蛇猛獸，一見這樣藤鞭，立即逃遁，跑不及的，吃苗人打中，多堅強的蛇獸，也要傷筋動骨，再如留着半截毒性，不令泡失，傷處更要潰爛入骨，真比苗人慣用的刀子，更利害得多，祇是產量奇少，幼藤細才如綫，比鐵絲還要堅韌，長却僅三四寸，除奇毒外，不能製物，過了一尺，再難長大，苗人心急，又重取毒，不論大小，見即掘取，照此鞭套極長，少說也有三四百年，所以珍貴非常，雖然製後毒性已失，年久越發堅韌，非有干莫一類刀劍，不能斫傷，尋常兵刃，碰上便即捲口，功效不在此鞭以下，祇惜製後太軟，非軟硬功俱臻上乘，不能與鞭分用，以後遇敵，如非深仇大恨，情勢危急，無須將鞭拔出，連套使用，也比別的兵器勝強得多，說得那塵珍奇罕有，對於來歷詳情，却是支吾不吐，世兄問過兩次，反受申斥，其中必有難言之隱，老太婆如此注目，就許是能知底，心存覬覦，也未可知，今日情形，世兄定吃敗仗無疑，照約敗後憑人處治，此鞭如在他手，難保不被強奪，豈不可惜，念頭一轉，也留了

心，準備少時設辭應答不提，這時錢苗二人，業已打在一起，初上手時，苗秀成心嘔他，又爲證實去年未用煞手之言，且鬥且說，姓錢的，我爲請娘觀看背後能守母教，這便是去年和你初會，所用幾手毛拳，不是家傳掌法，你看沒二樣吧，有什煞手，趁這時施展，還許檢點便宜，略佔上風，再不下手，等我換了掌法，你就要跌倒了，錢復先見苗秀本領，和去年初會，相差無多，心中暗喜，益發加急用煞手進攻，打了一會，不分勝敗，聽敵人又出語奚落，脫口怒喝道，姓苗的，你有本領，祇管施展，說這些便宜話作什，苗秀笑道，是真的麼，那我就得罪了三照面以內，不叫你倒，我不姓苗，說罷，略一招架，條地長嘯一聲，往後倒蹤出去，錢復畢竟得過高明傳授，起初忿火頭上，出語不曾思索，聞言猛想起，敵人掌法，尙未施展，既說大話，必要換招變式，也留心了，見苗秀往後倒蹤退，更不怠慢，忙卽施展家傳本領，雙脚尖微一點地，兩臂一分，連身縱起，一個翔鷹撲兔的身法，雙手由分而合，由餓猿摘果，暗藏盤花蓋頂的家傳三煞手，跟踪縱撲過去，這一下運足全力，恨不能手到成功，將人打倒，身手也頗矯捷靈速，連陳業替他捏着一把汗的人，都想不到敵人會自現破綻，吃他乘隙施展本門絕技，勝算要佔多半，方自代他暗幸，誰知苗秀故意如用此誘敵之，計身法竟比他還要快，倒縱出去，脚尖才一點地，早又朝前縱回，身子離地，才現出解數，兩人恰好撞上，勢又都急，錢復瞥見敵人，忽又縱迎上來，還在妄

想用本門絕技取勝時，不料苗家掌法，慣於死中求活，險中取勝，動作快極，他這裏雙手剛朝前一迎，猛覺掌風勁急，迎着前胸打來，暗道不好，吃苗秀分花擺柳，隔開來勢，緊跟着推窗望月，雙掌微朝錢復前胸一按，喝聲道着，錢復立被打中，當時眼前一黑，兩太陽直冒金星，再也禁受不住，凌空倒仰出去，苗秀就這胸前一按之勁，人又高起數尺，狂風斷箏，兩腿一分，逕由錢復頭上飛過，搶向前面，反腿朝前頭一踹，方始輕輕縱落，錢復本朝後倒，經此一踹，又改朝前，直似提線傀儡一般，歪歪斜斜，跌扒地上，幾乎暈倒，說時遲那時快，雙方同時縱起，才一接觸，晃眼之間，便分出勝敗，跌倒了一個，苗秀縱落地上，指着錢復喝道，姓錢的，拳脚已分上下，有什別的花樣，祇管上手好了，花四姑本想令二人，再比一回兵刃，好看那皮套內，所藏何物，不料忘了出聲示意，苗秀下手太急，雖未使錢復重傷殘廢，這一掌一踹，着實不輕，等陳馬二人搶過，將他扶起，人已頭暈眼花，胸脅鉅痛，微一用力，腰便酸痛欲折，知已岔氣，休說敵強我弱，再比兵刃，力已不濟，樂得放光棍些，暗握陳馬二人雙手示意，不可失言妄上，徒自取辱，聽苗秀發話，強提住氣，雙臂一揮，甩落二人，挺身叉手，大喝道，姓苗的，滴才說過算數，拳脚不分勝敗，自然要比兵器，現敗你手，死不縋眉，決無二言，祇有三寸氣在，終有相逢之日，何在今天，你如發狂，多說閒話，休怪小爺罵你，隨告陳馬二人，三弟大哥，請先回

去，不必管我閒帳，祇不使阿娘知道好了，說完，人已不支，花四姑見他雖被打敗，氣終不餒，聽到末句，頗有憐意，又看出略受內傷，氣已岔住，見苗秀張口，又要發話，忙使眼色止住，親身下階笑道，看你不出，倒還光棍，隨說將手一伸，陳業知老的下手更辣，當他聞言發怒，自出處治，一時情急，忙側向前面，口喊老前輩，高抬貴手，暗用真力，往上便擋，底下話未出口，四姑笑道，你錯會我意了，他已受了點內傷，如不早治，便有三丈氣在，將來也報不成仇了，年青人這等氣盛，何苦自找苦吃呢，說時，手仍照舊伸出，朝錢復前後心，微按了兩按，順勢往腰脅間一理，陳業手擋上去，竟自彈回，紋絲未動，方知利害，退向一旁，不敢多言，錢復一聽身受內傷，盛氣爲之一餒，心想關係一生不小，且忍氣由他治好再說，雖不輸口，却未倔強，等四姑按下去，先覺傷處臟腑振動，又換了一樣痛法，胸略舒暢，不似先前劇痛中，還帶着扭結酸脹，按過兩按，手再往下一理，立覺氣血舒暢，腰間酸扭若失，胸前如釋重壓，祇胸骨還在隱痛，餘者已減輕許多，身受重傷，還受敵人醫治，並還有一難關未過，尙有下文，不能脫身，這母子如此本領，門前所遇老鬼，定不好惹，說不定還有凌辱，端的急不得，惱不得，滿臉慚惶，做聲不得，四姑笑道，你今日雖然被三兒打敗，照此行逕，祇不過平日不知下苦，年少無知，尙沒給你父親，丟什大臉，看你爲人忠厚，以前定受小人愚弄，才致於此，如能由此愧悔發奮，焉知

今日，不是你的好處，這裏已算交代，異日報復與否由你，可是我那老朋友，性情倔強古怪，你惹了他，必吃大苦，他爲人更狠，不似我雖惡名在外，到時還有商量，如今年老退隱，對於後生小輩，更能容讓，如能聽我忠言，他也喜歡那硬漢，見時不服輸無妨，任他暴怒辱罵，祇管還口，打由他打，你祇不動，千萬不可還手，否則任你是什來頭，也非殘廢不可，他那兩道長眉，往上一立，便是怒極，更須留意，可說我無心得罪你，不錯，但我找的是姓苗與你無干，誰叫你自己出頭，將路攔住，我又不知你是什人，現在我被苗秀打敗，言明任憑處治，身受內傷，也無力和人相打，死活任便，決不還手，他照例永不出手先打人，奈何你不得，氣又不出，不是將你放在他房內，故意放你逃跑，他好動手，便轉交給我，等你父親到此要人，給你父子一個利害，或令你父打你半死，不論如何你都逃走不得，否則不死必落殘廢，如能交我代禁，你不特吃不到虧，祇稍知悔悟，還可學些乖去，我因不便說他真名實姓，你那兩個同伴出去向稍有年紀的江湖上一訪問，祇說出此形貌，便即知曉是誰，如能訪出他的兩個老友，一言立解，再不祇好等你父親回來，但我料你父，北天山之行，十有九敗，狄遁不比蘇隱君，能回故鄉與否，尙不可知，雖然已久，我也能爲說情寬放，那就三年五年，日期難說了，信與不信，也在你自己，忠言說過，該命人送你走了，又對陳業說，你二人速出設法，此地不可久留，同見老人，更是有害。

陳馬二人，知強不得，因見四姑意轉，隨口應謝不迭，錢復到此地步，啼笑皆非，強答了句多謝你老人家指教，底下再說不出，陳馬二人，各自含淚，向他寬慰，錢復笑答，死生有命，大哥三弟，最好暫時不要同回，或是代寫一信，或是差人回去，就說遊杭，遇見老輩中能手，拜師學藝，設辭支吾，千萬不可令阿娘阿姨知道，馬琨見花家諸人，都以白眼相看，甚是鄙夷，急於早走，陳業偏是不捨，又想陪去同見長眉老人，看了下落再走，後來還是花四姑說，你們同見，無益有害，錢復又再三攔阻，方始作罷，四姑原命霍祥生送出，苗秀道，錢朋友人到血性，不似那種欺軟怕硬，敢作不敢當的鼠輩，祥生送陳朋友，和姓馬的出去，我自送錢朋友，去見老阿伯好了，祥生道，你肯送錢朋友去，自然要好得多，我們走吧，錢陳馬三人，隨向四姑各打一躬作別，由苗霍三人，分別率領，往外走去，陳馬二人，隨祥生先行，陳業終不放心，走到前門故把脚步放慢，意欲窺探動靜，因霍祥生搖手示意勸阻，馬琨已常先走出門外，祇得隨同走出，到了谷口，祥生笑道，今日錢朋友，會得我師父憐惜，真大便宜，我們這一段，已算過去，他有三師哥同往，祇要稍爲留神，決無大礙，陳朋友頗有義氣，人也明白，快點出山，照我師父的話，請人來此，救他回去，我不再遠送了，說罷，微一抱拳，便自走回，馬琨適才備受輕賤譏嘲，又見花苗霍諸人，祇和陳業一人對答，無一理睬，以前怨惡錢復妄爲，陳業俱所深悉，臨難退

縮，實在無詞自解，心中愧悔，又急又氣，走在路上，越想越難受，陳業見他不住唉聲嘆氣，一言不發，心想如今錢二哥，陷身花家，吉凶難保，錢世伯和父親，隱居多年，一些父執能手俱祇知名，從未見過，平日情勝骨肉，說得那麼義氣，三人同出，祇回兩人，有何臉面去見二哥母親，設辭寫信，僅能哄過一時，終非了局，何況二哥性情太暴，萬一夜長夢多，有什、測，豈不生死愧對，大哥人雖陰刁，不夠朋友，但他會出主義，當此急難之時，多一個人商量也好，莫不剩下兩人，再生心疑忌，鬧得事更棘手，仍以敷衍商量，合力同心爲是，四顧無人，便把馬琨喚住，在谷中尋一僻靜山石坐下，說自己也是知事無濟，不敢妄上，先拿話把馬琨的心安住，然後以義相激，共商營救之策，馬琨被感動，指天誓日，祇能把錢復平安救出，任受千萬辛苦，也所心甘等語，陳業看出他天良發現，才說我三人共死生，當時不動手，是恐全數失陷，不可收拾，難得二哥知機，把事一人攬去，大哥又能忍辱，未致一敗塗地，更無救法，爲今之計第一須先打聽那長眉毛老頭，是什麼人物，請出誰來，可以營救，第二是在晚來人靜時，暗往花家，窺探一回下落，二人分途行事，大哥以爲如何，馬琨明知敵人對己厭惡，如往窺探，一被發覺，便無倖免，身是長兄，不便捨難就易，如說此舉太險，又恐他道胆怯，方一沉吟，陳業料定他不敢再往花家，本是借此支開，好往見來時途中所遇異人，忙又說道，我看對頭，因去年我沒在

場，相待還稍客氣，就被發覺，也可免害，大哥却去不得，我看大哥先去打聽，我在附近村落中，買點吃的，夜往一探，今晚明早，金華江邊，見面再議好了，馬琨聞言，自合心意，陳業便與他立即分開二人分途，可多幾處查訪，議定分別，馬琨因往山外查訪，又因金華城內外，住有錢應泰一個老友，以前也是成名人物，頗有交情，雖然不曾見過，事急往投，說明原委，也許允為出力相助，一分手，便急忙趕去，陳業等他走遠，先趕往異人棲身的谷壁松石之下，低喚了兩聲老前輩，不見答應，縱上突石一看，半壁腰上，還有一個石洞，大祇方丈，洞口更小，僅容一人低頭出入，那株古松便由洞側石隙中竄出，虬幹盤紆，枝葉繁茂，宛如一個曲柄傘蓋，連洞口帶洞前突石，一齊低處，近根橫幹上，松鱗去二尺來寬一塊，露出白木，甚是光滑，分明有人常在那裏落坐之狀，洞中祇有一短矮竹榻，也因為用年久，又滑又亮，貼門一白木條案，一個坐人的石鼓，案頭有一石燈檠，另用石片架着一個小黃泥爐，爐中炭火未熄，旁置陶製一壺一碗，一塊大端硯，以及紙筆之類，均極精雅，壁角有一小缸清泉，一小缸米，幾件零星炊具，洞淺面陽，日光斜射，松影當門，清陰滿地，並不怎樣昏暗，陳業在洞口探頭，略望了望，看出人去未久，不敢冒昧妄入，知異人已往山口外相待，估量馬琨去遠，忙即縱落，飛步趕往，出口四望，農民忙於春耕，正在田裏操作，時見三五村童，橫騎牛背，往來於桃柳相間的田岸之上，祇不

見異人踪跡，以爲來遲錯過，心中惶急。口外村鎮頗多，歧路四出，正不知往何方尋好，忽見路側二村童聚語說笑，一說那陌生人，小老頭應該給點苦頭他吃，一說小老頭真有本事，也沒動手，就把他甩出去兩丈多遠等語，邊說邊拍手，又笑又跳，甚是起勁。陳業聽那語氣，好似有一生人，由山內走出，遇一小老頭，不知爲何爭吵，生人強橫，首先動手，連跌兩交，狼狽逃去，想起馬琨，適自山中走出，那異人又生得瘦小，所說極爲相似，心中一動，忙湊過去，笑問小弟弟講點什麼，這樣有趣，講不我聽，停歇請你吃糖，說罷便抓了幾十個銅錢遞過，二童齊喜道，你這陌生客人真好，我講我講，一面接錢，都搶先要說，陳業勸住，一一盤問果然所料不差，二童說的小老頭，正是適遇異人，人祇知他在北山深處居住，起初當是花家住的外客，問他，却說憑那老花婆，也配請我到他家去住，花家姑姪師徒，威名遠振，雖不逞強欺壓鄉民，可是有人招惹，也不輕饒，當地人民，都尊稱四太婆，苗氏弟兄，都稱相公，從不敢道他家一個不字，見小老頭公然大聲喝罵，不敢再行盤問，因他身量瘦小，又不肯說姓名，都稱他做小老頭，性情古怪，大人們都不愛理他，山口外有一望山鎮，面山瀕河，環柳成行，人家均甚殷富，河邊有一老處女蔡一娘，賣火肉燒賣和餛飩，味甚鮮美，每日清早，和傍晚出賣，過時不賣，一娘帶一十四五歲的養女阿婷同住，小老頭是他老照顧，差不多每日必有一次，母女二人對待顧客，

總是冷冰冰的，給錢就賣，不賒不欠，也不多話，鄰里更不來往，獨和小老頭，一見如故，有說有笑，每去必加意精製，任其飽餐，去晚收攤，還破例蒸煮，三人同食，也不見討錢付賬，有時小老頭吃完，趕上一娘母女有事，便去河岸青石板上大睡，馬琨想是餓，向人打聽，尋到蔡家吃燒賣，因見阿婷美秀，說話不規矩，恰值小老頭走來，故意把一碗餛飩，潑向馬琨身上，馬琨不知有因而發，見老頭手持銀子甚多，索賠不允，動起手來，連跌兩交，方始見機逃去，老頭代人出完了氣，因蔡家生意正忙，仍去河岸上睡覺，村童來時，尙未見醒，陳業聽完前事，忙即問明途徑趕去，到了一看，蔡家共是四間竹樓，上搭茅頂，門外圍起兩丈方圓的竹籬，種有不少花草，樓宇院落，收拾得甚是整潔清雅，並不設肆，祇在籬外，放着一付大挑担，一頭蒸燒賣，一頭煮餛飩，現賣現蒸，籬上掛一木牌，上寫蔡家點心，清早下晚兩次，過時不候，風雨停業，下面小字，註明燒賣每件一文，餛飩每碗五文，價目先惠，不賒不退，字甚秀挺，這時正是下午申酉之交，附近富戶，好些命人持盒候買，聚有十多主顧，蔡一娘年約五十多歲，親自當爐應客，阿婷不時由屋內，端了先包好的生燒賣，走出上籠，客多主少，依着付錢先後，如數拿了就走，並無一人爭執閑話，再看小老頭，果在前面不遠的河岸上，仰天而臥，睡得甚香，不敢驚動，見顧客也有一半，立等出籠現吃的，各自贊好，香氣撲鼻，陳業正覺腹飢，便照村

童所說，取了數十制錢，放在担上笑道，蔡老板，我買點吃可以麼，一娘正往鍋中下餛飩，聽人問話，搖頭道，時光快到，這些都是先付的，賣完收担，明早來吧，說到末句，一抬頭見是生人，端詳了兩眼，笑問客人，從什麼地方來，陳業答說，由北山望個朋友，來此拜望一個老先生，正遇着他睡覺，不敢驚動，肚皮有點餓，走別處去，又怕醒來錯過，既然賣完了，下趟再來買吧，說罷，取回担上錢，轉身要走，一娘道，小官人不要忙，你尋那人姓，在那裏住，陳業不說不知小老頭姓名，便答這位老人家，在前面河灘石上睡覺的就是，一娘越發喜道，客人阿是姓陳，這一來，你有得吃了，你尋這人，是我家老主客，他剛剛才定下一籠燒賣，四碗餛飩，等人一散，將他喚醒，就同吃了，陳業一聽大喜，忙取出二兩銀子，代小老頭會鈔，一娘笑道，他這人皮氣古怪，祇許人吃他，輕易不要人請，我也不能收這錢，我知你初次見面，不好意思，都有我哩，說罷，便朝旁立阿婷，一使眼色，阿婷低頭一笑走去，陳業聽出小老頭，必已先對一娘說過，知這家母女，非常人，祇得謝了，把銀收起，阿婷雖未細看，彷彿甚美，不敢大意張望，便在小老頭臥處附近，輕輕閑閑，欲等小老頭一醒，便即趨前拜見，候到日色西沉，吃客已然散盡，一娘也收了担，小老頭仍還未醒，又飢又渴，方自強忍，阿婷忽從籬內走出，到河岸石前，搖着小老頭的肩旁，嬌呼道，三阿叔快醒，有人尋你，等有不少辰光了，小老頭隨即翻身

坐起，哈哈笑道，你好，你好，阿婷杏眼微瞋，生氣道，飯菜點心，我全做停當，阿娘叫我來喊，我好點什麼，小老頭笑道，說你好，又不好了，難道要說你不好，才好麼，阿婷嬌嗔道，三阿叔枉空老長輩，總是這樣討厭，小老頭笑道，算我討厭，不要惹小姐生氣，我走好了，阿婷鼓着小腮幫子，玉頰紅暈，更不再答，陳業恭立在側，不敢插口，等二人說完，剛湊近前，深施一禮，喊了聲三老前輩，小輩陳業，遵命來此，恭候多時了，小老頭竟似未見人一般，不等說完，便往蔡家走去，陳業不知因何失錯，不便同行。僵在那裏，方覺進退兩難，阿婷隨在小老頭身後，忽然偏頭回望，朝前一努嘴，意似令其隨往，陳業仍覺一娘母女，素昧平生，小老頭也是先前初見，姓名未通，先密後疎，不知何意，人家設有酒食，怎好意思，擅作不速之客，意欲在外守到小老頭吃完出來，再行相見，便朝阿婷拱手示謝，仍立未動，阿婷走進籬前，回顧不會隨來，又微瞪了一眼，陳業見他有了怒意，主人如此，料知隨往無妨，連忙趕去，阿婷方始回嗔作喜，搶向前去，喊說道，阿娘，你叫我去請三阿叔，和他約的那客人，都來了，這時院中已放好一桌四椅，四付杯箸，一娘聞聽迎出，笑道，你叫人家老遠尋你，自去睡覺，剛才人家就餓了，又等這一大會，有什話，快來吃完再說吧，小老頭望了望一娘母女，又望了望陳業一眼，笑道，你的福氣，到不錯，我還有點餓，阿婷拿酒和燒賣來，索性吃完再說，陳業忽然福至心靈，立

向一娘行禮，改稱老伯母，又向阿婷行禮，喊了阿姊，小老頭已連催快點拿來吃，少來虛套，我見不慣，陳業知他性情古怪，隨着一娘指處，恭敬坐下，一娘自坐上方，阿婷便喜孜孜跑到屋裏，端出一盤鹼煮長生果肉，一盤豆腐干，一盤風肉，一盤風雞，四個薑絲醋碟，四盃清湯，一大籠熱騰騰燒賣，隨又進去，用開洋肉絲波菜，炒了一大盆炒麵出來，自坐一方同吃，陳業見他，容光清麗，宜喜宜嘖，神情更是落落大方，不作絲毫兒女之態，又坐對面，不由拘束起來，一娘見他低着頭，又吃得慢，意頗矜持，笑道，既到我家，就非外人，年青人吃得多，不要客氣，這燒賣要熱才好，本該後上，因這位老弟，向例酒飯菜點同吃，所以一齊端出，你不要拘束，儘量好了，陳業也覺着點，樣樣味美，又當飢極思食之際，暗忖這家母女，必有來歷，忸怩不安，反吃見輕，再看主客三人，俱都隨意飲食，這才放從容了些，偷覷小老頭，飲食甚豪，一言不發，不敢輕易開口，吃了八成飽道謝放筷，阿婷已早吃完，端了面湯水來，陳業不肯先用，嗣見一娘要命阿婷爲自己絞手巾，祇得趕快走過，自擰一把洗了，小老頭隨向陳業道，你吃了個酒足飯飽，你知人家姓什叫什，我是什人麼，陳業面嫩口拙，不由臉脹面紅，應答不出，小老頭又對一娘母女道，有這種吃白食朋友，也會有這種主人，問三不問四，隨便就叫進來，這是你們自家請客，我不領情，一娘微笑了笑，還未回答，阿婷搶口答道，三阿叔不要裝腔，尋老實人

開心，這樣粗菜粗點心，本來不成敬意，也不值一說，請客人進門，却是阿娘情願，休看三阿叔面子大，來客要是三三四，就是三阿叔自家帶到，阿娘讓進，小姪女也不能容他進門，要吃祇好門外頭吃去，不過這位客人，你來時早已說過，這時要說不是你領來，却不成功，小老頭立即怒道，這話一點不通，不錯，我早晨曾經多事，答應幫忙，你問問他，爲什麼我叫他到山口外尋我，他却偷偷到我洞前，亂喊一氣，末了知我不在家，又賊鬼腦，到我洞裏去，這種小賊一樣的人，誰願跟他打交代，剛才明明見我沒有理他，你偏把他引來，氣得我一頓酒飯，也沒吃好，還要賣我面子，既然你願意當他朋友，我走好了，省得日後什麼事都賴在我的身上如何，說罷起身，便往外走，陳業才知自家不該小心過度，惟恐錯過，又見馬琨走不多時，以爲反正順路，就便先往小老頭所居崖洞拜訪，遇上更好，不遇再向山外尋找，不想將他觸怒，聞言又驚又急，忙即接口道，老前輩千萬恕罪，後輩實在花家耽延時久，恐老前輩業已回府，專誠拜望，祇在洞口略望即行，並未妄進，話未說完，小老頭竟不容人說話，已然走了出去，陳業急喊，老前輩暫留貴步，連忙追出，剛到籬門，忽想起忘向一娘母女道謝，匆匆回身行禮，說了句多謝伯母阿姊，重又拔步往外追去，轉身時似聽阿婷小語道，他特意這樣，白跑一趟作什，陳業見小老頭，雖未急走，人已相隔四五丈外，知他脚程甚快，也沒聽清底下什話，祇顧向前跑去，時已入

夜，天陰欲雨，卽蔡家房舍，背村面河，此時甚是清靜，初意可以追上，小老頭忽往右側人家屋後一拐，等追過去，已無踪影，再前行不遠，便是入山路徑，心料小老頭，必已回洞，暗忖來時便道往訪，並未妄入，小老頭出山已久，還和馬琨交手，人不在洞，如何知道，一娘母女，是他至友，並還早知自己來歷，真要觸怒，犯了忌諱，當阿婷延客時，早已攔阻斥責，也不會等酒足飯飽之後，才行發作，一娘母女，也必不那樣慇懃款待，許是有心相試，也未可知，越想越對，便飛步往山口內跑去，進口不遠，忽然下起雨來，想起小老頭性情古怪，他既不願入到他洞前窺伺，又是一怒而去，到了那裏，自不便冒昧再上，又不能出聲呼喚，那洞口離花家近，聽村童口氣，小老頭似與花家有隙，久立崖下，有無妨礙，雨是越下越大，歸途路遠，種種俱是爲難，倘真有心相試，如若畏難退縮，必誤良機，怎對得起錢復結義情分，正在憂急，向前狂奔，忽聽左側有人呼喚停步，陳業跑得正急，已然跑過，聞聲方略遲疑，就這欲停未停之際，瞥見一條黑影，由左側山坡斜行而下，其疾如飛，搶前攔住去路，心方驚疑，便聽對面一個女子口音低喊道，你這人怎不聽話，快些隨我回去，阿娘還有話說，陳業聽出是阿婷口音，見他脚程比自己更快得多，益知先料不差，一聽小老頭他往，冒雨追來，必有好音，忙卽止步稱謝，阿婷隨領陳業，捨了原路，改走坡上山徑，且行且低語道，山口頗多對頭耳目，祇這裏僻靜，你走不久，我和阿

娘說了幾句話，便追了來，恐被人看出，翻山到此，路遠好些，對頭此時明說洗手，賊性依然未淨，他家仇敵太多，山口外休沒眼線，祇三阿叔，他們乾氣無法，現在聽說也尋了一個好手來，準備兩不相犯便能，隨時有事，隨時應付，除他一人，外人休想到他窩裏去，休看日裏老花婆發了善心，則是他一時高興，再如回去，定吃大苦，你那姓錢同伴，一則有他阿爹面子，二則進門時，先惹了殺星，又吃三小賊用重手打傷，人更光棍，才得饒鬆，姓馬的人既下作無義氣，又用冷鏢，打過小賊，早晚必死他們手裏，老花婆本心想借此因頭，代老殺兒子一樁事，所以放你和姓馬的出來，如知三阿叔破了舊例，居然事不干己，平空出手，你與他對頭一路，被他捉着，難有生路，你祇有往前走五六里，不等你到三阿叔那裏，便被捉住了，先前你看不見，你看那是什麼，陳業隨手指處一看，來路山口中，果有一盞天燈，懸空浮沈，知是信號，好生驚駭，阿婷隨說，我和阿娘，隱居在此多年，無人知底，去年起，因三阿叔，常來走動，他們才有點疑心，曾借買點心，來試探過兩次，阿娘比他們先來此地，從未見過，訪查不出來歷，我們又做得像，防得好，祇當三阿叔，好吃我家點心，肯在暗中周濟，因此相識，才未出事，這條山路，又險又遠，從無人走，外人更不知道，難得剛才落雨天黑，他們祇見進了生人，沒看出是你還好，再由山路出去，今晚他們又要活見鬼，好些人白忙一夜了，說時，已將山頭翻過，走上險

徑，雨勢漸小，二人迎着朔風細雨，黑夜山行，上下攀援於危崖峭壁之間，陳業路徑既生，又復險峻，全仗阿婷。隨時指點，有的地方，還用抓掌飛渡，雖得勉強學步，已是汗流浹背，阿婷却是身輕飛鳥，不特履險如夷，更能暗中視物，無不清晰，陳業見他盈盈弱質，如此本領，爲追自己通身雨濕，語言又那等雋爽，意甚關切，不由又是佩服又是感激，謝贊不絕於口，阿婷笑道，你人到還好，就是虛套太多，我從小便隨阿娘，遇過不少風波，這一點路，和場把小雨，算什麼，我娘還好，三阿叔最不喜歡這樣，前面下崖就到了，你到我家，日後常要來去，隨便點好，再這樣，我就不高興理你了，陳業自是奉命維謹，諾諾連聲，因將到達，崖更險陡，崖下還有人家，便不再說話，仍由阿婷，用抓索，相次援下，落處已超出蔡家一二里的村外，同抄小路，急馳回到蔡家，一娘已升火燒水，暖酒相待，阿婷一到，先奔向竹樓上去，陳業衣已全濕，當着一娘，不能脫下烘烤，一娘升有火，却不令陳業近前，以防寒氣爲火所逼，致受感冒，陳業行禮道謝之後，喝了兩口薑湯，正想問話，阿婷已換去濕衣，抱了幾件衣褲鞋襪走來，說是我哥哥的舊衣裳，你把濕的換了吧，說罷放下，便同一娘，走向內室而去，陳業見他母女，行時目蘊淚珠，似有悲容，好生不解，見衣履均極華美，知道不應客氣，忙掩向壁角，先用手巾，將身拭乾，匆匆換好，待了好一會，才見一娘母女，各紅洞着雙目走出，陳業重又伏地拜謝，阿婷笑道，你

這人，就是喜歡虛套，落天急跑，這兩日又有春寒，你也是孤苦零丁，有個寄爺，又到北天山去了，不知何日才回來，眼前又有急事不能回去，受寒病了，如何是好，反正今夜，有力都無處用，何況無力，那姓馬的，是個小人，不用管他，樂得消消止停，先吃兩盅熱酒，避避寒氣，少時阿娘和你一說，就明白了，陳業聽他母女，竟連自家身世，也都深悉，好生奇怪，對方俱是巾幗英雄，不便再爲謙遜，見阿婷一邊說話，一邊由菜櫃裏，取出幾樣菜肴，已擺好三份杯箸，答聲遵命，自從熱水盆內，提了酒壺斟上三杯，說道，伯母阿姊請用，一娘笑道，我不想吃，你和阿婷，自家吃吧，跑這一路，肚皮想必也跑空了，吃完酒，我叫阿婷，泡兩壺茶淘飯同吃，省得半夜裏餓，你又面嫩，不肯明說，陳業少年老成，雖與錢馬二人結拜，並不同流合污，日裏初見阿婷，祇覺此女甚美，持躬拘謹，並未留心注視，及至入山急跑，雨中追回，既佩服阿婷本領高強，又感激他種種關助，不知不覺，種下情根，這時靚面相對，舉杯同飲，情分益發親切，越覺他身材美秀，穠纖得中，丰神明豔，容光照人，一言一動，無不可愛，不過身世孤寒，百不如人，自慚形穢，尤其正在求人之際，稍一不慎，事便立敗，一意矜持，祇願莊容正色，陪同飲食，不敢稍存妄念，阿婷見他這樣，暗中好笑，有意作耍，不住提壺殷殷勸飲，一杯甫乾，二杯又復引滿，陳業幼遭孤露，雖得陳松做義父，平日相待，無異嚴師，生平所遇諸人，縱不盡數凌賤，也都落漠，比較起來，祇錢復一人，雖是少爺皮氣，喜怒無常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版

翻
印
必
究

定價

還珠樓主著

正氣書局印行

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

版
權
所
有